

6 月夜 涙  
画 れい 亜

# 世界最高の貴族に 暗殺者、異世界転生する

*The world's best assassin,  
To reincarnate in a different world aristocrat*






6 月夜 涙  
画 れい 亜

世界最高の一  
世暗殺者、異世界貴族に  
転生する

The world's best assassin,  
To reincarnate in a different world aristocrat



##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族6

受妖艷之蛇，米娜的邀請，被迫做出選擇，立下新的契約的盧各一行。

之後，在經歷了命懸一線的戰鬥和交涉，再度前往學園的盧各，從高一學級的洛馬林家千金，妮曼那裡接到了令人震驚的委托。

世界最大宗教的阿拉姆教的教皇，竟然是魔族偽裝的！？

「這世上能夠解決掉教皇的只有你了。為了這個國家，你會殺了他的吧？」

消滅身為最高權利者之一的教皇，而且其本體還是『魔族』的超規格暗殺。

「……算上前世在內也是最高難度的暗殺啊。但是，我接受這個委托——」

賭上人類存亡的究極暗殺任務，開始！！



# 彩頁







# Contents

The world's best assassin,  
to reincarnate in a different world aristocrat

●プロローグ 暗殺者は協力者を訪ねる .....	003
●第一話 暗殺者は交渉する .....	015
●第二話 暗殺貴族は抱きしめる .....	024
●第三話 暗殺貴族は禁断の果実を手にする .....	037
●第四話 暗殺者はボロ雑巾になる .....	047
●第五話 暗殺者は指輪を作る .....	058
●第六話 暗殺者は宣言する .....	073
●第七話 暗殺者はパーティを開く .....	087
●第八話 暗殺者は誓う .....	104
●第九話 暗殺者は依頼される .....	121
●第十話 暗殺者は最悪のターゲットを知る .....	131
●第十一話 暗殺者は準備する .....	140
●第十二話 暗殺者は侵入する .....	150
●第十三話 暗殺者は巫女をさらう .....	159
●第十四話 暗殺者はアラム・カルラと打ち解ける .....	170
●第十五話 暗殺者は帰還する .....	182
●第十六話 暗殺者は出発する .....	194
●第十七話 暗殺者は再び聖地へ .....	204
●第十八話 暗殺者は魔女裁判に挑む .....	211
●第十九話 暗殺者は打ち破る .....	220
●第二十話 暗殺者は討ち取る .....	229
●第二十一話 暗殺者は一騎打ちをする .....	238
●第二十二話 暗殺者は英雄になる .....	246
●あとがき .....	252



# 序言 暗殺者詢問協力者

我們到目前為止接觸了各種各樣的魔族。

巨魔族、兜蟲魔族、獅魔族、地中龍魔族，還有蛇魔族。

其中性質最不同的就是蛇魔族。

化身人類，融入人類社會。

而且於她的立場而言，其不僅僅是出於復活魔王這一魔族共同的夙願，更是為了享受、珍惜人類的文化、娛樂才這麼做的。

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建立合作關係的余地。

迄今為止從她那兒得到的情報幫了我不少忙。如果沒有她的幫助，我應該是無法打倒獅魔族的吧。

『這個合作關係出現了裂痕』

先前同地中龍魔族的戰鬥裡，沒有得到她的情報。

有可能她也並非就知道其他所有魔族的動向，只是單純不知道地中龍的。

但是，在戰鬥一結束，諾伊修就出現的同時，這種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如果不事先知道的話，就不應該會在這個時候派使者過去。

現在正由那個諾伊修，帶我們前往蛇魔族米娜的根據地。

雖然像這樣若無其事地坐上蛇形魔物，去到她的根據地多少讓我覺得不太對勁，但也有不當面講就搞不明白的事情。

反正不管遇到什麼情況，我都有逃脫的自信，也準備了保險。……毫無對策地跳進去，我可不會逞那匹夫之勇。

諾伊修的事也讓人擔心。

他現在作為向導操縱著蛇形魔物。

「諾伊修，不把我們眼睛蒙上沒問題嗎？」

我們接下來被帶往的，是蛇魔族米娜的根據地。

那個地方是應該不希望被人知道的吧。

一般來說會採取諸如遮擋視線，不讓對方記住道路之類的提防措施。

「沒關係，因為盧各是米娜大人的合作者。再說，如果是你的話，即使那樣做本來也沒有任何意義。」

「被發現了啊」

我苦笑道。

諾伊修說的沒錯。即使視覺被封住了，用風來探索周圍的情況也是輕而易舉。

「……今天，妮曼不在嗎？」

「她是個大忙人啊——所以我們並不是一直都在一起行動。」

四大公爵家之一，洛馬林的千金。作為以人類極限為目標的一族的最高傑作，在學園裡相當於是我們前輩的人物。

「是麼，那……」

諾伊修沒有再說下去。

諾伊修對她有好感。正因如此，我在意他接下來的話是『真是遺憾』還是『太好了』。

但是，他就那樣沈默不語。

話說回來……。



「這條蛇，好快啊。」

「而且完全沒有顛簸。」

「不過，跟在天上飛的比起來還是要慢的。」

塔兒朵和蒂亞各自用手捂著頭髮，漂亮的金髮和銀髮隨風飄舞。

就體感速度而言大概是每小時三百公裡。

相當於新幹線的速度。

以這個速度，不斷地在未開發的地方前進。

這個國家還沒有開墾所有的森林，貴族們為了擴大領土正在努力地開發。

走進地圖上沒有的大樹林，出現了個不自然的空間。

到這兒大約兩小時。

我們一下蛇形魔物，它就潛入地下消失了。

雖然是當作出租車使用，但這個等級的魔物，只要想的話，全殲一個小城市什麼的也是不在話下的吧。

「這裡是米娜大人作為魔族的宅邸。」

是座高大氣派的宅邸。

建造這種程度的宅邸，需要是高級貴族，至少也得是伯爵這樣的地位才行吧。

雖然在財力方面，生意做得好的下級貴族也能有辦法建造出來，但如果由下級貴族造出這種程度的東西，就會因不敬而受到反感。

但是，我在意的不是它的大小和氣派。

「……難以置信，這是剛剛才開始流行的內維亞建築風格，而且其設計還是出自內維亞本人之手！」

這個國家的天才建築工程師內維亞曾為朱古爾尼伯爵設計了宅邸。由於那座宅邸實在出色，凡是造訪過朱古爾尼伯爵宅邸的貴族們都紛紛委托內維爾進行改建。

到最後，變成了連內維亞以外的建築師們也被委托模仿朱古爾尼伯爵宅邸的樣式進行建造。

眨眼間，這種設計思想就被命名為內維亞建築風格，成為這個國家的主流建築樣式之一。

真不敢相信，魔族竟然會在這種未開發的土地上建造這樣的宅邸。

看著這樣的我，諾伊修微微一笑

「盧各很博學啊。正如你所說，的確是內維亞本人設計的內維亞建築風格的宅邸。不過這是由一個醉心於米娜大人的貴族進貢的。把他自己的宅邸拆得七零八落，運到這裡，然後再組裝起來罷了。」

「說白了，非一流的木匠是做不到模仿到這種程度的。而且也不可能會帶一般人到這兒來吧。」

「因為米娜大人很受歡迎啊。」

「這樣啊。」

蛇魔族米娜擁有強大的魅惑能力。

所以，是把需要的人洗腦，再帶到這裡來的吧。

只是為了建造自己喜歡的宅邸...

雖然並不討厭她的人格本身，但還是再次認識到對方是魔族這一事實。



「來，請吧。我來帶路，盧各、蒂亞、塔兒朵。歡迎來到吾主的宅邸」

門自己開了。

然後，我們走進了蛇巢。



宅中有好幾個穿著傭人衣服的蛇人在工作。

認真地在打掃，當我們靠近則低頭目送。

不僅是宅邸本身，內部裝修也是貴族式的精致講究。陳列著美術品之類的名貴物品。

而且，保養得也很完美。

明明被稱為美術品的這類東西在進行保養時，需要極其專業的知識，但魔物卻能完美地掌握，只能說是反常。

除了這些傭人之外，還有很多像騎士一樣，裝備著鎧甲和劍的，直立不動的蛇人。

這也給我一種不協調的感覺。

從站立、走路的姿態和散發的氣息來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推測那個騎士的力量。

而且，數十名蛇人騎士，看起來都是一流的騎士。

那是從幼年花費數年的時間修行，才終於能夠到達的境界。

然而，這種事情按理來講是不可能的。

騎士所擁有的技術是人類創造出來的，魔族不應該會知道。縱使是人類教的，魔族封印的解開也才不到一年。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掌握，實在是不現實。

……等等，這麼說來傭人們也是一樣的。在我看來都無可挑剔的禮儀、超一流的家政技術、需要專業知識的對美術品的保養。那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

哪怕是勤奮的塔爾朵，都花了好幾年才做到這種程度。

最重要的是，這些蛇人的舉止也太像人類了。

想到這兒，我產生了一個假設。

這件事必須要找米娜問個清楚才行。

◇

我們被招呼到了客廳。這個房間的裝修則更加講究，使用的美術品也更好。

架子上排列著的酒，一排的全是國內、國外的超高級品。並且不只是名字和價格超一流，更是與其價格相稱的，正宗的美酒。

遺憾的是，單就這個房間而言，我和米娜的品味很合得來。

而這個房間的主人，就在房間正中央。

「歡迎來到我的宅邸。盧各大人和他可愛的戀人們。我一直期待著請你們來這兒。請坐吧。」

褐色的皮膚、黑髮。色氣的衣服罩著的妖艷的身體。

還有那雙讓人聯想到蛇的紫瞳。

如此風華絕代的美女就在眼前。







「啊，看見宅邸如此美麗的時候我還是挺心動的。不過，……你讓我看了一些很惡心的東西。我重申一次，我是人類，對同族有起碼的共情。」

「哎呀，果然被你發現了呢。那個的材料」

米娜意味深長地笑著，不知道她在說什麼的塔兒朵和蒂亞都一副疑惑不解的樣子。

「你們兩個都看到了吧，在這個宅邸工作的蛇人。那個的材料是人類。並不是把魔物訓練成超一流的女傭和超一流的騎士。而是反過來，超一流的女傭和超一流的騎士被變成了魔物……剛才，諾伊修說從某個伯爵那裡得到了這棟宅邸，但這不太準確。貢品不僅僅是這座宅邸，還連同裡面的人類。」

「那種，那種事，簡直瘋了。」

「原來是這樣啊。嗯，這樣的話就說得通了。但是，這種事情我不能接受啊。」

兩人臉色蒼白。對米娜產生了厭惡。

只要是人類，誰都會對這件事感到忌諱。

「不要用這樣的眼神看我嘛。我又沒有強迫誰。是他們自己說的想永遠永遠和我在一起，所以我就實現了他們的願望。即便對他們而言，也是沒有什麼損失的哦？變得比人類強多了，也從衰老中解脫了出來。」

「使用魅惑奪走人的心智也叫沒有強迫嗎？」

「包括魅惑在內都是我自己的魅力，就算你跟我抱怨我也很無奈啊。但是，既然你不喜歡的話，作為讓你感到不快的賠禮，我就把我的能力告訴你吧。我能吃生物，然後產卵。吃了人就是產出蛇人。吃了狗就是蛇狗，吃了貓就是蛇貓。保有生前的能力和記憶，變得更強而重生。絕妙的能力對吧？」

「真是強大的能力啊。」

令人毛骨悚然。

米娜不斷魅惑人們，玩膩了、厭倦了就吃掉，把他們變為自己的軍隊。



雖然她本人說自己作為魔族並不強大，但如果將其作為率領軍隊之人來考慮的話，是個相當有實力的人。

「呵呵呵，別用這麼恐怖的眼神看著我嘛。被這麼瞪著我都要興奮起來了……興奮得都想把你吃掉了呢。」

蛇的眼睛捕捉到我，塔兒朵和蒂亞為了保護我站了上前。

「可愛的小情人們，請放心。我說的吃，只是性方面的意思哦。」

「那個也不行！」

「盧各，對你這樣的老阿姨不感興趣！」

米娜的臉稍微抽搐了一下。

好像對蒂亞的老阿姨這個稱呼很不爽。

「總之大家先坐下吧。 我們是來談今後的事情的。 米娜之所以特意叫我來這裡，是因為有只能在這裡說的話吧？」

「是的，確實如此。面對聰明的孩子就是輕鬆啊。我請你喝酒吧。要哪一種？」

「紅色庫爾托涅」

被稱為紅寶石，是產量很低的極品酒。

而且，也是在之前的巨魔族襲擊事件中，作為原材料的特殊葡萄田成為行經路線被它們踩得一塌糊塗，故而再也無法被釀造出來的酒。

雖然是根據自己的喜好選的酒，但同時也帶著諷刺意味。

「哎呀哎呀，這是我最喜歡的。你知道嗎？興趣相投的孩子身體也很合得來哦。」

「那就知道了。」

米娜給每個人倒了一杯如血般赤紅的葡萄酒。

到目前為止，米娜還沒有表現出完全的敵對行為。

盡管如此，也不能放鬆警惕。

指不定回過神來，我自己已經被米娜吃掉，加入蛇人的行列了。

雖說上了保險，但並不完美。

慎重地推進話題吧。



# 第一話 暗殺者談判

和蛇魔族米娜面對面。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是單純地互打了幾記刺拳，接下來才是交涉。

先確認端出的葡萄酒中是否混入了奇怪的東西。

不喝是最保險的，但現在已經是友好關係了。就算只是形式上，也需要展示出信任對方的姿態。

……好像沒有毒。

用視線傳達給塔兒朵和蒂亞後，我先喝了下去。

果然，紅色庫爾托涅很不錯。

人類創造的文化結晶。也許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東西，米娜才會沈迷於人類文化當中。

「呵呵，人類各種各樣的酒我都喝過，這，才是最好喝的啊。」

「我同意這一點」

仔細品嚐葡萄酒。

保存狀態也很完善，絲毫沒有損傷庫爾托涅強烈的味道。

當我潤過喉嚨後看向米娜的臉時，她露出意味深長的笑容，等待著我的話。

看來是想讓我先開口。

「我就開門見山地問了。……你還有意繼續保持合作關係嗎？」

「哎呀，這是什麼意思？」

「我指的是地中龍。那個魔族很久以前就在城鎮裡面做準備了，你也應該注意到了他的動作。盡管如此，你卻沒有和我聯絡，就算我理解為你已經不想合作了也不奇怪吧」

我不打算讓她搪塞過去。

即使是決裂，為了弄清事實我還是來到了這裡。

「沒告訴你是故意的。事實上，我需要一個【生命果實】。那個孩子雖然很強，卻有致命的弱點。之後我可以輕易奪取【生命果實】。所以，我不想被你打擾」

「你是打算讓那家夥製作完【生命果實】後再奪走嗎？」

「沒錯。」

「……那沒道理啊。既然你需要【生命果實】，為什麼要和我聯手。正因為有了你的情報，至今為止我們才能在【生命果實】製作出來之前就打倒了魔族」

米娜端起酒杯，停頓了一下，然後開口說。

「老實說，我低估了你。最初把魔族的情報提供給你的時候，我想的是反正你也阻止不了。最多只要拖住那些煩人的家夥的後腿就行了。但是，給你一直贏下去了。……到頭來，我能奪取【生命果實】的就只有那個孩子了，所以我才這麼做的。」

「還真是合理」

「但，這也失敗了。我沒想到，居然沒有我的情報都能趕上。而且從正面把它擊潰也是令人驚訝。你真的很強，在此之上還有高超的洞察力。我還是第一次見到能察覺那個孩子是躲在鎧甲裡的膽小鬼的人類」

這裡也有令人在意的東西。

不如說，這是我從很久以前就一直在意的東西。

「第一次麼。也就是說，那個地中龍已經和人類戰鬥過好幾次了。大概從幾十年、幾百年前開始都是如此。不只是那家夥，所有魔族都是這樣。你們魔族已經複活好幾次了嗎？」

至今為止，我都是參考了殘留下來的關於魔族的文獻。

這本身就很奇怪。

無論哪個時代，雖說多少有些不同，都有關於同一個魔族的記載。

盡管上面寫著許多魔族被過去的勇者殺掉並被消滅。

但是，為什麼同一個魔族會多次出現？

過去的魔族和現在在這裡的魔族是同一個人嗎？

我一直很在意這一點。

「複活。那有點不同呢。因為，我們又沒死」

「粉碎心臟就可以殺死吧」

為此而生的【殺死魔族】。這是為了殺死不死之身的魔術。

「的確，如果心臟被擊碎的話，就不能停留在這個世界了。但僅此而已。等時機成熟又會再回來的」

是發生了類似於我轉生的事嗎？

人類轉生的時候，靈魂在死後的世界洗淨、漂白得乾乾淨淨之後再回收。而對於我來說，是故意不進行洗淨和漂白來保持前世的記憶。

魔族在做著類似的事也不奇怪。

「那就很有意思了啊。這麼說來，魔族們豈不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這樣的事麼。相對地，我認為你們針對勇者的策略似乎並不充



分。雖然失敗了無數次，但每次看起來都是純靠力量進攻。明明並不見得淨是一群沒有學習能力的蠢貨。」

至少，這個國家記錄裡的幾百年間，人類就連一次都沒有滅亡。

反過來說，魔族和魔王持續地失敗。一般來說理應是會考慮針對勇者的策略。

「難得一次，我給你些珍藏的情報吧。我們從來就沒有失敗過。有好好地完成了目的喲，從幾千年前開始。正因如此，這個世界才得以維持」

那聽起來完全相反。

打算毀滅世界的魔族和魔王，以及想要守護世界的勇者。我們必須懷疑這個常識本身了。

「就算問你詳情，你也不會告訴我吧？」

「當然了。我們是合作者。不是合謀。這是對這次沒有提供情報表示的歉意。在此之外則需要付出額外的對價」

從這裡開始，自己去尋找答案吧。

光看魔族也得不出答案。必須在某處與勇者接觸才行。

「……至少，你還想著繼續和我做交易嗎？」

「嗯，當然。包括我在內只剩下四個魔族。但是，剩下的三頭魔族是特別的。憑我實在是無可奈何，所以希望你們務必了結掉它們」

「你以為我會相信這句話麼」

「正如我一開始所說的，因為我想要【生命果實】，所以故意不把情報交給你。這樣的話，你不能這樣想麼。只要我得到【生命果實】，我們就能恢復到原來的關係……能否給我你藏著的【生命果實】呢？如果你不交給我的話，就算用稍微強硬的手段，我也會自己去製作。畢竟，既然我不能從那三頭手中奪走，那就只能自己動手了」

蛇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掛在腰間的【鶴皮之囊】。

裝蒜的事是辦不到的。

而且，如果這個蛇魔族想的話，一定會被她做出【生命果實】來的吧。

她控制著亞爾班王國。

只要一邊以政治的力量妨礙和阻撓我，一邊在我絕對無法觸及的地方屠殺百姓就行了。

這樣的話，我們能采取的手段只有一個。

「如果把順序顛倒過來的話，接受那個條件也可以。今後也要給我繼續傳遞魔族的情報。然後，當米娜成為最後一人的時候，我就把這個給你」

這樣一來，就能夠一邊阻止米娜的暴走，一邊維持合作關係。

米娜一瞬間露出了十分危險的神情，但很快就變成了平時的誘惑男人模式。

「真是小心謹慎啊」

「這是這次的懲罰。你們失約了一次。自然應該接受不利的條件不是麼」

「但是，你忘了你們的生命也賭在了這張談判桌上嗎？這裡是我的巢穴，而你在之前的戰鬥中是有所消耗的」

兩者都對。

這個屋子裡有數百個強大的魔物。

然後我在與地中龍的戰鬥中用盡了琺爾石，失去了火炮。雖然多虧【超回複】，我的魔力和體力回複了，但是在這種狀況下戰鬥是極為不利的。

「那麼，我也想問問。有生命的危險什麼的，我們早在來這裡的時候就明白了。你覺得我愚蠢到不採取任何對策嗎？我們的生命不會成為籌碼。要來試試麼？」

互相筆直地凝視著彼此的眼睛。

雙方都很擅長洞悉對方的心理。

正因如此，才会有互相理解的地方。

「是我輸了。那，就接受那個條件吧。今後，我將會比以往更多地傳遞我同伴的情報，也會通過政治的力量來支援你。如果你不喜歡我吃人，那也就不吃了。作為交換，當我成為最後一人的時候，按照約定，我要得到【生命果實】。」

「交涉成功。……好了，事情也結束了，塔兒朵、蒂亞，回去吧」

「啊，好」

「說的也是，我也不想待太久。」

我站起來後，兩個人也都站了起來。

表情僵硬，似乎對異樣的空氣感到緊張。

「……最後我給你兩個忠告。一、我不建議人類一直持有【生命果實】。因為那是魔王的餌料，在人類手裡是多余的。不要忘記，你和勇者不同，只是個強大的人類。二、你想守護的是這個世界、還是這個國家、或者是可愛的戀人？如果不提前做好決定，會做出錯誤的選擇哦。這次的儀式也進入了佳境，很快，你將不得不做出選擇。由於區區人類位於中心的緣故，儀式有些歪曲了。到底會變成什麼樣，連我也不知道」

「謝謝你的忠告。我會作為參考。你要什麼回報？」

「這是送給喜歡的男生的個人禮物哦。如果你非要還禮的話，那就愛上我如何？」

「我拒絕。很遺憾，米娜不是我的喜好」

「哎呀，過分。但是，我也不討厭你這點哦」

米娜的忠告，【生命果實】是危險的，這是理所當然的。

而且，關於在這個時機問我想要守護什麼的理由，根據至今為止收集的情報，也可以大致地想象出來。

我不可能在那裡失手。

我不是道具，而是希望作為一個人活著，才轉生。

盧各・圖哈德是為了和最愛的人們一起得到幸福而活著。只是，僅此而已。



## 第二話 暗殺者擁抱

離開蛇魔族米娜的宅邸。

米娜和諾伊修目送著我們。

「回去的時候要不要用那條帶我們來的蛇？」我鄭重地拒絕了。

用那種東西回去的時候被誰看見的話，恐怕就完了。

『回去之前我想和諾伊修兩個人單獨談一談，但沒那個機會麼』

不，從一開始就沒有兩人獨處的意義。

即使我們倆單獨談了話，現在的諾伊修也會全告訴身為主人的米娜的吧。

所以，我下定決心。

在米娜面前，說應該對諾伊修說的話。

「諾伊修，告訴我。你在這裡是為了什麼？」

我想知道的是諾伊修是否還是諾伊修。

如果，在這裡說是為了米娜的話，那就不再是諾伊修了。

完全是米娜操縱的人偶了。

諾伊修以一副人偶般無機質的臉張開嘴。

……沒指望了嗎？

不，不對。

諾伊修的表情扭曲了，那是為了保護什麼重要的東西而掙紮的，人類的，男人的臉。

仿佛是擠出來的一樣，諾伊修將話語吐出。

「我在這裡，是為了變強。變強，然後我要」

那之後被風聲淹沒了。

但是，足夠了。

我知道了諾伊修沒問題。

「這樣啊，那，再會」

我想的是，如果已經沒指望了的話，就做好覺悟，冒險也要把他從米娜身邊拽走。

在這種狀態下，即使想把他從米娜身邊拽走，他也會把我當成敵人襲擊過來，哪怕用盡全力把他帶了回去，他也會要回到米娜身邊吧。光這樣做不僅無濟於事，恐怕還會壞掉。

盡管如此，如果諾伊修不再是諾伊修的話，為了能治好的那極小可能性，我依然打算採取強硬的手段。

……但是，現在諾伊修仍然是諾伊修。那就不用賭了。

先放著吧。

「啊，下次見面就是在學園了吧。」

我看著米娜的臉。她笑嘻嘻地，沒有否定諾伊修的話。

學園的修復很順利。在不遠的將來，學生們就會被叫回來吧。

但是，你有意讓現在的諾伊修去那裡麼？

「我知道了，學校再見」

行吧。雖然不知道他有什麼意圖，但是在離開米娜的狀態下，能給我時間和諾伊修在一起的話，我會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各種的治療。

即使那是個陷阱，也會。



之後依靠著來的記憶飛到最近的城市，落了腳。

雖然是在治安較好的亞爾班王國境內，但只有這個城市是例外。總之治安並不好。

我們選的是這裡最好的旅館。

正因為這個城市治安不好，才舍得豁出了錢。在治安不好的城市，價格不僅會影響到舒適性，還會影響到衛生方面和安全性。

住得便宜意味著賤賣自己的命。食物裡混入安眠藥，只是行李被偷的話那都算輕的。在這個城市，人本身就是一種優秀的商品。

我一進房間就倒在了床上。

蒂亞看到後也模仿著那樣倒在了旁邊。

「今天實在是累了」

「嗯，動都不想動了。」

「真少見啊。盧各大人會展現出那樣懶散的樣子」

「那我呢？」

「那個，跟平時的感觉差不多…」

塔兒朵稍稍移開臉，說出了真實想法。

「別看我這樣，在維科尼的時候，作為深閨小姐，我也是盡力不露出一絲破綻的哦。自從和盧各一起生活之後，我才開始覺得擺架子有點愚蠢了」

即使是現在，在蒂亞戴上貴族面具的時候，也會表現出完美無隙可乘的舉止。

不過在我和塔兒朵這樣信賴的人面前就會露出本色。

「我也累了。雖然身體的疲勞已經消除了，但是心理方面…」

「嗯，【超回復】太方便了。不管做的再過也能馬上動起來。……但是，心理方面卻完全不行啊」

這也正是【超回復】的弱點。

說到底只是身體的恢復。

我自己，在和魔族展開了殊死搏鬥後與米娜的談判中，精神變得衰弱。

正因為如此，才決定不勉強馬上回到圖哈德，而是在附近休息。

「說起來，塔兒朵已經沒事了嗎？你看，如果一直延長【獸化】時間的話，會很難受吧？」

塔兒朵的臉漲紅了。

本人也很在意因為【獸化】的副作用而變得色情這點。

「正如盧各大人所說，通過每天變身的這段時間，已經習慣了，能夠忍耐了。」

並不是說只要能忍耐，那樣的沖動就會消失。

現在的視線也有些熱烈。

「原來如此。已經能夠忍住了啊」

「那個，那有什麼問題嗎？」

「不，沒什麼。總之先吃飯吧。我肚子餓了」

「是，我也餓極了。也許是因為【超回復】的恢復力，所以肚子才餓得很快。也畢竟一直搬著沈重的行李」



塔兒朵看著靠在牆上的魔道具之槍。

雖然通常都放在【鶴皮之囊】裡，但不知現在一旦放進去，受到【生命果實】的影響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用懸掛式滑翔機搬運費了很大勁，背著巨大的機械長槍，在街上也被人用奇異的目光看著。

沒有【鶴皮之囊】竟是如此不便。

回了圖哈德得想辦法讓它能用起來。

◇

這飯菜，怎麼說呢……一言難盡。

「嗯，麵包和酒都不怎麼好吃。」

「嗯，非常普通呢。」

這座城市不是像王都那樣只使用一級品，也不像穆爾鐸那樣匯集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也不像圖哈德那樣土地肥沃，作物的質量好。

因此，於對味道很挑剔的我們來說，這味道並不令人滿意。

即使這樣，價格卻和王都的旅館差不多，所以有點無奈。在這裡貌似安全才是奢侈品。「相對的，它份量很多。怎麼說呢，是只面向工人的酒館。」

除掉某些例外情況，上流階層那群人都是不會來這個城市的吧。

今天的主菜炒豬肉非常潑辣。

從外觀上看，五花肉、裡脊肉、肝臟、火腿、小腸等，總之將所有的部位全部倒入鍋中，然後塗滿甜辣醬汁。

過度的烹炒也是由於食材新鮮度的問題吧。雖然能聞到那股醬汁都沒法掩蓋的臭味，但用的肉也沒壞到吃不下去。……只能說勉強勉強吧。

味道意外地還不錯。盡管說它這樣那樣的，但能品嚐到各種味道也算是它的優點，偏濃的調味和酒很搭。

「嘛，比起預想來說，這味道還算能下咽。」

「對我來說這已經是充足的款待了。」

「偶爾這樣也不錯」

圖哈德的料理雖然比家常菜好吃，但因為母親和我的喜好，所以高雅的料理很多。

如果沒有這樣的機會，就不會吃到這麼草率的料理了吧。



回到房間，正做著麻煩工作的時候，蒂亞從後面看了過來。

租了兩個房間，雖然蒂亞和塔兒朵是另外一個房間，但還是穿著睡衣過來玩了。

睡衣很薄，所以顯得非常色情。

最近，我注意到了蒂亞正在發育。越來越有女人味了。

也許會比媽媽更大。

「在做什麼呀？」

「這是今天的報告書。得好好傳達啊。……因為太麻煩，我想對打倒魔族這件事保持沈默，但這是不可能的」

如果又打倒了魔族，就會引起大騷動。

這樣一來就打敗了過半數的魔族。打倒所有魔族的話，整個國家都會沸騰起來，把我極力追捧的吧。

雖然想避免這種情況，但是在聖地應該又有魔族像破碎了，所以隱瞞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說不定還會得到更多勳章和獎金哦。不僅如此，得到新的領地而出人頭地都有可能」

「我不想出人頭地。如果領地再擴大的話，我就沒法顧及各個角落，也會被中央的政治所困擾的吧。男爵是最符合我的性格的」

貴族的階級越高，就越能獲得權力與財富，但義務也會增加。

男爵是基本只考慮自己的領地的事就可以了。

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我就不得不參加政治活動，還得去照顧下級貴族們。

說白了就是很麻煩。

……不過，只要還是下級貴族，有時也會受到上級貴族不合理的命令，但在此基礎上我認為這是不劃算的。

「沒有欲望啊」

「我有欲望啊。想要的東西全部要得到。為了我和我重要的人得到幸福所必要的東西。只不過是在出人頭地之後，不存在讓我們得到幸福的東西罷了」

即使是現在，我也幾乎沒有想要而得不到的東西。

反倒出人頭地之後才淨是些不想要的。

「呼呼，是啊。比起盧各變得更偉大，像這樣經常在一起更好。爸爸啊，總～是看起來很忙，連一起吃頓飯的時候都很少」

「如果是伯爵的話，嗯……也許還是好好地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思比較好。這樣就不會像上次那樣因為嫉妒而被阻撓了」

「你是說要在眾人面前聲明，不想出人頭地？」

「那樣是最快的，但是那樣做的話，就會有因為這個而惱火的人出現。」

人心難測。更何況對於外人的心，對方是一兩個人的話也就算了，如果是多個對手的話我就束手無策了。

「好，信寫好了。一早把信寄出去，我的報告就結束了。我要睡了。明天我必須得調查一下【生命果實】，所以想好好地恢復身體狀態」

「……這樣啊，有點遺憾」

蒂亞從後面抱了上來。

感覺體溫比平時高。

蒂亞的意圖伴隨著體溫一起傳達了過來。

「你不累嗎？」

「很累哦。但是呢，就是這種心情。我呢，一想到盧各可能會不在的話，就會變成這樣。今天和魔族戰鬥的時候，盧各又一個人做了很危險的事情，和米娜說話的時候感覺像變了個人似的一樣遙遠，我就一直、一直都是這樣。我問了塔兒朵是不是想做，因為我決定了，如果塔兒朵忍耐不了的話就要讓給她才行。我，很奇怪吧」

「這不奇怪，我覺得我能理解。」

為了消除心中的不安而想要連結在一起。

蒂亞想要感受到彼此都安然無恙。我也想感受蒂亞。更重要的是，害羞地把自己心情說出來的蒂亞太可愛了，我快不行了。

「呀」

我像魔術一樣地一瞬解開蒂亞的擁抱，反過來以公主抱將她抱到床上。

蒂亞用濕潤的眼睛擡頭看向我，張開雙臂迎接我。

「我不會消失的」



「嗯，證明給我看」





我微笑著，與她唇齒相依。

我就在這裡。並且，決不離開蒂亞。

我來證明給你看吧。

### 第三話 暗殺者掌握禁忌的果實

在住處吃著早飯。

雖然沒抱太大的期待，但還不錯。

有好好地考慮營養，肚子也吃撐了。

「哼哼哼♪」

蒂亞很高興。

可能是因為昨晚的相愛吧。

她的話，雖然很少有那種心情，但一旦打開開關，就會盡情撒嬌到最後。

塔兒朵羨慕地看著那樣的蒂亞。

並不是我或者蒂亞說了昨天的事，但總覺得能傳達出來。

「那個，現在要回去嗎？」

「啊，信一寄出就馬上回去」

我對【生命果實】的事很在意。

最壞的情況下，因為【鶴皮之囊】有從內側被破壞的危險，所以不是悠閒自在的時候。

【鶴皮之囊】是非常珍貴的物品，壞了之後也很難再找到替代品。

雖然能不用也盡量不想用，但除了使用【鶴皮之囊】以外也沒有能夠安全運輸【生命果實】的技術了。

姑且用特殊的合金包著，但這只不過是一種安慰而已。

「那麼，要去買點特產嗎？你看，偶爾這樣孝順父母也不錯」

「在這座城市嗎？不是很推薦呢……總之，去寄信時順便看一下露天攤販吧。只是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就這樣吧。如果沒有好的東西的話，也沒有必要勉強買嘛！」

話說定了，也吃完了。

趕快做出發的準備吧。



我們在大街上走著，目的地是郵局。

最好的住宿地點卻也就那樣子，可想而知這個城市的治安之差。

要說有多糟糕，女性一個人的話，在街上行走跟放在妓院玻璃櫥裡給人展示沒什麼區別。

我也和這裡的領主見過面，他是位相當奔放的人。

街道的方針也很籠統。完全來者不拒，無論是罪犯還是國外的人，什麼都能接受。

並且，根本不存在什麼正常法律。在這裡發生的一切都由自己負責。不管是遇到強盜、被殺、被強姦，都只能忍氣吞聲。

正常的人不會住在這裡。

在這裡的大部分人，幾乎都是只有在這裡才有容身之處，或者是做著只有在這種地方才能進行的生意的人。

在其他城市被認為是非法的商品也很普通的排列著，贓物市場就是城市的主要產業。

……因為是這樣的城市，從剛才開始害蟲就不斷地向蒂亞和塔兒朵湊過來。哪怕我就在旁邊。

雖然也有所圖謀，但他們知道像兩人這樣的美少女能撈一大筆錢，也沒有人會責備誘拐。

這裡連人都是商品。美少女有非常好的價值。

對害蟲們來說，將兩人誘拐並賣掉，簡直就像天上掉餡餅，所以搶著去撿這樣的感覺吧。

「那個，從剛才開始盧各大人就，真是毫不留情啊。」

「哇，又打飛了。好大的拋物線啊」

「如果語言不通，那就只好這麼辦了。」

因為一個個對付這些害蟲會很累，所以有所圖謀而接近的家夥們，在發出聲音之前就用風的上勾拳拂過它們的下巴，讓他們睡著了。

蒂亞和塔兒朵雖然有能輕易消滅這種害蟲的力量，但似乎對成為成年男子獸欲的目標感到害怕，所以緊緊地抓著我。

在嚇到兩人的時候便是有罪的，我不會手下留情。

那之後，稍微走了一會兒後蒂亞停了下來。

「哇，在賣著好漂亮的項鍊啊。使用的寶石很好，工藝非常精緻，品味也很好。而且也很便宜，這個賣三倍的價錢也不奇怪。這個，買給媽媽怎麼樣呢？」

媽媽指的是我的母親。姑且，我和蒂亞在設定上是兄妹，為了在外面不露出馬腳還是這麼稱呼。

順著蒂亞的視線看去，在平平無奇的攤子上，放著一條甚至連擁有一流美感的蒂亞都會稱贊的項鍊。

有那條項鍊的話，在貴族的社交界別說蒙羞了，反而會讓人刮目相看。就是此等品質的東西。

「最好不要」



「那個，肯定是挖出來的。如果懷疑是假的，我可以保證不是」

「這種程度的商品，卻以那個價格售賣，反而很不妙。可能是贓物。我告訴過你這裡是座什麼樣的城市吧」

「啊，原來如此。……嗯，這麼漂亮的項鏈，看的人一眼就知道來歷了」

這個時代大量生產的東西很少，特別是寶石工藝品的一級品幾乎都是有名的工匠做的。

正因為如此，如果帶著贓物來到社交界的話，很容易就會被發現並遭人嘲笑。

一般情況下，會把寶石拆下來零散出售。可是，那條項鏈雖然使用了很好的寶石，但是因為設計的好處和超絕技巧的工藝而產生了價值，拆開賣的話價值會劇減。

所以才會將項鏈照原樣以異樣的價格出售。

買那種東西的家夥，不是即使發現自己穿著贓物也無所謂的人，就是以見不得光的收藏為目的的人。

這個贓物市場，是想要安全兌換偷來的東西的小偷，和想要廉價得到優質物品的人之間的平衡。

例如，不在中央的鄉下貴族。在聚會上帶著它被發現是贓物的風險很低，一邊說買得很值，一邊往來於贓物市場的人。

「嗯，真遺憾。我想如果能送一個給媽媽就好了」

「媽媽對這種東西沒有興趣。」

圖哈德雖然是男爵，但由於其醫療技術和背後的暗殺家業，比那些子爵賺得還多。

想奢侈的話是可以的，但是媽媽不希望這樣。

「正因為如此。如果沒有人強迫，就永遠不會打扮。我覺得是個好機會。如果是盧各的禮物的話絕對會高興的」

確實可能是那樣。

雖說媽媽並不在意，但是社交界裡也有一些人笑話媽媽不佩戴寶石，這也是事實。

我想給他們點顏色瞧瞧。

「……好，拜托瑪荷，從穆爾鐸寄來好的寶石吧。如果只是買的項鍊的話，媽媽會覺得很不好意思就拒絕吧，但如果是我做的項鍊一定會很高興的戴在身上的」

這樣決定之後，就趕緊離開了。

「不在這裡買嗎？看，那些被拆散的寶石賣得很便宜。那邊的話，是吧？」

「確實如果是那樣的話，不會被發現是贓物，而且比較便宜。但是，我不喜歡媽媽戴那種出身的東西。首先，要一起做我們的訂婚戒指。蒂亞也不喜歡這樣吧，如果在訂婚戒指上使用這樣的寶石」

「啊，確實是。等等，剛才，你若無其事地說了些不得了的話吧！訂婚戒指是什麼！？我沒聽說過啊！」

「因為說起寶石的事情，加上看到其他男人像這樣一個接一個地走過來，我就想如果有訂婚戒指的話就可以除蟲了吧。其實，我本來更早之前就打算做的，可是忙前買後就忘了」

我和蒂亞訂婚了。

在這個國家，兄妹的婚約什麼的並不稀奇，所以沒有必要隱瞞。

不如說，如果有訂婚戒指的話，應該可以避開害蟲吧。

「……我好高興。那樣的有名有實的東西真是讓人心動呢」

蒂亞抓著我的衣服低下了頭。

「敬請期待。我會好好製作的」

兩個人的訂婚戒指。

我不打算做半吊子的東西。材料要精挑細選。就用我的歐露娜商會的巨型網絡，入手最高品質的寶石吧。

機會難得，讓它在緊急時刻可以使用攻擊魔法吧。琺爾石也是如此，但是根據寶石的不同，與魔力的兼容性可以很好地存儲魔力，刻下術式。

「恭喜你。蒂亞大人」

塔兒朵笑著送上祝福。

但是，那表情中卻夾雜著一絲悲傷和羨慕，如果不是我的話是不會注意到的。

我苦笑著，輕輕地把手放在塔兒朵的頭上。

「什麼，說得好像事不關己似的？塔兒朵的份也肯定會做的吧」

塔兒朵用雙手捂著嘴，擡頭看著我的臉。眼眶濕潤，忍不住流出了眼淚。

「這個，那個，我非常，非常高興，但是那個，我是傭人，還是平民，沒關係嗎？」

「當然可以。還是說，討厭訂婚嗎？」

「不討厭！」

氣勢洶洶。

簡直就像是快要被拿走玩具的孩子一樣。

「塔兒朵的這一點很麻煩，但很可愛呢。」

「啊，是啊。」

「嗚嗚，兩個人都是壞心眼的。」

三人相視而笑。

兩個人都很可愛。

為了兩人，我什麼都做得到吧。



昨天製作的報告書通過信鴿被送往王都。

確認了那個之後，我就返回了圖哈德的宅邸。

並且，使用領地內的通信機，向瑪荷傳達預算和的寶石類型，委托訂購之後，來到了後山。

那裡是連領民都禁止進入，也吩咐塔兒朵和蒂亞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能靠近的地方。

也就是說，不管發生什麼事，會受到傷害的都只有我一個人。

「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難」

從【鶴皮之囊】中取出【生命果實】。

期待與不安，兩者在心中肆虐。

那麼，讓我來試試能夠呼喚魔王的力量有多大吧。

## 第四話 暗殺者重傷

沒想到會這樣……。

看著取出的【生命果實】的力量，內心為之驚嘆。

我並沒有輕視過【生命果實】。

本來預計的是比最大限度的評價還要更高一級的程度。

盡管如此，還是超越了我的想象。

【生命果實】不只是力量的結晶。

數以萬計的靈魂，並不是被用作餌料當作糧食，而是轉化成整整一個的果實。

跳動著，活著。

這與琺爾石有著根本不同的地方。我愛用的琺爾石只不過是魔力的電池而已。

但是，這家夥是持續產生魔力的生成器。

雖然能儲存魔力的東西有很多，但能產生魔力的只有生命。

通過吃下好幾個這樣的東西而誕生的魔王，光是想象就覺得一陣惡寒。

畢竟，恐怕僅憑這一個【生命果實】就足以匹敵勇者艾波納的力量了。

如果由多個【生命果實】和魔族做為材料而誕生的存在即是魔王的話，那種東西絕對是無敵的。

比這更麻煩的是，我從剛才開始就止不住地留著口水。

和第一次看到這家夥時一樣的渴望在心中肆虐。

（想吃。看起來很美味）

這樣的饑餓感還是第一次。

我曾經在訓練中絕食過兩個星期。即使是那個時候，也沒有這樣的饑餓感。

本能在叫喊著要吃掉這個家夥。

實在是太過甜美的誘惑了。

如果現在不馬上用合金包起來的話，就快要發瘋了。

即便如此我還是用理性踩下了剎車。

我不可能接受得了這麼龐大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那個內容物非常危險。

如果只是單純的力量集合，【超恢復】和【成長極限突破】也有能適應的可能性。

一口一口吃，一點一點地啃食，一邊治好壞掉的身體，一邊適應。如果是我的話能做到。

……只是，這股力量還活著。

（我會變得不再是我）

超過萬人的意志和感情被某種東西強行捆綁在一起，形成了完全異質且壓倒性的東西。

如果把這樣的意志、感情和力量一起接受的話，就算我的身體平安無事，盧各・圖哈德的人格也會消失，變成一種別的什麼存在吧。

那就是形狀像盧各・圖哈德的【生命果實】的傀儡。



（簡直就是禁忌的果實）

我苦笑了出來。

明面上說，毫無疑問我會變強。而且是比勇者更可怕的怪物。取而代之的是，將會失去強大以外的一切。

有時順從本能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裡不是。

用理性來戰勝本能，抵禦惡魔的誘惑。

對於暗殺者來說，冷靜是最大的武器。

「來吧，讓我看看你的真面目。」

我駕馭著所有的感情和本能，開始分析狂暴的生命結晶。

在這家夥蘊含的東西裡，應該有我不知道的真實被隱藏著。

◇

五個小時後，總算回到了宅邸。

「呀，盧各大人，到底發生了什麼！？」

塔兒朵發出慘叫，拿著の盤子掉落在地上。

「我有點勉強了。沒關係，我已經做了，應急處理，幫我把父親叫過來，我自己，實在是辦不到」

我現在的樣子真是慘不忍睹。

衣服破碎，渾身是血，胸口有很大的裂傷。

左手被嚴重燒傷，右手腕骨折，肋骨和左腳有裂痕。

好久沒有受這麼重的傷了。

而且，死死纏繞在身體上的【生命果實】意志的魔力，阻礙了【超回復】，使我恢復得很慢。

能夠避免留下後遺癥，真是萬幸。

「明白了！我馬上叫祈安大人過來！」

「啊，拜托了。我就在這裡等你」

父親是這個國家最好的醫生。交給他我就能安心了。

已經到極限了。我就這樣無力地倚靠在牆上。

塔兒朵急忙奔向父親的書房。

我靠在牆上邁著步子。

「……我居然抱了個意想不到的炸彈啊」

身體破爛不堪，魔力也空虛。

但是，我吊著嘴角。

因為得到了與這個傷口相符的成果。

雖然出了一些麻煩，但是我對【生命果實】的解析成功了。

我又變得更強了。

並且，注意到了女神、魔族、教會的人所隱瞞的規則。

比起變強，那邊的成果要大得多。

找到了至今為止女神和魔族隱藏的選項。如果選擇那個的話，其目標便是無論女神和魔族哪個『玩家』都不希望的結局。

我會選擇那個被隱藏的選項。

如果就這樣按照他們制定的規則，走在他們鋪設的軌道上，我的幸福就會毀滅。

啊，是嗎。

我終於明白了。

勇者艾波納，不久之後就會壞掉。

◇

睜開眼睛。

身體變得潔淨，衣服也變成寬鬆舒適的睡衣。

到處都纏著繃帶。

雖然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過纏在我身上，阻礙恢復的魔力已經被消除了。

不愧是父親。為我進行了完美的治療。

「啊，盧各大人醒了！」

「真是的，我可擔心了。」

塔兒朵和蒂亞握著我的手，向我搭話。

「……我失去意識了嗎？」

「我嚇了一跳。我帶著祈安大人來到房間，發現您倒在床前，一動也不動」

「就那，一瞬間，我還以為你已經死了。」

我隱約記得。

進入房間後，繃緊的線就斷了，全身沒有力氣。

「我很抱歉。這次太亂來了」

「如果你要這樣胡來，就帶我去啊！」

「是，保護盧各大人是我的工作！」

「太危險了。走錯一步的話，就死了。這次如果帶你們去的話，一定會把你們卷進來，讓你們受傷的……那就不是這種程度就能了事了」

直截了當地說，【生命果實】確實是我無能為力的強大力量。

「正因為這樣才要帶我們去啊。我們也變強了。我們不是一直都被盧各守護著的」

「是的。我每天都在認真地磨練盧各大人給我的力量」

在【追隨我的眾騎士】的力量下，給予【超回復】和【突破成長界限】之後，兩人除了至今為止的訓練之外，還繼續進行提高身體能力、魔力的訓練。

那個的成果開始出現，在基本規格中作為人類處於最高峰。

而且，只要回顧至今為止與魔族的戰鬥就知道了。

沒有一場戰鬥是我一個人打贏的。是因為有她們兩人在才能贏。

她們已經不是不得不保護的存在。

……我明明很清楚這一點。

「是啊，下次就拜托你們了」

所以，我決定變得坦率。

差不多，可以承認她們已經能獨當一面了。

「坦率一點也沒關係。那我回房間去了。今天就保持安靜吧」

「啊，我真的累了」

多虧了【超回復】，體力和魔力都恢復了很多。

但是，身體像鉛一樣沉重，頭腦也不太靈活。

「那個，請問您可以吃飯嗎？祈安大人說可以吃了」

「那麼，幫我做點吧。要清淡的食物，面條可以嗎？」

「好，我馬上去做。」

兩個人剛要從房間裡出去。

向那樣的二人問道。

「吶，我還是我嗎？」

「不要問奇怪的問題。盧各就是盧各」

「那個，哪裡不舒服嗎！？」

「不，沒什麼。很抱歉問了奇怪的問題」

我再次躺下。

在【生命果實】的解析中。發生了事故。

本來就只是想調查那個，一點也沒有得到力量的打算。

因為太危險了。

但是，我過於輕視了【生命果實】是活著、擁有意識的這一事實。

既然活著、擁有意識，【生命果實】就會為了目的而行動。

誘惑我，讓我吃了自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用理智壓制住它，這才鬆了一口氣。

但是，【生命果實】卻采取了下一步措施。不是誘惑我等著被吃掉，而是想吃掉我，把我吞進去。

和那個連接在一起，我的人格被超越了萬人意識的集合體壓垮，被逼到幾乎快要成為【生命果實】目的的傀儡的地步。

在千鈞一髮之際，我使用了準備好的保險，保護住了我的人格，並且蓋上了連接的蓋子。

我得到這麼多的情報是在【生命果實】支配我的時候，為了什麼目的讓我做什麼，流入了很多到我的體內。

但是，作為代價，我還與那個相連著。

是的，雖然有蓋子，但還是沒能切斷聯繫。

「……真是的，這是怎麼回事」

我舉起手，然後從那裡流出龐大的魔力。

那是我瞬間魔力釋放量的數倍。

那個力量的來源，是用某種手段封印在圖哈德領地的【生命果實】。正因為聯系在一起，所以不管距離如何，都能做到這種招數。

只是稍微鬆開蓋子就能做到這樣。如果全力以赴的話，還能再拿出數倍。

但是，我並不打算過多使用。

這力量是雙刃劍。

如果一個不慎，注意到的時候我便已經變得不是我了，就是那樣危險的力量。

但是，這是強大的力量也是事實。

如果選擇超脫女神與魔族兩方的道路的話，應該會有需要這股力量的時候吧。

必須要想個好好利用的辦法。

即便那是【生命果實】的陷阱。



## 第五話 暗殺者製作戒指

到了從變得破破爛爛的那天開始算第三天的早上。

身體很輕便，疼痛也消失了。

「傷終於好了啊」

在【生命果實】的解析中所負的傷痊愈了。

也沒有留下燒傷和傷口的痕跡。

多虧了父親給我做了適當的處理。如果交給【超回復】魯莽地強化自我恢復力的話，就會留下痕跡。

容貌這種東西，對於暗殺者來說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要想接近目標，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可悲的是容貌對此是非常管用的。醜陋的傷疤與燒傷會成為極大的障礙。

「如果沒有【超回復】的話，估計要在床上躺超過一年吧。」

就連我的身體都需要三天來回復的重傷。【超回復】原本就會將恢復力提高百倍。

再隨著熟練度的提升，達到了一百幾十倍的恢復力，卻還是三天沒法動彈可真是誇張。

「那股力量也不可思議地適應了」

進入體內的少量的【生命果實】的力量，完全成為了血肉的一部分。雖然現在已經蓋上了蓋子，卻還是能確切的感受到聯系。

從現狀看來，有益無害。

但是，我不會大意。這就像是抱著炸彈一樣。

正因如此，不好好考慮與這東西的相處方式可不行。

◇

我使用通訊器的錄音功能，確認這三天裡是否有重要的聯絡。

只有一條聯絡，是瑪荷打來的。

從塔兒朵那裡聽到了我的情況，說希望我起來之後聯系她。

馬上使用通訊器。

因為那邊很忙，大概不太容易接電話吧，但可以從這邊通過錄音傳達能夠使用通訊器的時間。

但是，這個預想落空了。

通訊剛連上，過了一秒瑪荷就接了起來。

肯定是一直抱著通訊器沒鬆手吧。

「身體恢復了嗎！？」

「啊，已經沒事了。還比之前更強了」

「這樣啊，我真的好擔心。好幾次都想把工作全部放著不管，趕到那邊去呢。」

「為什麼沒這麼做呢？」

「因為這裡是盧各哥哥托付給我的戰場」

「好孩子」

做應該做的事情。說起來簡單，但很少人能夠做到。

然後，無論何時發生何事都能正確地行動的部下是非常可貴的。  
能夠讓人信賴並托付。

「你知道我不喜歡這樣被當小孩子對待的吧？」

「抱歉，習慣了不太好改。事情只有這些麼」

「不，盧各哥哥拜托的東西已經安排好了。項鍊用的寶石，戒指用的寶石，還是指定的四種。鈷石、綠寶石、藍寶石、變石。以及秘銀也準備好了。」（注：變石，又稱亞歷山大石，具有在陽光下呈綠色、在燭光和白熾燈下呈紅色的變色效應。）

「謝謝你了」

「對不起，想湊齊全部特級品的，但是綠寶石、藍寶石和變石只能弄得到一級品。」

「不，倒不如說除了鈷石之外的用一級品更好」

那些特級品按照總采掘量來說應該不到3%。

因為倉促之間拜托她準備，弄不到也是沒辦法的事。

而且，特級與一級的差距可以用技術來蓋過。

「吶，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無妨」

「項鍊是要給艾思麗大人的禮物。雖然聽說戒指是訂婚戒指……為什麼用來做戒指的寶石有三種呢？是采用了在一個戒指上用兩個寶石的設計嗎？」

她的聲音之中混雜著不安和期待。

瑪荷的心中已經有了期望得到的回答。

「不，單純是要做三個而已。鈷石那兼具強力與典雅的光輝，依照切割的樣式其氣質亦千變萬化的魅力，依據最高硬度的性質聯想到的意志堅定。與蒂亞的印象完全一致。就用鈷石來給蒂亞做訂婚戒指。」

「這和我對鈦石的印象不一樣呢。雖然確實擁有著獨特的光輝，但硬要說的話，是給人因為硬度而在工業中被使用的印象。市場上的評價也是在寶石之中的二流水準。」

「我說過了吧，根據切割的不同會改變印象。」

這邊沒有能夠打磨鈦石的技術。鈦石作為極端堅硬的物質非常難以加工。

然後，未加工的鈦石並不是那麼美麗的東西。

實際上，在轉生前的世界，在鈦石切割的技術確立之前作為寶石的評價也很低。

就像瑪荷所說的，主要用途是工業用。

但是，我能夠把鈦石切割成美麗的樣子。

做成比任何寶石都要美麗，與蒂亞相符的東西吧。

「真想看看完成品呢。然後，鈦石之外的呢？」

「綠寶石是塔兒朵的印象。翡翠色的溫暖光輝，只是在身旁就能使人平靜。對我來說塔兒朵就是這種存在，所以才選擇了綠寶石。」

綠寶石並不是單純美麗的寶石，還有著治癒心靈的效果。

「確實，塔兒朵是這樣呢。只要她在邊上就會感到放心……然後，藍寶石又怎麼樣呢？」

瑪荷的聲音在顫抖，看來是相當地緊張。

差不多也別使壞了吧。

「藍寶石是安靜而伶俐的美麗的藍色寶石。那藍色的光輝會營造出搖曳而妖艷的魅力。我覺得對一直都很冷靜、比誰都要聰明、漂亮的瑪荷來說藍寶石是最為合適的。其實是想作為下次見面的驚喜的。……被這麼問的話就不得不說了啊。」

從裝置的對面，傳來了不成聲音的聲音。

許久沒有回應。

似乎是拼命在隱藏滿溢而出的感情。

「……那個，謝謝。我會期待戒指的完成的。」

「我會做出最棒的東西的。然後，下周或者再下周哪天能來我家嗎？我想差不多該向父母介紹你了。要訂婚的話，這也是必要的。屆時會把戒指交給你」

「我會想辦法的。到那邊用馬車往返要多少天呢？日程的調整好像蠻困難的」

「我會用飛行器去接你。往返只需要一天。空出一整天的日程就沒問題了。」

「那樣的話，我會想辦法的。一定會去的！」

「我會期待著的。下次再調整日期吧。」

通訊結束了。

這樣啊，每種寶石都弄到了啊。

「趁現在把設計給完成吧」

我向書桌走去。

執行暗殺時，使用美術商人或是設計師的身份進行侵入的情況也很多，這種設計的知識和技術的儲備十分充足。

做出將她們的魅力充分展現出來的設計吧。

◇

從那之後過了一周，與母親所簽約的歐露娜定期配送混在一起，我所委托的寶石和秘銀送到了。

拿著那些東西，移動到了建造用來進行作業的工房裡。

「兩位，我覺得製作飾品並不是看著會覺得有趣的東西」

「我很在意啊！」

「是啊，很令人激動」

塔兒朵和蒂亞說想要參觀所以就隨她們喜歡了。

最開始要先進行寶石自身的加工。

雖然也有不加工就很美麗的寶石，但鑽石正是經過加工才能閃耀。

實際上，在轉生前的世界，鑽石、紅寶石、藍寶石、綠寶石這四種被稱為四大寶石。但是在這邊的世界，鑽石的價值非常低。

而且變石、藍寶石、紅寶石這三種只有在總採掘量中不到3%的特級品的價值得到認可，剩下97%的評價並不好。

「先從藍寶石開始加工吧」

「這個並不是特級品吧。真的用這顆石頭就行嗎？」

不愧是蒂亞。

到底是大貴族的千金，寶石鑒賞能力高超。

一眼就能看出這不是特級品，僅僅只是一級品。

「啊，沒關係。馬上就變成特級品了」

藍寶石的特級品與一級品的差距在於藍色的濃厚程度以及內側是否有污垢。

未經加工的藍寶石，大部分都有藍色過淡的情況，內側有汙漬的情況也很多。但是，只有總量的3%，擁有著濃厚的藍色，並且不純物質極少的藍寶石被採掘出來。

然後，這次準備的石頭，色澤略淡缺乏氣派感。而且稍微混入了一點不純物質。

這就算在一級品之中，也是極其接近特級品的東西，雖然匆忙但真虧能獲得這種程度的東西。

就算這樣，如果就這麼將其佩戴在身上的話，在貴族社會裡會作為是連真品都無力購買的弱小貴族，為了虛榮而戴著仿造品而被取笑吧。

但是，即便是一級品也能經過加工變成特級品。

「【精密火炎】」

這是以精確性為目的改良的火魔法。

用這個火焰進行加熱處理。

將藍寶石用1600度的超高溫進行加熱的話，就能夠引起化學反應。

通過那個化學反應，會讓淡薄的顏色變得濃厚，還能去除其中的污垢。

我小心地傾注注意力。如果溫度過低的話就沒有意義，如果溫度過高的話會糟蹋掉寶石。對於這個溫度帶的精密調整，削減著我的精神。

並且，不是單純變得濃厚就行了。

目標是能引出藍寶石的伶俐之藍的魅力的濃厚程度。

收尾工作用土魔法取巧之後便完成。

「怎麼樣，蒂亞。變成特級品了吧」

「嗯，這種氣派的藍色確實是特級品。好厲害，就像魔法一樣」

「確實使用了魔法啊。……雖然不用魔法也不是做不到」



在那種情況下，需要專門的大規模設備和熟練的技術。

「而且，這個是最高級的搖曳之藍啊。這麼清晰的搖曳之藍我還是第一次見。」

「真虧你知道呢。沒錯，就是搖曳之藍」

而且，還有一個在意的點。

藍寶石的美麗並不只是藍色的光輝。

藍寶石深處有著像是絹絲一樣的絲狀內含物，正是它讓藍色光輝變得搖曳。

藍寶石的特級品條件，並不只是濃厚的藍色，還需要搖曳的藍色光輝。

一般如果進行加熱處理的話絲狀內含物便會消失。因為絲狀內含物的真面目是細小的針狀金紅石，會在高熱之中融化掉。

正因如此，即便是在轉生前的世界，無需加熱處理，以天然狀態的濃厚的藍色，且沒有混入汙垢的藍寶石有著數倍的價格，被稱作真正的藍寶石。

即使有著科學技術，也無法製作出搖曳之藍。所以真正的藍寶石作為超稀少品，連在市場上亮相的次數都屈指可數。

但是，我能夠使用名為魔法的取巧手段。在加熱處理之後用魔法將金紅石編入構成之中即可。這對科學技術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

「多麼漂亮的藍色寶石啊。是叫藍寶石嗎」

「嗯，沒錯。但是，不只是普通的藍寶石哦。因為，連我也沒見過這麼完美的藍寶石，完全沒見過。是比公主大人佩戴的要更加厲害的藍寶石。」

「不同於天然品，是經過我的完美加工後才有的最棒的作品」

天然與加工品的區別，那就是能夠製作出理想的樣子。

因為是淡薄的藍色所以能夠通過讓其變濃成為理想的藍色，也這樣算計著做出了搖曳之藍。

只要有技術，加工品就能夠凌駕於天然品之上。毫無疑問，這顆藍寶石將會是這個世界最美麗的藍寶石。

「這樣一來，藍寶石的加工就結束了。接下來是鑽石。很危險所以別靠近」

我詠唱了新的魔法。

從指尖噴出了10厘米左右的水，然後固定住。這些水在超高速循環的同時，運送著粉末。

「能講解一下這個魔法嗎」

「名字是【水刃】，用超高壓的水流混入鑽石粉末之後進行循環。通過水壓以及鑽石的硬度無論什麼名劍都能夠輕易切斷。這樣吧……把工房角落的失敗作的槍向這邊扔過來」

「啊，好的」

蒂亞把槍扔了過來。

槍的材質是以鐵為主的合金，我將其在空中斬斷。

鐵如同黃油一般看不到任何阻力地被斬斷，超現實主義的景象。

「驚人的鋒利度對吧」

「這可真夠荒謬的」

「沒有這種程度可沒辦法加工鑽石。既然沒法獲得比鑽石還要堅硬的金屬，就只好用鑽石來加工鑽石了」

極其合理的判斷。馬上開始加工。

眼前有一顆極為出色的鑽石。

將在這個世界僅被作為二流寶石對待的它，用【水刃】反複進行切割。

這【水刃】就連最高硬度的鑽石也能切開。

「盧各大人，真是精妙的手法。」

「已經看不到手了，究竟切了幾十刀啊」

我在極端集中的狀態下，揮動了數十次刀刃。

然後，終於完成了。

鑽石切割……在這之中最有名且王道的圓形明亮（round brilliant）切割完成了。那是提到鑽石的話，無論是誰都會最先想到的樣子。

人們為了讓鑽石看起來最為美麗，集數百年的努力之大成的樣子。

我認為這就是完成體鑽石的頂點了。

事實上，比這還要美麗的切割方式已經幾百年都沒有產生了。

雖然將那種東西帶到這個世界可以說是犯規，但為了蒂亞的話即使是犯規我也會做。

「完成了」

「真的假的，這是鑽石？難以置信」

「好漂亮，我要看入迷了」

兩位少女被鑽石的美麗迷住了。

「這就是真正的鑽石的魅力。鑽石如果維持原樣的話，沒法變的閃耀。但是，根據切割方式能夠綻放出這種程度的光輝」

在鑽石切割技術誕生之後，君臨寶石之王的美麗可不是浪得虛名的。即使是這個世界的居民也能瞬間迷上它。

寶石的價值和美麗並不只是由外表所決定的，其被賦予的價格、稀少性，這類標籤也被人們包括在內。

在這個世界，鑽石的價值並沒有被得到認同，沒有這種標籤。但，在這顆鑽石上，有著能夠將這種常識一掃而空的美麗。

「……果然還是累到了。無論是藍寶石的加熱還是鑽石的切割，都需要我小心翼翼。綠寶石就等休息之後再來吧」

無論哪個都是難度非常高的工作。

哪怕是微小的失誤都會讓寶石的魅力遭到致命性的損害。

「我突然想到，如果把這個鑽石拿去賣的話應該有非常高的價值吧？畢竟這麼漂亮。況且由於市面上對鑽石的評價很低所以可以用非常便宜的價格買進，感覺可以賺一大筆」

「嗯，我第一次見到這麼漂亮的寶石。我覺得貴族和有錢人們絕對會想要的」

我露出了苦笑。

「說的是呢。如果將鑽石作為商品的話歐露娜將可以支配寶石界」

看得到這樣的未來。

實際上，在我的世界握有鑽石特權的寶石商，已經支配了業界。

鑽石就是這種程度的存在。

「這個說法看起來是沒有做的想法呢。明明和歐露娜的客人階層那麼符合」

「如果只考慮經商的話是該這麼做呢。但是，我希望鑽石能只由蒂亞戴著。哪怕是公主大人拜托我也不會再製作」

讓這個世界唯一的鑽石的光輝只閃耀在蒂亞的身上。

當然，總有一天有人會得到切割鑽石的技術吧，到那時為止希望能只為蒂亞而閃耀。

這就是我的願望。

「……盧各偶爾會說些非常裝模作樣的話呢」

「不喜歡嗎？」

「不，最棒了」

蒂亞抱了上來。我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那麼，將剩下的工作結束掉吧。然後，要做出最棒的戒指。

## 第六話 暗殺者宣告

之後開始進行第三個寶石的綠寶石的加工。

與鑽石、藍寶石相同，綠寶石也是能夠通過加工而變得美麗的寶石。

先經過浸油處理之後再進行切割。（注：此處日語原文為含浸處理，翻譯過來應該是浸漬處理，但譯者查了好久都沒發現浸漬處理一詞用於寶石加工的說法，所以采用對應這裡處理方式的浸油處理一詞進行翻譯。）

經由這些工序，綠寶石從綠色向著翡翠色變化。變成與塔兒朵相稱，溫柔而恬靜的美麗寶石。

然後，終於到了最後的寶石了。我將為母親所準備的變石取了出來。

在太陽光下會閃耀著略帶一點藍的綠色光輝，被蠟燭或者燈光照著的話便會變成穩重的紅色，是這樣擁有兩種面孔的魅惑寶石。

天然品的話，大部分都會有諸如顏色不會發生變化、色澤暗淡、看似鮮艷但是變色前後某一邊的色澤非常差等情況的出現。

能夠進行精確的顏色轉換且兩邊都足夠美麗的變石，是不可多得的貴重品，夢幻般的產物。這種級別的變石幾乎不會在市場上出現，擁有國寶級的價值。

但是，我的話能夠經過加工而讓綠與紅的變化變得鮮明，且無論變化前還是變化後都美麗動人。

『唯獨這個是得全靠魔法的』

科學是無可奈何的。應該說是，用科學來做的話，需要不得了的大規模精密器械。就連轉生前的技術水準，也不過只敢說在理論上是可能的。

但是，這裡存在著就連組成本身都能夠擺弄的魔法。

之所以選擇這顆石頭，是因為變石的寓意是安穩與熱情。我認為與總是靜靜地笑著，但心中卻懷有堅強意志的母親非常相配。

雖然有些陷入苦戰，但還是如願完成了。

「這樣一來寶石的加工便完成了。之後就是用寶石與秘銀製作項鍊和戒指……就是這樣，你們差不多該出去了」

「誒誒誒，我還想看啊」

「做成項鍊和戒指的部分很讓人在意啊」

「看了那些的話，收到禮物時就沒有驚喜感了吧。這之後的部分，就敬請期待完成之後吧」

不容置喙，我將兩人趕了出去。

接下來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即便是最棒的寶石，也不過是原料罷了。

最終決定這寶石生死的還是設計。

幸運的是，無論前世還是這裡，我見過的超一流寶石飾品都多到了厭煩的程度。

就讓我將那些飾品作為範本，用依靠其磨練出來的品味，做出與她們相應的作品吧。



從開始製作項鍊和戒指之後又過了整整一天。

從一大早開始，蒂亞和塔兒朵就一直坐立不安。

雖然現在還在吃晚餐，卻已經多次從她們那邊感受到了視線。



似乎是對我製作的戒指在意到了無可奈何的程度。

雖然在昨天就已經確實完成了，卻故意沒有交給她們。

將戒指交給她們的日子已經決定了。

正巧晚餐結束，我向母親搭話。

「我有給母親的禮物。還沒有將懷孕的賀禮交給您吧」

這麼說著，我將項鍊取了出來。

裝飾著閃亮變石的項鍊。

略帶一點藍的綠色寶石，只有被蠟燭照到的時候才會變得赤紅。

父親眉頭一跳，那是了解這項鍊的價值才有的驚愕。

「嘛，真是漂亮的項鍊……但是，好像非常貴的樣子。雖然很開心，但是讓小盧各勉強自己我會於心不安的」

「這並不是那麼貴重的東西」

「胡說，這種程度的事就算是我也明白的。祈安，這個項鍊值多少錢？」

覺得我在說謊的她向父親詢問。

這麼難纏真不愧是母親。

「嗯，使用秘銀的銀飾既精致又有很好的品味。用特級品一詞也不足以表達的變石。而且還有足足五克拉。你還記得我們以前被邀請去參加茶會的林格藍德伯爵家的宅邸嗎？」

「嗯，是棟既豪華又美麗還非常寬敞的房子。」

「能夠輕易買下那棟房子，不，說到底給其賦予價值一事本身就是無意義的。這並不是用錢就能買到的商品。」

母親再怎麼說也沒法預想到這種情況，驚訝地睜大了眼睛。

「這種東西我不能收！馬上退掉。這些錢應該用在小盧各自己身上！」

我就知道母親會這麼說。

所以我好好地考慮過了應對的話語。

「放心吧。是我自己做的，花費並沒有看上去那麼多。只是把一級品加工成漂亮的樣子罷了。銀飾也是我自己製作的」

雖然就算並非特級品，也有相當的價格，但考慮到我的收入的話並沒有多麼強人所難。

「真的嗎？」

「嗯，真的。所以收下吧。這是我為了母親努力製作的。退回來的話我會不好受的。」

「嗚嗚嗚，太狡猾了。聽到了這種話，不就只能收下了嗎」

雖然說著這麼討厭的話，嘴角卻一直上揚著。

「謝謝，我會小心使用的。」

這麼說著，母親將首飾戴在了身上。

非常合適。這樣一來母親就不會在社交界中被人在背後中傷了吧。即使母親不介意，我也不希望最喜歡的母親被人說壞話。

……因為可能會被說是母控，還是不要把這件事說出來了。

我正這麼想著，耳邊傳來了蒂亞的聲音。

是用魔力將只有我能聽到的聲音送過來了。

「那顆變石，原本好像更大的吧？」

蒂亞說的沒錯，在預算之內買到了相當大的變石。在寶石加工結束的時候比現在還要大一圈。

「作為項鍊來說太大所以切掉了。如果做太大的話會顯得很沒品位。對母親來說，這個大小最合適」

「雖然是這樣沒錯，能實行這一點很厲害呢……是我的話大概就會覺得太浪費而猶豫了」

就算是在貴族之中也有信奉寶石越大越好的人存在，而且還是現在的主流，寶石越大價格也會隨之指數倍地增加。將其削減變小這種事情可不是正常人做得出來的。





但這種流行也正慢慢發生轉變。

有先見之明的人們，舍棄了越大越好的信仰，開始將目光轉向了設計性與整體平衡。

然後，母親也是比起常識，更相信自己對美的感覺的類型。

正因如此，我才做出了我所相信的最美的東西。

「怎麼樣，合適嗎？」

母親有些害羞地看向我。

「和預想的一樣，非常合適哦」

「好開心。呵呵，祈安也把感想說給我聽聽」

「很美。……但，稍微有點嫉妒呢」

父親少見地露出了不太愉快的表情。

看見母親露出了摸不著頭腦的表情，父親繼續說道。

「有兩個嫉妒的地方。對於無論我怎麼勸說都不肯收下結婚戒指之外的寶石類物品的艾思麗居然收下了項鍊一事的嫉妒」

「阿拉阿拉，我真是的。對不起。實在是沒辦法拒絕小盧各自制的項鍊。並不是沒有愛著祈安。然後，說了兩個的話就是還有其他的事情嗎？」

「嗯。盧各時不時會給艾思麗送東西，但我卻一次都沒有收到過呢。……稍微，有點寂寞的感覺」

說起來好像是這樣。

母親相對經常會說想要這個、想要那個，因此時常會送禮物給她。

這之前也說過還想吃巧克力，所以就幫她準備了，在那之前也說過想吃鹿肉料理，所以去狩獵獲得了鹿肉。

但是，父親並不會把這種事情說出口，我也沒有送過他什麼東西的記憶。

「父親，那個，抱歉。這個的話怎麼樣」

我將放在衣服內側口袋裡的小刀遞了過去。

我平時就帶著好幾把小刀，馬上能夠投擲的匕首型，為了出其不意襲擊而藏在鞋子和衣服下擺裡的暗器型，作為主武器的通常型，一共有這三種。

匕首型是一次性用品所以是用魔法簡單製作出來的，暗器型則比起性能更重視能否順利藏好。

在這方面，作為主武器的通常型是使用用魔法產生出來的東西再加工而成，有著充分的性能。

用魔法產生的東西，因為只能一次成型所以構造極其簡單。如果認真想要做出好東西的話，必須要用多個魔法生成的東西進行組合才行。

通常型是我的主武器，也正因為如此，才濃縮了我所有技術的精華。

這個的話，應該能入得了父親的法眼。

父親微微苦笑著，接過了小刀。

因為僅僅只追求性能，小刀上沒有任何裝飾，作為貴族使用的東西來說太過粗俗了。但是，父親的話能夠理解得了那東西的價值。

「嗯，非常棒的禮物。謝謝你，盧各。像是催促一樣不好意思。」

「沒事，因為想著總有一天要報答父親的。」

這是實話。

正因為有了父親的教誨才有了現在的我。

生在圖哈德，不，生在這對父母身旁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運。

「那麼，我就不客氣地收下了。之後會準備回禮的。」

雖然父親這麼說，但從剛剛聲色的微妙變化來看，那是事先就已經準備好了的東西吧。

然後，一直伺機尋找著將其交給我的時機，借著這件事剛好有了口實，父親是這麼想的吧。

「呵呵呵，有最棒的兒子真是幸福呢」

「是啊，盧各真是長成了個好孩子啊」

雙親微笑著，將酒倒入杯中，舉杯相碰。

稍微，有些害羞。

「不過，對小盧各醬有一句話不得不說。要送這種禮物的話，比起我更應該優先小蒂亞和小塔兒朵哦。女孩子就算對方是母親也會嫉妒的」

母親一邊說著不行一邊伸手指向這邊。

以母親的年齡來說，做出這種舉動卻很合適，令人感到可怕。

「這個的話不用擔心。有好好考慮過了。已經為蒂亞和塔兒朵……還有，之前說過的瑪荷準備好了訂婚戒指。」

「阿拉阿拉，這樣的話，不馬上送給她們可不行」

「我明白的。但是，既然是和三人訂婚，希望可以同時送給她們。於是，下周的話瑪荷能來得了。我想在家裡辦訂婚派對。然後，作為貴族盧各・圖哈德將訂婚一事公之於眾」

貴族的婚約有著特別的意義。

至今為止和蒂亞、塔兒朵、瑪荷只是口頭傳達了這種關係。

一般來說這樣就足夠了，但作為貴族有著將其公之於眾的義務，沒有這麼做的話，並不能算是定下了婚約。

然後，一旦公之於眾就不能回頭了。

取消婚約的人會淪為笑柄。

「我沒有問題，然後就是……」

母親看向父親。

圖哈德的家主的判斷是絕對的。

要想違背他，就必須從圖哈德家出逃才行。

如果是普通貴族的話，與蒂亞她們訂婚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段婚姻沒有任何政治方面的利益。

特別是對於圖哈德來說，既有著醫術名門的招牌，而現在的我還有著聖騎士這一頭銜與打倒過魔族的實績。只要我願意，與上位貴族的交集要多少有多少。

「知道了，就這麼安排吧。既然盧各是以自己的意志這麼決定的話，我是不會反對的」

「謝謝你，父親」

「那麼，準備什麼時候結婚呢？」

「準備從學園畢業，再過一年看看情況之後就結婚」

我會在那之前，將世界拯救給你們看。

懷抱著這種覺悟我將話說了出口。

我們的結婚將會在這之後。

「好。……孩子真的是轉眼間就會長成大人的啊。那個盧各居然會說出這種話。那個叫瑪荷的女孩過來的日子決定好了的話就告訴我吧。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優先對待的。」

「知道了」

這樣一來，家裡這邊就沒問題了。

說起來，蒂亞和塔兒朵從剛剛開始就很老實啊。

因為是與兩人有關的事情，總歸會有點反應的吧……

「嗚嗚嗚，怎麼這樣，太突然了」

「啊哇哇哇哇，大、大事不妙了」

兩人都漲紅了臉僵在了原地。

是不是事先好好告訴她們比較好呢。

總之，要舉辦訂婚派對了。

雖然應該是要通知有所交集的貴族，盛大地舉行的，但父親和母親，還有蒂亞他們都不太喜歡這種形式。



所以，就辦成只有家人但是真心實意的愉快派對吧。

然後，將精心製作的戒指交給她們。

## 第七話 暗殺者舉辦派對

自從宣布婚約，跟各方聯系之後已經過了數日。

馬車在宅院前抵達，我收到了許多包裹和信封。

我麻利地對貨物進行了檢查。

大多數的包裹裡面都是食材。

明天的婚約派對我打算辦得盛大一點，所以不惜重金採購了不少好貨。

想必那些大蝦應該是最引人注目的吧。

蝦類非常容易腐敗，在圖哈德這樣的內陸地區很少見到。

這次是雇傭了具備魔力者，將捕獲的生蝦用海水凍住，裝在填有鋸木屑的木箱裡，在運輸過程中定時冷卻才得到的。

用這種方法的話，只要注意解凍方法就能在遠離海邊的圖哈德也享受到不遜色於剛捕撈上來的鮮味了。

因為雇傭了幾天具備魔力者，價格變得非常昂貴。

不過，既然蒂亞喜歡吃蝦，那為此亂來一番也物有所值了。

（嗯，全都是最高級的食材）

收到包裹的同時，我也送出了一封信。

這是寄給法蘭多路德伯爵的信。

法蘭多路德伯爵，是支持枉我以冤罪、意圖使我身敗名裂的貴族，並且本打算出庭做偽證的男人。

為了讓他在審判時協助我，我女裝扮成一位名叫「露」的女子誘惑了他。

也就是所謂的美人計。作為一名暗殺者，這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技術。

雖然迅速暗殺掉已經用完的法蘭多路德伯爵是最簡單的解決方法。但是，我已經決定了不做無謂的殺生，而他也不顧自身安危地工作，因此我選擇和平解決這件事。

築起距離，通過多次信件交流產生的落差，向著冷下戀情的方向對待他，讓兩人之間的關係自然消弭。

比起明確地拒絕他，不知從何而來的合不來的實感更有可能是戀情冷卻下來的原因。

『明明應該是這樣……』

看到這封信時，我非常無奈。

無論交換了多少次信件，法蘭多路德伯爵的信所包含的熱情依然絲毫不減。

我小看了那家夥了。

法蘭多路德伯爵是愛情特別深的人……也不能這樣說。他只是比我想象中更加愚蠢而已。

因為他盲目地看著理想中的露，所以甚至沒有注意到信件交換中所引發的違和感。他的眼中所看到的不是露，而是只存在於他自己腦海中的理想的女性。

「這可不妙啊」

說不定得下點猛藥了。我已經不會再以露的身分出現，但也不能這樣直說。

最壞的情況，我可以想象到他會沖到把名字的身分借了給我的大小姐的所在地那裡去。如果是這樣，各種謊言都會被暴露出來，演變

成很麻煩的事態。

與其變成那樣，還不如再一次變回露，讓那蠢貨見識一下何謂現實。

「嗯？這個包裹是是什麼」

我把收到的一個包裹拿起來檢查，是罕見地寄給塔兒朵和蒂亞的包裹。寄件人是瑪荷。

用封套包裝著，還挺大的。從重量來看難道是衣服嗎？

正在煩惱是否要打開包裹時，我聽到了腳步聲，然後轉向那邊。

本來應該還在接受父親訓練的塔兒朵氣喘籲籲地跑過來了。

然後，奪走了我手中的包裹，緊緊抱在胸前。

「……看到包裹裡面了嗎？」

「不，我還沒看」

「太好了。勉強安全」

塔兒朵還穿著訓練服。

想必是察覺到馬車的到來，才慌忙跑到這裡來的吧。

那包裹是什麼，雖然很好奇但我不會勉強去問。

如果問一下塔兒朵她就會告訴我的話，也就不會做出這麼粗暴的舉動了吧。

話說回來，訓練中途就溜出來，真虧得父親那麼嚴格居然還會允許。

「父親的訓練怎麼樣」

為了假裝不在意，我故意岔開了話題。

「我學到了很多。雖然和盧各大人的暗殺術（手段）相似，但又有點不同，很有趣。還教會了我一個新技術！」

雖然塔兒朵的教育是由我來進行的，但是今天非常特殊。

是圖哈德流的新娘修行。我想起來母親以前發過牢騷。剛剛嫁入圖哈德家的時候就要接受那個洗禮，簡直都要累死了。

對於暗殺者而言，親屬可以說是最大的軟肋。正因如此，才有嫁入圖哈德家的人要掌握最起碼的防身術這條不成文的規矩。

……不過，這個最起碼的難度也是驚人的高就是了。

「這樣啊，那個技術稍後也教我一下吧」

「請交給我吧！還有，您身後的是派對用的食材嗎？鳴哇，好厲害。好大的蝦！我從來沒想過在圖哈德還能吃上海產！」

「我想在派對上做出各種有趣的料理」

「我想幫忙也會派不上場吧」

「這次我會一個人做。因為我想給大家一個驚喜」

會做個小小的惡作劇。

那是至今為止都沒敢做的事。

「我非常期待」

「你這次倒很輕易就放棄死纏爛打了啊」

「因為這次我們也有驚……咳，咳哼。那，那個，我差不多該回去訓練了。待會兒見！」

塔兒朵用跟來時一樣的氣勢回去了。

帶著包裹回去。

無論經過多少時間，她那馬虎冒失的性格都不會改變。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開始讀起了和包裹一同寄到的給我的信。

有四個信封。

第一封是瑪荷寄來的關於歐露娜的報告書。簡潔地總結了上個月的經營狀況和事業計劃的進展。

由於魔物的增加，物資流通的阻滯和經濟情況的惡化，許多商會都身處在赤字的狀態下。而其中歐露娜與前幾年相比卻仍有力地維持著黑字的狀態。

話雖如此，化妝品的銷售額是自歐露娜創始以來的首度負增長。這種類型的商品遇到經濟不景氣便首當其沖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雖然還是黑字但數字不容樂觀。

彌補化妝品銷售額下降的，是面向軍事而準備的新商品。

貌似在前線大受好評，看起來這會是一項大量且長期的買賣。如果那樣的話歐露娜就安泰了。

（雖然有勝算……但是，光是這點還不夠）

歐露娜出售給軍方的是營養飲料。簡單來說，就是將糖分和咖啡因、維生素揉在一起的東西。

轉生前的世界裡售賣的營養飲料的主成分也是這些，其余的是附帶的。具有相應的效果，雖說只是暫時的，但可以消除疲勞。

（第二封，是學園那邊麼）

看來重建終於要結束了，學園將從下周重開。

那自然是一個高興的消息，但是也有一個令人煩惱的事情。

這次退治地龍魔族的表彰大會貌似會在學園召開。

理由我知道。學園因為魔族而被摧毀，所以學園等於危險的印象被深植在人們心中。

這個印象非抹掉不可。所以才這樣，魔族討伐的宴會在學園華麗地舉行的同時，給內外都留下一個「因為有我在所以很安全」的印象。

「那種事我就忍忍吧。我也不討厭學園本身」

可以看到塔兒朵和蒂亞穿上制服的身姿也挺好的。

然後，第三封信是……。

「妮曼嗎，比想象中還要快」

信件的寄出者為，妮曼•洛馬林。四大公爵家的千金，想要我的女人。

前些天，我拜托父親將我和蒂亞等人的婚約告訴給周圍的人。

貴族訂婚的時候，會由所屬地區的地紳決定一種公文格式來傳遞訂婚的事情。（注：本地區最有權勢、聲望的人。）

然後地紳會親自傳達給下屬的下層貴族和中央，這時情報就會傳入貴族社會中。

報告是貴族的義務，不這樣做就不能正式訂下婚約。

這個地區的地紳是「埃拉路休」邊境伯，位於那之上的是洛馬林公爵家。

這事情傳入妮曼的耳中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她好像沒有要阻擾婚約的意思。

不如說，對我結婚持有積極態度，信上寫著知道我不是同性戀者而感到安心，也有祝賀的話。

最後，雖然寫著都娶了三個了再娶一個也一樣的那段有點讓人害怕，但目前來說應該沒問題吧。

然後，第四封信。

「煩人是煩人……但這東西終究會來啊」

這是地紳，「埃拉路休」邊境伯的信。

簡單來說，這是讓我舉行訂婚派對並邀請包括自己在內的這一帶的貴族以及中央的權貴的信。雖然寫上的是忠告，但基本上都是類似命令的字眼。

雖然也有一封信是寄給父親，想必寫的是同樣的東西吧。

訂婚的時候的規則只是向地紳報告就行。這樣訂婚就會成立了。

但是，考慮到作為貴族的一般常識，當繼承人要結婚時，正如他所寫的，應該將有深交情的貴族聚集起來舉辦派對。

我寫了一封回信。

清楚地表示拒絕。

我當然也有常識。

但是，一個聚集了許多不怎麼親近的貴族的派對還是敬謝不敏了。

我只是累了，如果蒂亞等人被無知的家夥用俗套的眼光指指點點的話我可忍受不了。

第一，「埃拉路休」邊境伯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

被任命為聖騎士的我要舉辦訂婚派對的話，因為要聚集中央的權貴們，這可是個巴結中央的線人的絕好機會。

還有就是，吹毛求疵似地胡亂抱怨一通，把我們當作笨蛋，打算給明明是下級貴族卻異常顯眼的圖哈德一番教訓。



這種事情怎麼可能奉陪得了。

貴族社會的成功競賽和權力鬥爭就讓喜歡做的家夥去做個夠吧。

寫完回信，告訴傭人去將這封信寄出。

「這樣就好了。差不多是時候了，開始準備料理吧」

明天必須得去迎接瑪荷。

今天之內把所有能做的工作完成吧。

◇

第二天，我乘上飛行器去迎接瑪荷。

著陸時，從飛行器下來的瑪荷面色鐵青地跪在地上。

她正捂著嘴忍著不要吐出來。

「你還好嗎？」

「……相當地激烈但是沒有問題。雖然有聽盧各哥哥說過，但飛行器的性能超乎想象。如果飛行器能夠量產的話將會在物流業界上掀起一波革命吧。至今為止花幾天坐馬車去外出商談就變得像傻瓜一樣了」

「量產應該很難吧。如果只是乘著風的話還說得過去，像這樣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飛行的話，要求的魔力量和魔力控制力可是相當大的。」

「我明白那點，但不管怎麼樣還是很想要啊。能公開通信網的話是最好的，不過又不能這樣做……」

如果通信網能夠普及的話，也就根本不需要親自前往其他地方的城市了。

但是，那是機密中的機密。那個的價值對於這個世界來說無可估量，就我能想到的，為了得到那個東西而發動一兩場戰爭的國家兩只

手都數不過來。

正因為如此，做商貿還是要一一聘請高價護衛，慢吞吞地花幾天，搞不好還得花上一個月時間坐馬車前去商談。

「我能理解想要飛行器的瑪荷的心情。如果有飛行器，需要幾天時間的路途都可以在幾小時內完成。那樣，就可以在日程上留有更多的余裕。」

身為繁忙的經營者，時間比任何東西都要珍貴。

對於在一年四季，走到世界各種各地做交易的瑪荷更是如此。

問題在於，瑪荷的魔力量在常人之下這一點。雖然魔力控制力在塔兒朵之上，以及在我認識的人中也擁有相當靠前的才能……某種意義上說，還真像瑪荷的風格。

「我稍微構思一下。安裝上琺爾石變成充電式。然後在將術式刻入其中，讓魔法能被啟動自動生成風的話，就能製造出連瑪荷都能操控的飛行器。我試著去造一下吧」

雖然通過解析神器，開發出了能夠將術式刻入物質裡的技術，但這次的是需要相當精密的控制的術式。看來會相當費勁啊。

即使如此，如果是為了瑪荷的話，這種程度我就做給你看。

因為瑪荷她，為了我可不知道比這努力了多少倍。

「我很高興。我會非常期待的！」

瑪荷露出了微笑。

即便只收獲了這個笑容，就有努力的價值。

◇

在那之後，在派對開始之前完成了料理的烹飪，運到作為會場的派對房間內。

雖然平常很少使用到，但圖哈德家也有這樣一個房間。

「在時間到之前，誰都不能進入這房間」我對他們說了這樣的話。

就連剛剛才抵達這邊的瑪荷，現在也在塔兒朵的房間裡等待著派對開始。

「總算是在約定的時間之前完成了布置了」

我掃視了一圈派對會場。

布置得十分滿意。

裝飾是根據我的喜好的，而料理是以自助餐的形式。

料理裝滿在大盤上，為了不讓熱菜變冷，每個承裝熱菜的大盤都進行了湯煎。（注：湯煎，指將物品放在容器內，向容器內注入開水以間接加熱。）

這是酒店一類地方所采用的方式。因為它不直接使用火焰灼燒，所以不會烤焦或煮乾。產生熱量的方式是將珉爾石浸沒在水中。

反過來涼菜就用冰來冷卻。

在擺出來的料理中，有一半可以說是我家特色風味的家庭烹飪。奶油燉菜和烤野雞、蒂亞喜歡的焗烤、鹽烤盧南鱒、從圖哈德領地拿出來的新鮮蔬菜色拉、大豆麵包等等。

以及，另一半的料理也是與眾不同的豪華菜單。

例如說蒲燒鰻魚。雖然圖哈德領地沒有鰻魚，但南方的城鎮卻經常食用。

購入還在活著的鰻魚，用魚露來代替醬油，甜味用蜂蜜和酒調制，然後再塗上由黃油加入香料熬制的醬汁，用木來炭烤制得。雖然作為替代品這次做的應該只能叫做洋風蒲燒，不過這樣更合大家的口味。在這邊鰻魚都是拿來燉的。如果能吃上蒲燒風格應該會大吃一驚的吧。

肉菜使用了享譽王都的專為食用培育的牛肉，一共做了兩道。

第一道是用了低溫烹調法製作出來的最好的烤牛肉。

第二道是使用了富含明膠的部位的臉頰肉和尾肉，和特制多明格拉斯醬（demi-glace）燉制的黏糊糊的濃牛肉燉煮。

兩道都是我的自信作。

海產則是費了大力氣運來的龍蝦。這個菜色也準備有兩種。一種是生切蝦片，另一種是烹至半熟以最大限度激發出蝦的甜味的炸蝦。

以及，甜點是使用了大量巧克力完成的，是我喜歡的巧克力蛋糕，被稱作巧克力蛋糕之王。

這全是活用前世的知識製造出來的，在這個世界沒有人吃過的美味料理。

我和雙親平常都不奢侈。

但是，我並不討厭奢侈。

這種時候就要吃得盡興，而且考慮到要是吃膩了那種奢侈的味道可以岔個口味，我也準備了家常菜。

我一直都認為，料理在派對上是非常重要的。

吃一些美味的食物會讓人情緒高漲，其他事情也會變得更容易去享受。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這裡出盡了全力。

「差不多是時候了」

看著時鐘，是時候開始派對了。

首先進場的是父親和母親。

兩人正裝都顯得格外時尚，母親脖子戴上的是我送給母親作為禮物的變石項鏈，看起來很合身。

當我稱贊母親時她看起來很害羞。

接著，將要成為我的婚約者的三人進場了。

「真美」

一瞬間，我不小心看的入迷了。

三人都穿上了從未見過的連衣裙。

原來如此，瑪荷寄給蒂亞和塔兒朵的原來是衣服啊。難怪塔兒朵要拼命藏起來。

「呼呼，一直都是由盧各來給我們驚喜，這次就換成我們咯」

「那個，看起來好看嗎？」

「盧各哥哥真是個幸福的家夥。能夠與這樣三位美少女訂下婚約」

我露出了微笑。

確實是這樣。

這三位都很漂亮。

一定是瑪荷為她們兩個選擇的衣服吧，三人都穿著能夠引出自身魅力的連衣裙。

現今的三人，令我快一秒都想看到她們三人戴上我所製作的戒指的身姿。

「……這可真是將了我一軍啊。來吧，三人都到中央來。讓我們開始派對吧。這是慶祝我們訂婚的派對。」

與美麗的婚約者們，溫柔的雙親，以及美味的料理一起。

今天一定，會成為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打開酒瓶，做好乾杯的準備。

來，開始派對吧。

## 第八話 暗殺者發誓

訂婚派對終於要開始了。

為了便於交談我特意選擇了立餐形式，並在派對房間的中央放置了三個能夠站著使用的小吧臺。

還有，許多料理都布置在貼近牆壁的位置。

去拿喜歡吃的料理，然後回到中央的小吧臺一邊站著吃一邊與你身邊的人聊天的這樣一種流程。

「大家，首先去拿各自喜歡的料理吧。然後再一起乾杯」

「嘿，各種各樣的料理都有，我很難做出選擇啊。啊，奶油烤菜。這個，是裝在蟹殼裡面的啊。好可愛。盧各，謝謝你準備了我的最愛！」

當要把奶油烤菜分盤承裝的時候，不管怎麼樣總是會弄得看起來亂糟糟髒兮兮的。

我不喜歡那樣，所以就把食材放進小蟹殼裡然後用烤箱烘烤。

當然，將蟹身作為食材，蟹黃加上醬汁，就能做成極品的海蟹焗烤，既有賣相又有美味。

「每一道都看起來很美味我都迷茫了」

「很久都沒有吃到盧各哥哥親自下廚的料理了。對我來說那可是最美味的料理」

「祈安，看起來非常好吃呢」

「是啊。我們也嘗嘗看吧」

明明只有六人而已但還是以這樣的形式舉辦派對，是因為雙親想要跟我的三位婚約者們逐個進行談話。

如果是固定位置的派對，就會頻繁進行座位的更換，也就沒法享受派對了。

蒂亞之前就說過想跟瑪荷兩人單獨交談了，塔兒朵和瑪荷從以前開始就關係很好，想必也積攢了不少想說的話吧。

『話說回來真的很美啊』

我再次打量起蒂亞等人。

瑪荷所準備的連衣裙，每個都非常合身。

蒂亞穿著的連衣裙是在白色的主基調上於每個關鍵部位都點綴有褶邊。就像一只令人憐愛的妖精一樣。

塔兒朵穿著的是大膽地露出胸部的梔子色的蓬鬆連衣裙。略微泛紅的黃色非常符合塔兒朵溫暖的形象。以及，很色。

瑪荷穿著的是有成熟大人風格的，整體上乾淨利落的紫色連衣裙。裙子在腿部的位置開叉，既美麗又帥氣，給人一種妖艷的感覺。

無論哪一件都是由一流的裁縫師用最高級的材料製造出來的最頂尖的衣服。

真虧得她能在這麼短時間內準備好的衣服。

「似乎大家都拿完料理了。在乾杯之前先讓我致詞吧。首先，蒂亞、塔兒朵、瑪荷，非常感謝你們能夠愛上我。大家都很美麗、又很可愛、還有才能。明明男人多到可以任你們挑選，但你們選擇了我，我非常高興。選擇了我這件事絕對不是錯的。從現在開始，我會在一起走下去的生活中將這件事證明給你們看」

我討厭謙虛。

『這樣子的我』『我這種人』『無能的我』



雖然那些都是標準的臺詞，但那些臺詞就像是在對選擇了我的她們說她們沒有眼光一樣，我是絕對不會說的。

所以，我堅定地說選擇了我這件事並不是錯的。

我有自覺我正在提高難度。但是，如果我是連那都做不到的男人的話，就沒有與她們結婚的資格。

「我會讓大家都得到幸福的。但是，我只有一個請求。那就是你們也要讓我得到幸福。如果彼此，都努力讓彼此獲得幸福的話，比起我一個人努力，我們一起能夠創造出更好的未來。……就像爸爸和媽媽一樣。我想像父母一樣建立一個溫暖的家庭」

轉生之前的我，是一個只為了殺人的道具。

對曾經的我來說，生命的貴重、溫暖，都僅僅只作為知識而了解到罷了。

愛也好戀也好，我曾經認為那只是為了方便殺人而演出的一場戲而已。雖然已近數不清多少次，和數不清的對象，在耳邊輕訴著愛意，身體交媾，可無論哪次都是一片空虛。

不是將愛與戀作為知識，而是讓我有實感的，是生於圖哈德家，父母向我注入滿滿的愛情的緣故。

父母將我從道具變成了人類。

我在為此深表感激的同時，也憧憬著他們。

「這是當然的。只有我們獲得幸福什麼的我才不要呢」

「我是盧各大人的東西。為了盧各大人而活，那是無論至今還是未來都不會改變的事！」

「我也有和塔兒朵相同的感情。但是我事先聲明，從今以後我都不會那麼強逼自己忍耐了」

很棒的回覆。

我的胸口開始變熱。在這樣的場合下不是感到不安，而是感到興奮的原因，一定是因為她們是對我來說最好的伴侶吧。

「我的致詞到此結束了。接著讓我們一起乾杯吧」

每個人都拿起了一個玻璃杯。

倒入玻璃杯的酒是，圖哈德生產的當地酒。是使用了楓糖漿來製作的酒。

楓糖漿是，只能在冬天很短時間內采集到的糖漿，而且從一棵樹采集的量也沒有那麼多。

因為在我們領地內就能消費完，所以是只有住在這裡的人才能品嚐到的奢侈。

這就是為什麼，我選擇了這種酒在訂婚派對上一起乾杯。

「乾杯」

互相碰撞玻璃杯。

大家都在笑著。

來吧，派對開始了。

◇

派對開始了。

父母立刻就把我的婚約者們一人一人的叫出去，開始了像是面試一樣的事情。

最先與父母談話的是瑪荷。

因此，就按照我和蒂亞和塔兒朵在一個吧臺，而父母和瑪荷在另一個吧臺分了開來。

「嗯哼哼，那事不宜遲，我就從盧各給我做的奶油烤菜開始開動了。」

「蒂亞每次都是這樣啊。」

「在我看來，盧各你那種留到最後才吃的做法才無法理解呢。明明肚子餓的時候吃才是最美味的。嗚哇，這個海蟹焗烤，好好吃！」

我和蒂亞在這一塊的價值觀不一樣。我傾向於在最後的最後，再一口氣收拾最喜歡吃的。

「那個，這個又軟又豐滿的魚是什麼！？我第一次品嚐到如此美味的魚」

「那是鰻魚。鰻魚要這樣做才最好吃」

料理很受歡迎，會場氣氛也開始活躍起來。

兩人都比平時吃的更多。

斜著視線看向瑪荷，明明是第一次和我的父母談話卻相談甚歡。

瑪荷的社交技能非常厲害。

作為歐露娜的代理代表而進出於魑魅魍魎雲集的社交界之人，果然不是裝的。

「瑪荷很漂亮啊」

「令人羨慕。很有大人的氣質，讓人看不出來是同齡人。」

瑪荷的容貌、行為、對話方式什麼一切都很美。

雖然也有天生的才能，但後天也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雖然這個國家十四歲就算成人了，而即便如此一般也還是會留有一些孩子氣的作風，但瑪荷卻沒有。而這，也是瑪荷的武器。

「蒂亞和塔兒朵不也是，雖然不至於到那種程度，但在外面參加正式場合的時候也能比較像樣地做出大人一樣的舉止麼。偶爾會露餡兒算是問題……不過也就是能不能和平時徹底切割開的差別罷了。」

兩人的容貌非常出色。接著是如何利用這個優勢，蒂亞的話作為維科尼伯爵家的大小姐將禮節舉止打磨得很徹底，塔兒朵作為我的專屬僕人為了能夠到哪裡都不會丟我臉也有在訓練。即便如此，還是不夠成熟。

「不管怎麼樣，只要人一不在那個場合就會鬆懈下來啊」

「我也是。像瑪荷一樣，能夠那樣持續二十四小時的，我覺得也是一種才能」

確實如此。

……話雖這麼說，即使是那樣的瑪荷，在與我兩人獨處的時候，也會變回一名單純的少女，但我就保密吧。

瑪荷回來了。





這次換做蒂亞走向父母所在的吧臺。

「歡迎回來，父親他們對你說了什麼？」

「他們跟我說盧各哥哥就交給我了。」

「意思是你被正式認同了嗎」

「從一開始就被認同了。他們說「盧各所選的女性一定沒有問題」。只不過，我想要令他們感到安心而已。所以，我毫無保留地告訴給他們我是什麼樣的人」

我似乎被雙親給予了極大的信賴。

「那就太好了」

「是的，我也是被視為好人而感到安心了。我覺得我能跟他們相處得很好。但是，有一個問題，我想守護歐露娜。但是公公他們無法離開圖哈德……同居很困難」

想必也是這樣。

歐露娜是在國內，不，是在世界各地都做著生意的，但是，果然中心還是位於穆爾鐸的總部。

穆爾鐸是國內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情報和物流的中心。離開那裡作為商人來說是致命的。

「我會盡可能去見你的。下次，帶著父親他們去觀光怎麼樣？」

「……雖然至今為止我一直在忍受著，但是，即便我們在一起了卻還是要分居生活真的很寂寞啊。所以說，我想出了一個好主意」

「我有不好的預感就是了」

「把歐露娜的總部搬到這裡」

「你把歐露娜的總部搬到這種鄉下來做什麼？」

「我想發展圖哈德，變得比穆爾鐸更發達。這樣的話，歐露娜的總部在這裡也就不奇怪了吧？」

她在說一些不得了的話。

穆爾鐸的發展含有有非常大的地理優勢。

位於國家的中心，什麼地方都能夠輕易地到達。附近的街道也維修的很好。此外還有這國內最大的港口、運輸貨物極其容易。正因如此，才能成為情報和物流的中心。

相反地圖哈德是位於亞爾班王國的最西邊，既遠離大海又沒有讓船通過的大河川，即使是陸上運輸也需要越過山脈所以在物資流通上極其不利。

「將圖哈德開發成商業都市是不現實的吧」

「我知道。即使如此，我有一個可以將那變成有可能的計劃。盡請期待吧。雖然，大概要花十年以上。」

「也就是說現在還是秘密嗎」

「是的，那樣才會更有趣」

嘛，如果是瑪荷的話是不會做出壞事的。

不會將圖哈德開發成我未曾期望的樣子。

當我們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蒂亞與父母的對話結束後，回來了……才沒有而是走去拿追加的料理。

這次拿的料理是，使用了龍蝦的炸蝦。

塔兒朵被母親揮手示意後朝那邊走去，蒂亞則回來了。

「嗚哇，又甜又Q彈。而且，這個酸味的醬可以說是絕品。嗚嗚嗚，太幸福了」

「……然後呢，怎麼樣了？」

「很美味喲」

「我是在說跟父母談話的事情」

「沒有談到什麼奇怪的話題喲。像是非常熱切地想要我們盡早生個孩子、雖然我是正妻，但將來繼承圖哈德的會是最優秀的孩子，即使我的孩子沒有被選中也不要恨我們之類的，只是在說這些理所當然的話而已」

「雖然我覺得這是比較沈重的事」

從爽快地接受了這件事的這點上來看，蒂亞真是一位純粹的貴族。

「最優秀的孩子成為繼承人是理所當然的事，我想我的孩子應該也會成為最優秀的孩子哦。維科尼家的女性都會生下堅強的孩子所以

你就期待著吧。我會以盧各妻子的身分努力的！」

這個不是超自然而是事實。這就是為什麼，身為維科尼家的女性的母親，會生下有著「圖哈德最佳傑作」的稱呼的我，而蒂亞則被大貴族盯上並奪走的原因了。

我之所以作為盧各・圖哈德誕生，是因為得到女神保證，由女神挑選的擁有人類最強的才能的孩子。能夠生下凌駕於從數百年前開始就在進行人類品種改良的洛馬林家的孩子可以說是很異常的。

而正是維科尼的血脈讓這件事成為可能。

母親好像也像蒂亞一樣被大貴族盯上過。將她如同誘拐一般帶走的就是父親。儘管聽說過那時候的事，我也很難從現在的父親身上想象出他還有熱情、莽撞這種令人驚訝的一面。

「不用那麼有負擔，只要能夠健健康康就行」

無論孩子是否優秀，我都想珍視他。

「即使不優秀我也會去愛他，但優秀的孩子是比較安全的。因為貴族光是活著就會很艱難。這也是為了孩子，必須要將他培養得強大才行。我會嚴厲地教育他的！」

「要有分寸哦」

「嗯，或許，我認為盧各才是會一直勉強他吧。因為在訓練的時候盧各就像是鬼一樣」

「我認為那並不是很嚴格就是了」

只不過是單純對蒂亞和塔兒朵的肉體進行分析，然後把效率提高到最大限度勉強強安全的容忍範圍而已。

我是不會提出無理的要求的。

「嗯，盧各就是好在那種地方上。啊，塔兒朵回來了」

塔兒朵回來了。



「平安通過了嗎？」

「是，是的。那個，我收到了許多作為貴族的妻子的建議。進入社交界時因為我是平民出身所以在這方面上會被說三道四所以先讓我做好覺悟之類的，像這樣的事。非常值得作為參考」

不是允不允許，而是在為塔兒朵的將來提建議嗎。

塔兒朵就像是家人一樣和我們生活了多年。父母應該也不會事到如今還要測試她吧。

「還有，在那之後，說盧各大人是不怎麼主動的草食系，那個，好像我主動來引導會更好。母親大人說，下次教我一種很厲害的，可以讓盧各大人有那種心思的方法。」

說到最後，塔兒朵的臉變得通紅。

……母親也真是的。

「……別太放在心上」

「是，那個，我會加油的！」

這不是超上心的嗎。

接下來一陣子都注意一下塔兒朵吧。

雖然她來襲擊我這件事本身我不討厭，但我也有自己的自尊。

然後，這次是我被叫過去了。

到底，父母會想要和我談什麼話呢？

◇

我移動到父母所在的小吧臺。

兩人都帶著一副認真的表情。先不用說父親，這種樣子的母親真是罕見。

「盧各的婚約者們，全部都是非常出色的女生。看來盧各也很有看女性的眼光啊」

「做的好！這麼好的女孩們能夠成為我們的女兒真是太棒了」

母親非常感動地對著我豎起大拇指。

「啊啊，大家都是好孩子」

「但是，三人都娶為妻子是會有許多辛苦的事的。我只選擇了艾思麗一人而已就已經非常難應付了」

「那個，什麼意思啊？」

雖然母親在笑著，但眼神卻沒有笑。

「咳咳，嘛，各種事上會很麻煩」

「我知道。我是抱著讓全員都獲得幸福的覺悟決定的。無論這有多麼艱難，都比她們被另外的男的搶走要好得多」

我最初並沒有想要與全員訂下婚約。

我原本是打算有一天從她們三人中挑選一個的，即使她們沒有選擇了我而是選擇了其他男人我都會為她們應援的。

但是，與蒂亞和塔兒朵結合後，和瑪荷被求婚的時候，一想到她會被人搶走，我就感到難忍的寂寞、恐懼和憤怒。

那個時候，我決定了。

誰的手都不會放開。會讓她們全員都獲得幸福。

而我確信，獲得的幸福無論付出怎樣的艱辛都是值得的。

然後，要把我的這份任性貫徹到底的話，就必須要比世界上任何男人都能讓她們幸福，我抱有如此的覺悟。

「理想遠大是一件好的事。但是，你之前說過的事情都要一一履行，然後展示給我看」

「當然。我的話，能夠做到。因為我就是被養育得強大到可以做到這種事。」

「嗚嗚嗚嗚，小盧各，變得出色了。還有，媽媽想要趕快看到孫子的樣子，在那方面也請多多努力！」

「那方面請你再等一下」

那是拯救了世界之後的事。

她們是戀人的同一時間，也是重要的戰力。

「可恨」

母親一直在盯著我。果然光是這樣無法打消母親的念頭。

然後，談到了這之後的事。

父親和母親都在笑著。還有，旁邊的小吧臺，在沒有我的情況下互相談話的蒂亞等人，她們看起來很高興。

這樣的話我一定能做好。

大家都是好人。

為了守護這幸福，我要不斷努力。

與這份覺悟一同，婚約派對直到深夜時分還在繼續。

## 第九話 暗殺者收到了委托

訂婚派對平安結束了。

父母和蒂亞等人高興的樣子讓我明白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

在派對最後，我把為她們製作的訂婚戒指交給了她們，大家一起享用了珍藏的巧克力蛋糕。

在前世被稱作巧克力蛋糕之王的薩赫蛋糕。大家都沈醉於這份味道，甚至圍繞著配方展開了評判，瑪荷則完全變成了一副商人的樣子，很有趣。

然後……。



我會在黎明的時候送瑪荷回去。

母親握著瑪荷的手向她告別。

「小瑪荷，明明不用那麼緊迫也可以的。」

「我也想這樣做。但，我有工作要做。我不能忽略盧各哥哥交給我的歐露娜」

瑪荷的臉上看起來有點寂寞。

「我還會去見你的」

「嗯，我會等著。只要有了這枚戒指我就覺得我能繼續努力下去」

瑪荷手指上的藍寶石戒指正散發出青藍色的光輝。

「那個時候我也會去的。我還想要和瑪荷說更多的話」

「我很高興。我也想要和蒂亞再多聊一聊」

只過了一天蒂亞和瑪荷就相處的相當融洽了。

瑪荷沒有用蒂亞大人而是蒂亞作為稱呼就是證據。

好像談論得很投機，兩人昨天聊得非常激烈。

愛好與性格都不同的兩人，竟然有如此好的相性連我都感到意外。

……不，也不能說是意外。魔術師和商人。即使各自道路不同，在自己的領域上還是專業的。想必是有能夠互相交談的東西吧。

「那，我去去就回」

「請小心」

「土特產，我等著呢」

就這樣，我取出飛行器，起飛了。

◇

自那以後又過了一陣子。

發生了各種麻煩的事情。

我訂下婚約的事情傳達出去後收到了超乎預期的回應。

主要是因為從王室直接收到了祝賀品的緣故吧，這周圍一帶地區的貴族們的眼神發生了變化。

以前只是覺得通過殺死魔族成為英雄這件事而被王室記住也算可喜可賀，但這次是決定性的。

大家想方設法都想拼命跟圖哈德蹭上一點關係。父親也是，自稱其親戚朋友的家夥的人數在這周內增加了十倍，對此他也只能做出苦笑。

在亞爾班王國上，雖然貴族擁有的權利很大，但王族的權勢依然存在。

而這之後，四大公爵家裡面有兩家也寄來了同樣的祝賀品，使話題變得更加火熱了。

接著，至今為止已經很多的婚約請求，收到的數量變得更加恐怖了。

以前世的常識來說跟已經宣布訂婚的對象尋求婚約什麼的聽起來很愚蠢，但亞爾班王國是認同一夫多妻制度的國家。既然我已經有了複數的妻子，那娶自家的女兒也沒什麼問題。

而且，我的婚約者們不是貴族這件事也加劇了這種狀況。

簡單來說，就是想要將被王族和四大公爵記住的我迎為入贅婿。

（當中最煩人的是，「蒂亞她們的事情我會原諒的，讓我的女兒成為正妻吧」那些用傲慢的視線來拜托我的上級貴族們）

因為男爵地位低下，姑且，囿於身份不得不擺出一副上位的架子這點雖然也很麻煩，但是因為這些理由就在書信上蔑視蒂亞她們，我對此感到非常氣憤。

（到下周之前都要忍耐下去）

下周就要回到學園了。

那樣的話，暫時就能從這些煩人的雜務中解放出來了。

……嘛，雖然會有一些被家裡吩咐而接近我的千金小姐的吧，但名義上學園是無關身分地位的。就算只是名義上，但那也是王家制定的名義。也就是說，可以很輕鬆地回絕那些雜事。

房間裡的終端響了起來。這個頻道。是瑪荷。

『啊啦，今天在房間裡啊』

「對啊，要對堆積如山的婚約請求做出回絕，正心不在焉地在寫」

『你那邊也很辛苦啊』

「你那邊也？ 歐露娜那邊也發生了麻煩的事情嗎」

『那是當然的。現今，年輕英雄，盧各•圖哈德的婚約者可是歐露娜的代理代表哦？』

「那倒也是。……是我有些欠考慮了麼。再稍晚一點訂婚會比較好嗎」

『沒有這回事。我非常高興盧各哥哥能夠向我表露自己的感情。那個先暫且不論，要定期報告了哦。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魔族行動的跡象』

「這樣啊，謝謝你」

最近，魔物的動靜可以看到有減緩的跡象。

正因如此，相反地，魔族也有可能在策劃著什麼，我對此提高了警惕。但是，正如瑪荷所說，沒有魔族行動的跡象。

但是，除此之外還報告了一個令我有些在意的動靜。

……教會的人似乎正在策劃著不好的事情。

『不用謝。但是，從今以後的定期聯絡，會有點麻煩呢。再怎麼說把通信網延伸到學園內的風險還是太高了』

「那個我有在考慮。我會在幾天內想出辦法的」

在學園內設置通信網的電纜和終端比在一般市區還要困難得多。

但是，並不是不可能。

『那我就放心了。我可不想變得聽不到盧各哥哥的聲音。差不多該掛了。下一次的定期聯絡再見』

「啊啊，拜托了」

隨後通信就被切斷了。

看來瑪荷也有她自己的麻煩事吧，也許以伊路葛•巴洛魯的身分在商會露一下臉會比較好。

找個最有效果的時機吧。

◇

如信中所寫的預期那樣，學園的修復已經完成，總算是能夠重新運轉了。我們從馬車上下來，走過校門。

今天久違地看到蒂亞和塔兒朵穿上學園制服的身姿。

大部分學生都在為與友人的再會而感到高興。

「非常引人注目呢」

「因為在學園關閉的期間，我們，其實應該說盧各相當活躍的緣故呢」

我們只是在學園內步行，就會吸引到視線。

完全變成名人了。

聚集著大量視線的，是身為頂級美少女的蒂亞和塔兒朵，以及佩戴在她們手指上的訂婚戒指也是原因之一。

自從在訂婚派對當天作為禮物送出去之後，她們除了清洗身體和睡覺的時候，幾乎都一直佩戴著。

兩人偶爾會盯著戒指發呆，表情也會緩和下來，看到這樣的她們連我也變得幸福起來了。

「這種視線還是無法習慣啊」

「盡快習慣比較好。因為從今以後你將會受到更多的注目」



「沒有這回事吧」

「有這回事的。根本無法想象盧各會老實保持低調什麼的」

「塔兒朵，你也說點話啊」

「……啊哈哈，那個，要說的話我同意蒂亞大人的話」

不會吧，連塔兒朵也這樣說。

這就是我的日常嗎。

學生們只是從遠處看著我們，似乎沒有過來談話的勇氣。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

直到學園暫時封鎖之前，我都故意避免互相交談的學生出現在了我們眼前。

她也是一位名人。是高我一學年的首席大人。

如果不是因為在巨魔族襲擊之際，正在遠征中而不在場，只要她在現場的話，損失可以降低一半，她正是被如此評價的傑出人物。

「盧各•圖哈德。我有話要和你說。請來我的房間」

妮曼•洛馬林。

四大公爵家之一、洛馬林家的大小姐。

把製作優秀的人類當作首要任務，數百年間，持續吸取了最優秀的血統而完成的最佳傑作。「啊啊，沒問題。妮曼前輩」

周圍響起了尖叫聲。

……我聽說妮曼無關性別地受歡迎，但是沒想到竟然到了這個地步。

學生們對我和妮曼這對組合感到非常有趣。

到目前為止，我和妮曼之所以在學園一概互不干涉，是因為洛馬林公爵家是圖哈德在暗殺家業上的上司，也履行著對王家的委托進行徹底調查的職務。

圖哈德和洛馬林，這之間的聯系不應該展示出來。公爵家和男爵家，身份差太多的兩人如果親近起來了，「絕對有內情吧？」會出現這樣想的人。

但是，現在不同了。現今的我即使接近公爵家的千金也不會有何違和感。

兩人現在並列一起走著。

妮曼正在使用著只有我才能聽到的獨特的發聲法來與我交談。

「多虧你變得有名了，工作變得輕鬆了不少」

「我從父親那裡聽說了。……連洛馬林的諜報部隊都無法勝任。似乎是一個必須要妮曼親自傳達的委托。再怎麼說，也要把準備做好了啊」

在出發去學園之前，父親把有暗殺委托這件事傳遞給我了。

一般的話，會由洛馬林的諜報部隊送來加密過的信封。

他們是超一流的諜報員。而且那些暗號極其複雜，萬一信件被奪走了也是根本無法解讀的。

事實上，圖哈德的委托一次也沒有向外泄露過。

即便如此，這次委托卻是在妮曼本人的房間，在某種意義上是在情報最不容易泄露的場所裡提出的委托。

「聽到了會嚇一跳的哦。……是需要連神都無所畏懼的，那樣的委托」

我大概明白了。

散布於各地的我的耳目和眼線們的報告顯示，這些跡象被隱藏了。

如果，如果我的推測是對的話，豈止是去誅殺對方，只要從口中透露出了敵意，不只是自己就連家族都要全部誅殺，就是那樣的對手。

搞不好包括前世在內，都有可能是最高難度的暗殺。

「真是個幽默風趣的祝賀品」

「你能滿意就再好不過了……之後，我先提前告訴你，哪怕我成為了你的婚約者、成為了你的妻子，我還是會提出委托的」

這是沒有混入私情的，對於洛馬林家來說是為了國家的，目標有殺死的必要的判斷。

那麼，身為圖哈德的我就不得不完成這委托。

聽取委托，如果判斷於亞爾班王國有益的話，圖哈德的刀將會為之揮舞。

## 第十話 暗殺者知道了最糟的目標

我回到了S班專用的宿舍，然後朝著上級生房間所在的最高層移動。

我向蒂亞和塔兒朵發出了回自己房間的指示。

（這次的案件太可疑了）

如果，在我判斷出這是個不應該接受的委托的時候，這是為了不讓她們知道委托的內容而做出的考慮。

這是一個需要洛馬林親自傳達的委托。拒絕的話，很可能僅僅只是因為得知了這個委托就要遭到抹殺。

踏入了妮曼的房間。房間結構本身與我用的房間相同。

但是，室內裝潢卻展現了個人喜好和品味。

「這房間真有妮曼的樣子」

「那是贊美的話嗎？」

「啊啊、有貴族千金的樣子，也很有品味」

妮曼的房間擺放著美麗的家具，色彩明亮而華麗。

盡管如此，卻沒有一絲粗俗的感覺。既有高雅之美，也兼具女人味。

只論品味，雖然蒂亞和瑪荷也很優秀，但蒂亞的話會優先擺放與魔術相關的物品，而瑪荷比起女人味會更加重視機能性。

我很少進入這般風韻的房間。

硬要說的話，跟蛇魔族米娜的房間很像。

「我很榮幸能得到你的贊賞。法瓏，上茶和點心」

「遵命。妮曼大人」

法瓏是妮曼帶入學園的僕人，伺候妮曼的高個子女性。

從沖泡完的茶當中，飄出了怡人的香味。

「這茶真香。我還是第一次見這樣的茶」

我曾經在歐露娜做過茶葉的研究，自負對茶葉相當了解，然而這是我從未體驗過的香味。

「這是從大海的另一邊採購的茶葉。與大海的另一邊做交易的，不僅是歐露娜商會而已。控制大海就能控制買賣。從一百年前開始，我們就一直為了這想法而做準備。建造了一艘不會敗給魔物和狂風暴雨的船，並在做出巨大的犧牲的同時找出了安全的航路」

畢竟是製造了最優秀的人類的洛馬林家族。

即使有這種程度的技術也不奇怪。

然後，今後的買賣將會以貿易作為主要戰場的先見之明也是非常優秀的。

「不愧是洛馬林」

「但是，有一些事我無法接受」

「那是什麼？」

「是歐露娜商會的船呢。……洛馬林花了幾十年建造的認為是史上最好的船，是用了鋼而不是木頭的因此不會把海中的魔物當一回事，以魔力作為動力、不依賴風也能產生速度的夢之船。」

這就是所謂的魔法世界的鋼鐵船。

也就是所謂的被稱為技術革命的東西。

「然而採取了與此相同的概念和更優秀的設計，由僅僅是一介商人的伊路葛•巴洛魯完成了，並且在短時間內就將船造了出來。不知何故，我們反復通過失敗和痛苦才能發現的安全而有益的航路，也被他找到了不少條」

「歐露娜有這麼厲害的船嗎」

我需要表現出作為盧各•圖哈德的我是和歐露娜毫無關係的。

「不僅如此。航海必須要有的各種道具的也十分先進。……如果要舉個例子的話，羅盤。不知為何，歐露娜的船所使用的羅盤即使在船上也一直保持水平，不會搖動。其它的還有經度這概念的發現、和所謂測量經度的六分儀的發明。能正確地掌握自己在海上的位置。這是一項改變航海史的發明。伊路葛•巴洛魯，此非等閑之輩啊」

「是位很了不起的發明家呢，我很尊敬他」

「仿佛是在說其他人的事情呢」

「雖然我的婚約者是在歐露娜裡，但她的上司是其他人吧？但是，我對妮曼的話湧起興趣了。下次，就讓瑪荷介紹一下伊路葛•巴洛魯吧」

「裝胡塗裝到最後呢」

因為妮曼向我露出了意味深長的微笑，所以我也向她微笑了。

（……話雖如此，還是讓我很驚訝）

妮曼所提到的，新型的魔導船、新型羅盤的幹式指南針。測量經度的六分儀。

那些都是作為最高機密嚴防情報外泄的。

因為對歐露娜來說，貿易上的優勢是其生命線之一。

目前，盡管有許多沿著大陸邊緣運貨的船，但卻幾乎沒有商會像歐露娜那樣，做著大陸之間的貿易。因為無論是從船的性能方面來看，還是從船員的航海技術方面來看，都是自殺行為。

也正因如此，歐露娜才會在這個領域上大發橫財。巧克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除了歐露娜以外誰都無法進口可可。

「總有一天，我會把證據拿給你看的」

「到底，是在說什麼事呢……比起這個，你應該不是為了和我聊這些閑話才叫我來的吧。快點進入正題」

「嗯嗯，是這樣沒錯。那就，重新說一下」

妮曼的臉，從與朋友接觸的臉，變成了洛馬林公爵千金的臉。

肌膚感受到氣氛變得凝重了。

「以四大公爵家之一：洛馬林的名義向亞爾班王國的影之刀刃：圖哈德發出命令。將亞爾班王國的病竈切除吧」

「如果那真的是對亞爾班王國有害的話」

在正式委托的情況下，洛馬林必定會使用這些措辭。

我的回覆也是，作為圖哈德的固定臺詞。

無論那是在信上的還是在口頭上的委托。

因為對洛馬林和圖哈德來說，這是最為理想的做事方法。

現在，將會揭曉這次的目標人物。

盡管如此，被妮曼稱為法瓏的少女仍然留在主人的身旁待命。

純粹是個僕人的話，接下來的對話絕不可能是聽了也無所謂的。

沒有破綻的舉止、時刻警戒周圍而毫不怠慢的姿勢。魔力是規格外的級別。把這些合起來看的話，是洛馬林的血脈，想必是妮曼的心

腹吧。

「這次的病竈，是阿拉姆教的教皇」

「難怪是要親自傳達的委托。萬一委托泄漏出去的話僅憑這點就徹底完了。這不僅是亞爾班王國的問題。會與世界為敵的」

「啊啦，比我想象的還要鎮定呢」

「驚訝還是有的。只是，有考慮過這種可能性」

「你有非常好的耳目呢」

阿拉姆教是以亞爾班王國為首，幾乎世界各地都視為國教的世界最大宗教。

侍奉名為「阿拉姆•卡露菈」的巫女，履行向勇者下達神諭並在與魔族的戰鬥中幫忙的職責。

與常有的神棍不同，阿拉姆•卡露菈真的能聽到神的聲音。

女神是以阿拉姆•卡露菈作為窗口來傳達聲音和管理世界的，這是從女神本人那裡聽到的。然後，阿拉姆教所持有的關於勇者和魔族的資料也是真貨。

名副其實，阿拉姆教正在拯救世界。正因如此，人們衷心地欽佩並緊緊依賴著它。

「世上只有你才能做到這個暗殺委托。你會願意做的吧？」

「可以問一下要殺死教皇的理由嗎」







遍布於這個國家的監視網。從那裡的定期報告中我察覺到阿拉姆教有一些可疑的動靜。

但是，僅是我掌握的情報並不足夠成為殺死教皇的依據。

「魔族偽裝成教皇了，阿拉姆•卡露菴大人的性命有危險。這，無法成為圖哈德揮舞刀刃的理由嗎？……啊啦，看來這次是真的感到驚訝的呢」

……教皇被魔族替換了！？

如果那是真的，就糟糕了。

阿拉姆•卡露菴和勇者就會輕鬆地掉進陷阱然後被殺害的。

比這更麻煩的是，阿拉姆•卡露菴作為連接著女神與世界的渠道被濫用的事情。

魔族說的話會被視為女神的話被人傳達。

就連讓世界陷入大混亂都極其容易。此外，讓我在社會方面上被抹殺也是可能的。只需要以神的名義把我認定為惡魔就可以了。

魔族會選擇這個手段的可能性是十分充足的。想要除掉至今為止屠殺了多個魔族的我。換作是我，就會選擇這個手段。

人這種生物是要依存於社會來生存的。無論你多麼強大，只要與世界為敵，那在前方等著你的只會是滅亡。

至少，我將會無法作為盧各•圖哈德生存。

「我接受委托」

首先要確認真偽。

確認完成後就迅速殺死偽裝成教皇的魔族。

「對您感激不盡」

這是包含前世在內，暗殺生涯中最高難度的暗殺。

要殺掉擁有教皇地位的人本身已是非常麻煩的，對象還是魔族什麼的完全就是規格外的吧。

但是，會做給你看的。因為這對於我和婚約者們的幸福來說是必要的。

# 第十一話 暗殺者準備

暗殺對象為阿拉姆教的教皇。

腦內正盤算著許多個暗殺計劃。

與此同時，我張開了口。

「疑問有兩個」

「請，只要是能回答的事情我都會回答的」

「第一、你不過問暗殺方法嗎？難道沒必要和王子那時一樣，用隱藏被殺這一事實的暗殺手段嗎？」

過去，我殺了這國家的王子。

那個時候，對亞爾班王國而言王子被暗殺的醜聞本身會成為火種，所以偽裝成病死殺掉了。

這次的對手是教皇。即使這次有這樣的要求也不會覺得不可思議。

「只要能殺掉就無所謂了」

「我知道了」

在這些條件下，最為簡單的暗殺方法便是使用步槍進行遠距離狙擊。

教皇的話，在進行謁見演講之類時會有在眾人前顯露身姿的機會。

盯著那時候就行了。

在充分活用了各種各樣的魔法的情況下，我的最大射程是二公裡。

這個世界並沒有所謂長距離狙擊的概念。

會警戒弓箭的射擊範圍，但最多也才二百米至三百米的世界。

以公裡為單位的狙擊之類的根本就不會被想到。故而狙擊點沒有人監視的話，妨礙彈道的防線也當然不存在。

會輕易地擊穿頭部的吧。

（問題是作為魔族，即便擊穿了頭部也殺不死吧）

要想殺死魔族，不粉碎紅色的心臟可不行。

為此，首先有必要讓將紅色心臟實體化的【誅討魔族】命中。

它的有效範圍頂多是二十米至三十米。

即使分好了負責射出【誅討魔族】的角色和負責狙擊的角色，發動【誅討魔族】的人也會當場被抓吧。

……擔任使用【誅討魔族】任務的人是蒂亞。蒂亞是一位優秀的魔法使，但身體能力和近身格鬥能力都是二流以上一流未滿的，而暗殺結束後逃離現場又是最難的事情。

得要想點什麼對策才行。

「第二個疑問是什麼？」

「為什麼，知道教皇是魔族」

「被問到這問題還真是意外呢」

「當然，我認為這是應當聽到的內容」

「但如果是你，想必不會相信我的話語，會自己確認情報的真偽吧？」

她對我的事情了如指掌。

不論妮曼說什麼，我都會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確認真相的吧。

「洛馬林如何確信那是魔族這一事成為有用的情報的可能性很高，會使事實確認變得容易」

「這倒也是呢。我會回答的。阿拉姆•卡露菴大人向我們求救了」

和女神相連的巫女要是求救的話便意味著教皇的嫌疑已經接近無窮大了。

那不是經常有的虛假求救信號，而是真的。

「……瞞過教皇從巫女那方收到SOS求救信號之類的是如何做到的？」

「不是作為四大公爵去見她。而是作為法莉娜公主的替身。信奉阿拉姆教的國家的王族，會定期拜訪接受阿拉姆•卡露菴大人的神諭」

妮曼既是洛馬林的千金，同時也有作為亞爾班王國的公主、法莉娜的替身的另一面。

「這能說得通，但阿拉姆•卡露菴察覺到教皇的真身這件事要是被知道了她便會被殺害。她應該想得到這點。在這樣的情況下依賴我們並不正常」

「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我認為那個巫女能夠利用，因此花了數年時間拉攏她。擊敗了三只魔族的盧各•圖哈德所在的國家架子也很大呢……阿拉姆•卡露菴似乎相信如果是你的話就能拯救她」

她做事真是滴水不漏。

然後，這是個好消息。

阿拉姆•卡露菴知道教皇的真身，還是我方的同伴。只要她還未落入魔族的手中就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不會那麼簡單就認定我為神敵。

……然而，只要魔族有那種想法就能把被神之加護保佑的阿拉姆・卡露菈變成傀儡的吧。

「這是很好的情報。我會在做好保護她的準備的同時，設法與教皇見面。我已經幾度與魔族對峙了。不管隱藏得多好只要見上一面就能知道是不是魔族……可以的話，我想以明面上的身份見面，但看起來並不容易」

雖然聚集了手上的證據，但果然還沒有到確信的地步。正因如此，我想要親眼看到教皇。

「這並不困難。你，又擊敗了魔族是吧？即使不包括勇者擊敗的最初的那只，也有兜蟲、獅子和那之後的三只。因此教皇便親自邀請你來到阿拉姆教的聖地，並且要盛大地表揚你。似乎他慷慨地邀請了你的班級全員和學生會長一起來呢」

那樣正好……之類的我可不會這麼認為。

「這怎麼看都是陷阱。有禮貌地，準備好人質（同學）」

「因為是在這個時機召喚你的，想必是那樣呢。這不是很有趣嗎。魔族與人類的智慧比拼」

確實是很有趣。

掌握這場雙向騙局的關鍵的毫無疑問是阿拉姆・卡露菈。

即使教皇斷定我是神敵，只要阿拉姆・卡露菈宣告我的清白，並且斷定教皇才是魔族的話，事情便會變得容易解決。

相反地，若是阿拉姆・卡露菈落入敵人手中之前我都沒動手的話，便會通過阿拉姆・卡露菈的神諭讓我社會意義上抹殺的吧。



回到自己的房間後，我向蒂亞和塔兒朵傳達了這次事情的大致情況。

既然決定接受這次的委托，那麼助手的協力是必不可缺的。

「嗚哇、教皇竟然是魔族可要世界末日的吧」

「魔族偽裝成最接近神的人什麼的真讓人難以置信……」

「這樣的先例你也知道一個吧？蛇魔族的米娜潛入了貴族社會。那麼即使有魔族混進了教會也不會覺得不可思議」

魔族並不僅僅只是強大的怪物而已。

正因如此才麻煩。

「但是，該怎麼辦？這很危險吧。按盧各所說，如果阿拉姆•卡露菴已落入敵人手中的話，那麼無論怎麼做也無濟於事吧？」

「所以，要搶先一步去見她。敵人應該沒預料到飛行器的存在。放學後便立刻出發」

「現在不是去上課的時候吧！」

所言極是。

因為是和時間賽跑所以比起上課，應該要立刻出發，此為不言而喻的道理。

「一般來說是這樣。但教室裡有某個和魔族有關聯的人。如果我們明明回到了學園卻突然曠課外出，引發異常的話，他很有可能將此事傳達給那個偽裝成教皇的魔族。」

「那是指，諾伊修對吧……那個，魔族之間應該是互相對立才對吧」

「自從地龍魔族出現後，米娜的動靜便很可疑。至少現在不值得相信」

我大概能明白米娜在想什麼事。

米娜說過，她愛著人類社會和人類文明，因此想要排除破壞人類社會的其他魔族。



她的話中並沒有謊言。

但，她同時也想要得到魔王的力量。而條件是需要三顆以上的、由千人以上的靈魂制成的【生命果實】。

米娜知道如果她嘗試製造的話，便將會成為我攻擊的目標。

因此，選擇了讓其他魔族製造【生命果實】然後將其奪走。

但是，在八只魔族之中，包括米娜在內還活著的只有四只而已。

對米娜來說，到此為止【生命果實】連一顆都沒製造出來是預料之外的事情。現階段，想必不會歡迎魔族的數量進一步減少吧。

「原來如此呢。但，見到阿拉姆•卡露菈後又該怎麼辦？」

「確認阿拉姆•卡露菈是否還沒落入敵人手中。」

她是真正的巫女……然而，也只不過是個能聽見女神聲音的普通人而已。

要是有了那個想法，僅僅是一介人類都能夠將她洗腦。更別說對手是魔族就更無計可施了。

「要是，她已經被洗腦了的話？」

「那就將死了啊。社會性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會選擇舍棄名字逃走」

阿拉姆教的影響力就是如此巨大。

想象一下，不僅是貴族和教會人物，全體國民都會成為敵人。走在街上的人們，會一邊辱罵我是惡魔一邊向我投石頭。

作為盧各•圖哈德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事。

要麼披著伊路葛•巴洛魯的身份活下去，要麼到阿拉姆教的影響力觸及不到的遙遠的地方去。

不管怎樣都只能一邊更換身份和名字生活，一邊伺機洗刷掉汙名了吧。

「那時候我也跟你一起」

「我也是！」

「你們明白這是比犯罪者更加殘酷的處境嗎？」

「我明白喲。但是，我更討厭不能和盧各在一起」

「因為我是盧各大人的專屬女僕！」

這份率直的好意非常耀眼，同時我的胸口也變得暖暖的了。

「謝謝。我很高興。那到時候就請你們和我一起吧。我一人會寂寞的」

「呼呼、交給我吧」

「我不會讓盧各大人孤單一人的」

能與這些女孩結緣真是太好了。

我們相視而笑，然後變得有點害羞的我清了清嗓子。

看來蒂亞她們也是這樣，想要回到正題。

「那麼，如果阿拉姆•卡露菈還沒落入敵人手中的話該怎麼辦？」

「將她帶走藏匿起來。只要握有阿拉姆•卡露菈的話，教皇無論說什麼都不痛不癢。雖然阿拉姆•卡露菈是被女神選中的巫女，但教皇只不過是一個職位而已」

我會笑得合不攏嘴。

如果將阿拉姆•卡露菈握在手中，情況便會一下子變得有利。就連將教皇宣判為魔族也能做到了。

「……那、那個，那是指，前往聖地，潛入世上警備最嚴密的大聖堂，抱著一個人、從那裡逃出去。並且是以不暴露身分作為前提」

「嗚哇、那種事情做得到嗎？」

「我會做到給你看的。非做到不可。畢竟，在那之後還有一個暗殺偽裝成教皇的魔族、如開玩笑一般的超高難度任務。這點程度都做不到就沒得談了」

雖然是麻煩的工作但我會做到的。

首先使用通信網，在聖地一邊確保藏匿阿拉姆・卡露菈的安全場所和所需物資，一邊準備我自己的行裝。

這是在與時間賽跑。

但是，亦無需慌張，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該做的事情。

這是久違的有暗殺者樣子的工作。

完美地完成它吧。

## 第十二話 暗殺者侵入

放學後，我立刻從學園出發。

成為了蛇魔族米娜的僕人的諾伊修，在學園裡並沒有異常的活動。彷彿回到了以前的模樣，把我當成普通朋友來對待。

一踏出學園，我就進行喬裝然後乘上飛行器飛向空中。

這次的目的，是阿拉姆•卡露菫的確保。

即使有【聖騎士】的稱號，一旦暴露了整個家族就會被判處死刑。不僅如此，亞爾班王國本身也會變得很危險。

所以才進行了喬裝。

然後，我會不惜冒著如此風險行動的理由，是因為不這樣做的話我就會陷入困境。

在敵人行動之前，若是能確保阿拉姆•卡露菫就能扭轉戰況。

（……在這種時候，如果有準備好替身的話就更容易行動了呢）

我變得太有名了。

雖說有些事情是不得不做，但我立下太多功績，引來太多人的注目了。拜其所賜，現在很難行動。

正因如此，我強烈認為需要另一個我。

今天也是，如果有替身的話我就會讓他來上今天的課，然後昨晚便已經出發了吧。

（但就是找不到適合的人啊）

就算通過化妝蒙混過關，但這也要替身的外貌特征、身體外形和原型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才行。更何況本人不得不持有魔力也是一個障

礙。

除非有意隱藏，否則持有的魔力經常會向外泄露。

就算魔力量比不上我也行，但如果連最低限度的魔力都沒有的話怎麼都會顯得不自然。

然後，除了一部分的例外，持有魔力的人都是貴族，而其中能夠成為替身的更是寥寥無幾。

說得更奢侈一些，還要能夠勝任代我上S班的課程那般優秀的人才符合我的期望，不過這念頭我打一開始就放棄了。

「不想點辦法可不行啊」

考慮到今後的發展，或許會出現沒有替身我就無計可施了的情況。



乘飛行器飛過一段距離後，我來到阿拉姆•卡露菈所在的聖地。

其名為弗摩爾。

這是一個只有小城市規模的國家。是世上最小的國家。

雖然王都的地下室也有聖域，但在這裡，整個城市都是聖域。

為了預防魔物入侵，大多數的城市都會建起城牆，但這裡卻沒有。

作為代替，這裡設置了結界。

能覆蓋整個城市的結界什麼的實在是太過荒謬。這是人類不可能做到的規模和強度。是神的力量。

據說這個結界會排除一切的汙穢，雖然對人是無害的，但魔物在觸碰結界的瞬間，就會立刻死亡。

「……看來不僅如此呢」

我從遠處觀察著這個神之結界一類的東西。

使用圖哈德的魔眼，看穿結界的術式，然後將其解析。

我和蒂亞兩人，花了十年以上的時間分析來所謂的規則性（rule）。因此，我認識大多數的代碼。

即使如此，我還是只能看懂六成。

那是因為，我們所認識的魔法，是神為了讓人類能夠使用而特意調整的魔法，而這裡所使用的魔法是神自身使用的魔法。

魔法的次元根本就不同。

再加上，這些代碼的編組方式既獨特又複雜。

但即使如此，我也要挑戰。

（神之結界，讓我學到了不少。真想讓蒂亞也看看）

從知道的部分開始讀出代碼編組的流向，然後將腦內推測的代碼編組一一套用，再選出一致性最高的，反複推測。

「大致上都理解了……那東西，不僅僅是防守而已。是信息管理系統。但是，也有漏洞」

信息管理系統。

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這個管理系統會讀取魔力的波長來進行個人識別。

管理員能夠掌握所有出入這個城市的人。

因為只對魔物有特化，通過倒是能通過，不過也會被發覺是未經許可便闖進去的。

（即便是強行通過，應該也不會暴露強闖的人是我……不過會被警戒啊）

我從來沒有進入過這個城市。

因此，我不認為會被人認出我的魔力波長。也就是說，我不會被鎖定身份。

即便如此，我可能會被懷疑是身份不明的侵入者這件事本身就很難辦。

如果教皇的真身就是魔族的話，就會對已經打倒了數只魔族的我抱有警惕。說到底本來就很難想象有哪個人會做未經許可潛入聖地這種遭天譴的事，這還是會讓人聯想到我。

我在考慮要不要破壞掉結界。

在只看懂六成代碼的前提下，雖然改寫是不可能的，但介入術式來破壞結界我應該能辦到。雖然前提是要用上這次準備的身為神器的那第三只手。

雖然那東西作為兵器來說非常優秀，但在此之上使它成為神之手的真正價值，是『能夠觸碰無法觸碰的事物』的特性。

（可以破壞它。但是，那是一步壞棋麼）

說到底無端侵入就已經夠讓人擔心警惕的了，要是去做破壞結界這種更誇張的事情就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了……。

駁回。

能選擇的手段唯有一個。

「飛越那個結界」

結界圍繞著這個國家展開，高度從地面向上以及向下各自延伸大約十公裡。

它不是穹頂，只不過是一道很高的牆而已。

頂部是空的。

就算是有翅膀的生物，牠們也會停留在十公裡以下的高度，而不是飛到那麼胡扯的地方吧。

實際上，無論是再超一流的魔法師，即便在強化了身體能力和利用了風的前提下，要靠外力飛過十公裡以上是不可能的事。

就連我，要靠風和身體能力飛過去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話可以選擇第三個手段。

首先，把風纏繞在自己身上。這不是為了飛翔，而是類似保護衣的東西。

我要使用的是……。

「神槍【昆古尼爾】」

這是通過反轉重力來發射到超高空的必殺魔法。

本來，這是利用上升到超高高度的物質的勢能攻擊。或者是用於將敵人本體甩飛出去以達到攻擊的效果。

但是，如果用在自己身上的話……。

（就能做到超高效率的飛翔）

可是，我不能大意。

畢竟，這是往天空發射的魔法。所以要以9.8每秒的加速度加速。

十分恐怖的加速度。

這會對身體造成龐大的負擔，而且在這個速度下很難保證對魔法的控制。

如果，在使用魔法的途中失去了意識，我就會狠狠地撞擊到地上當場死亡。



……沒想到在進入城市之前就已經這麼辛苦。

在露出苦笑的同时，魔法完成了。

臉頰被加快的速度所拉扯。

加速、加速、加速，我一邊朝上空飛，臉頰一邊被拉扯著。

然後在算好的時候解除了魔法。

但是，上升並沒有停止。我在消耗動能減速的同時繼續往上升。

然後，在完全飛越聖地的結界時耗盡所有動能停下，隨後我開始被重力拉著下落。

空氣非常稀薄，皮膚感到冰冷。

越高的地方，氣壓和氣溫就越低，氧氣就越稀薄。然後氣壓和氣溫的變化越急劇，對人體造成的負荷就越重。

連珠穆朗瑪峰的高度也就八千米，考慮到哪怕只是登山很多人都會被氣壓差擊垮，這種肉身以超高速爬升十公裡的事，除了自殺行為沒有其他辦法可以形容。

如果，沒有事先準備風之守護，那就不是這麼簡單就得了的了。

我將風聚集在一起當作推進器往前飛行，移動到聖地的上空。

為了不讓速度上升過大，我用風逆向噴射著降落。

在下降到某個高度時，我舍棄了風之加護。

取而代之在我的周圍形成了一層風的膜。將光線折射使我不能被其他人看到，這可以說是我的拿手好戲。

接近地面的時候我加強了逆向噴射，幾乎扼殺了墜落速度，落地的時候利用整個身體吸收沖擊。消除了所有聲音。

隨後，跑到一個小角落裡，確認周圍沒有人之後解除了透明化。

我在沒人注意到的情況下潛入了城市。

「第一階段成功。之後就是主要目標」

我望向位於聖地中央的大聖堂。

阿拉姆•卡露菈就在那裡。

我事先調查了她的行程。

我的情報網與妮曼的情報一致。可信度相當的高。

一小時後，大聖堂的大浴場裡將會進行每周一次的祓禊。巫女會在充滿聖水的浴場裡沐浴，使她的力量變強。

那個時候，她的周圍不會有任何人。

無論是護衛還是隨從。

也就是說，那是進行綁架的最佳時機。

如果錯過了這次機會，那麼她獨身一人的情況將很難有第二次。

既然如此，我不想被敵人警戒。

要是敵人進入警戒狀態了的話，這種破綻立刻就會消失。

我融入了城市中，混入了前往大教堂的人群。

雖然我是暗殺者，並不是綁匪，但我不會說什麼在我專業之外這類牢騷話。因為暗殺者這一行不會多種技術是混不下去的。

## 第十三話 暗殺者拐走巫女

一路上避開數個陷阱，我侵入了大聖堂。

雖說來的路上守備森嚴，不過看來大聖堂內部反倒沒什麼防備的感覺。

但即便如此也不可疏忽大意，我像往常一樣開啟圖哈德的魔眼提防著魔法陷阱，同時，利用身為暗殺者的洞察力對物理陷阱也提高警惕。

從現在開始，稍有不慎便會喪命。

即使在途中看到鏡子中的自己也只能對著鏡子苦笑。

（雖說迫不得已，但是變裝成這種樣子實在是）

到這裡來的時候，我穿著女裝假扮成了修女。

阿拉姆•卡露菈所在區域只有修女才能進入。

所幸阿拉姆教的修道服是很寬鬆的裙子，可以蜷著膝蓋走路，借此放低身高。另外，帽子上帶著一層薄面紗也很方便。

把臉遮起來的話，就很難被察覺到是男人，也不用擔心因為生面孔而帶來的違和感。

我按照妮曼那裡拿到的大聖堂設計圖朝目的地進發。

目標是大浴場。

阿拉姆•卡露菈只有在那個時候才會獨處。

我停下腳步靠著牆，行阿拉姆教獨有的教禮。

男性明明應該是禁止進入的，而此刻卻有男人出現在我面前。從服裝來看，應該是位高位的祭司，但又有點胖，讓人感覺有些下流。

那個男人並沒有徑直走過去，而是停下了腳步，往我這邊走來。

難道他注意到了我是假的修女？

「那邊的修女，把頭擡起來」

我照他說的那樣擡起頭，面紗被撩到一邊。

「嗯，是個美人，要是再幼一點就好了……行了，夠了。走吧」

「遵命」

是對我失去興趣了嗎，這回倒是走開了。

（阿拉姆教也被俗世玷汙了啊）

看到那家夥充滿性欲的眼神就明白了。

平常就一直到這裡來玩弄修女吧。

魔族成為教主帶來的影響嗎……好像也不是。只能說所謂宗教就是金錢與權力的集合。

而金錢與權力會讓人腐敗，借此又會招引更多已經腐敗的人。

據我所知，無論是多麼莊嚴的宗教，一旦規模擴大，最終都會變成這樣。

前世已經不知看過多少次這副光景，暗殺囿於私欲無法自拔之人的委托也數不勝數。

（事先有好好變裝真是幫了大忙）

雖說有面紗遮蓋沒必要再費心去易容，不過還好有用心準備。

……要是剛好做成了他喜歡的臉，被帶到房間裡陷入別的糾紛也不是沒有可能。

目的地就在眼前了。

直到最後都不能鬆懈。



在路途中收集情報，確認到阿拉姆•卡露菈將會如計劃一樣入浴後，我潛入到大浴場的天花板背面。

在這裡靜心等待就好。用風魔法強化雙眼，確認下面的情況。

雖然這種偷窺一樣的行為帶來的罪惡感不斷膨脹，但這是阿拉姆•卡露菈唯一的獨處時間。

離妮曼告訴我的入浴時間沒剩多久了。

伴隨著一陣嘎吱嘎吱的腳步聲，目標出現了。

不管頭髮還是皮膚都是渾身雪白的女性。她穿著一件薄薄的緊貼皮膚的衣服。我在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就很吃驚了，因為無論如何都會想起那個女神。

屏息凝神。

等待期間在天花板上打開了暗門，悄無聲息的通過門下來，再由死角慢慢靠近，從背後抱住她的同時用右手捂住她的嘴。

「唔唔，唔唔唔」

陷入恐慌的阿拉姆•卡露菈想掙紮卻動彈不得。因為我在用專業的手法束縛著她。

很明顯，如果我在大浴場突然出現在她面前，她的尖叫聲會引發騷亂的。

所以，我也只好選擇粗暴一點的方法。

我在她耳邊悄悄地對她說。

「我是盧各•圖哈德。受法麗娜公主之托，前來助你一臂之力」

聽到這句話，阿拉姆•卡露菴冷靜了下來。

不使用妮曼而是用法麗娜公主名字的原因在於，妮曼是作為法麗娜公主的替身接近的她。

「我現在就放開你，但請注意不要發出聲響，以免被外面的隨從發現」

阿拉姆•卡露菴不停的點頭。

確定她已經平靜下來後我解除了對她的束縛。

「謝謝你來救我」

阿拉姆•卡露菴小聲道謝。

不知為何，她帶著化妝用具。口紅也有，這會兒正好有用。

比起我帶來的東西，使用她的東西才不會不自然。

「不必急著言謝，先從這裡逃出去再說。現在先在牆上用口紅照我說的那樣留言」

「那個，為什麼？」

「沒時間解釋了，理由等下再告訴你。要說內容了。『我要去往女神大人的身邊』」

盡管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阿拉姆•卡露菴還是照我說的做了。

雖然只是小聰明，不過比起被人拐走，還是當成女神引發的奇跡從各種意義上來說都更合適一些。

對犯人和她進行搜索會讓事態變得很麻煩，一旦發展成阿拉姆•卡露菴被暴徒擄走這種事態，阿拉姆•卡露菴之名也會受損。

阿拉姆•卡露菴消失是因為女神的奇跡。讓這種情報以傳聞形式從修女開始在大聖堂內外傳播，而為了擴大傳播範圍也需要做些準備。

「那我們走吧。抓緊了」

我抱著她乘著風回到了天花板。就在這時，阿拉姆•卡露菴的頭髮突然掉了……不對，是假髮。假髮之下隱藏的是紅色的頭髮。

難道不是本人而是替身？不，應該不會是這樣。我跟她也是同類所以能夠理解，不過總覺得能聞到那個女神的味道。

她一定也是在理解了這些的基礎上信任著我。

阿拉姆•卡露菴拼命的把假髮按在頭上。還有其他讓人感到奇怪的地方。跟她肌膚接觸的我的衣服也被染上了白色。與髮色一樣，皮膚的顏色也是偽裝的。

雖然很在意不過也只能待會兒再問了。

順著下來時用的暗門爬上天花板，確認關好門後，再穿過通風口從屋頂出來。

然後，從事先調查過的確認安全的路線朝著避難所進發。

◇

我所準備好的房子是聖地中一間獨門獨戶的房子。

這裡是動用了歐露娜商會的力量購置的安全地帶。用架空的人物名義購買，在主要的城市都有準備。

為了讓她冷靜下來我泡了可以讓人精神放鬆的香草茶。

「有很多事必須要跟你打聽啊。從哪裡開始好呢」

「……髮色與膚色的問題，您不打算問嗎？」

「那就從這開始說給我聽吧」

阿拉姆•卡露菴把假髮取下，弄掉皮膚上的白色染料。

真正的阿拉姆•卡露菈有著一頭紅髮和白皙的皮膚，這種白是人類的白。而不是女神那樣非人類的白。

之前見到她的時候還以為是二十幾歲，卸妝之後才發現應該只有十幾歲。

女性的所謂化妝可以完全改變一個人的印象。







「作為女神的代言人，阿拉姆•卡露菈被要求染上跟女神同樣的白。至今為止的阿拉姆•卡露菈都有將全身塗白的義務……知道這件事的只有包括教皇在內的幾個人」

「原來如此，所以才會一個人在大浴場入浴」

身份尊貴的人會帶著隨從進入浴場方便照顧，這種情況並不少見。

更何況是阿拉姆•卡露菈這樣的超級VIP級別，一般都會讓人在身旁護衛吧。

「只有在浴場我會變回米露菈，不再是阿拉姆•卡露菈」

「既然要隱藏化妝這件事，會不會因為用口紅留下信息而導致暴露呢」

「不會的，口紅沒關係。白粉是秘密沒錯，不過因為完全沒有隱瞞自己在用口紅，大家本來就沒認為口紅的顏色是我本來的唇色」

帶口紅進來是為了掩飾將原本的皮膚染白的妝容嗎。

在浴場化著顯而易見的妝容，給人一直有在化妝的印象，畢竟膚色的問題不能被別人知道。雖然塗好的白粉散發著一種獨特的香氣，但只要知道她一直在化妝就不會對此產生違和感。

「真是辛苦你了」

「我早就做好覺悟了。傾聽女神的聲音，再傳遞給大家，僅此就已經過上了足夠幸福的生活了」

從她的言辭和態度來看，大概原本也不是出生在什麼富貴人家。是個因為可以聽到女神的聲音所以才被給予這般地位的女性。

只是因為跟女神相性較好，才能站在這裡。

最開始見到她時就像是遺世獨立的聖女，而此刻在我眼前的這個女性竟是如此平凡。

「這樣啊。……那麼，舍棄這麼好的待遇也要向我求助，一定有什麼理由吧」

「是的，如果繼續放任不管下去，我們兩個都會被殺的」

「連我也會嗎？雖然從法麗娜公主那聽說了教主被替換成了魔族的來龍去脈，為什麼你能注意到？」

最大的疑點就在這裡。

如果她有看破擬態成人類的魔族這種能力的話解釋起來就輕鬆了，不過恐怕不是這樣。

說到底，阿拉姆•卡露菈除了能聽見女神的聲音以外跟普通人沒什麼區別。

好歹他也是個化身阿拉姆教教皇，在身邊雲集著全世界最高階聖職者的情況下依舊能將本體隱藏起來的魔族。藏身技術可以說是出類拔萃。不可能會被她看穿。

而且，通過之前的對話我也不認為她有收集到這種情報的能力。她只不過是可以聽見女神聲音的女性而已。

「……那是因為，女神大人使用我的身體與教主大人，也就是魔族對話了。在這期間我一直保持清醒，記下了女神大人與魔族的談話內容」

我被驚的啞口無言。那個女神竟然直接與魔族對話？

有種不好的預感。

難道女神還與魔族有什麼牽連？

但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女神的目的在於維系世界的穩定。

是的，她不是站在人類這一邊，而是跟這個世界站在一邊。

而且，如果至今為止收集到的情報無誤的話，魔族最多也只能算是人類的敵人而不是世界的敵人。無法否認女神與魔族聯手的可能性。

「希望你能告訴我他們交談的內容」

總之先聽聽他們說了什麼。

換種角度思考，在這個時間點得到了女神與魔族會話這樣重要的情報，運氣也還算不錯。

## 第十四話 暗殺者與阿拉姆・卡露菈十分融洽

如果女神有通過阿拉姆・卡露菈和化身為教皇的魔族交談過的話，那可不能置之不理。

正當阿拉姆・卡露菈準備將她們的談話複述一遍的時候，她的肚子卻突然響了。

「對、對不起，明明是在說重要的事情。」

她一臉害羞地捂住肚子。

「談話前稍微吃點東西如何？我來做點什麼吃的吧，你有什麼不喜歡吃的東西嗎？」

因為好像會成為很長的談話，所以首先要把肚子填飽。

雖然談話的確很重要，但是得到她的信賴也是同樣重要的，在這裡我並不想強人所難。

當然也可以強迫她就這樣說下去，而且在這種狀況下她大概也能理解，但是不滿還是會積蓄在心中。畢竟人心這種東西可是不講理的。

「那怎麼好意思呢！這樣不太好吧……」

「我的肚子也餓了。別放在心上。」

「是嗎。那就拜托你了。」

「啊，還有對面的房間是為你準備的。也有換洗的衣服。畢竟穿成這個樣子也放鬆不下來吧？在飯做好之前，先換好衣服休息一下吧。」

聽到我這麼一說，阿拉姆・卡露菈看了眼自己的打扮。

為了在大浴場進行祓禊而穿著像是貼在皮膚上的薄薄的白色服裝，這可不是能給男性看的樣子。

「那、那麼，我就好好的期待了。 還有，我不喜歡吃魚。」

我輕輕地點了點頭後，她便朝房間裡走去了。

◇

三十分鐘左右之後，飯做好了，於是我便去她的房間叫她。

她好像小睡了一會兒，臉色已經變得相當好了。

同時也換上了寬鬆的室內服裝。不得不說卸了妝、取下假髮之後的她給人的印象完全改變了。

「來，吃吧」

擺在餐桌上的是烤薄餅和熱巧克力。

「 那我就不客氣了，啊……甜甜的～這個黑色的飲料真是太好喝了，感覺整個人都暖和起來了。」

「這是熱巧克力，剛做好的。」

「非常，非常好吃！」

「那麼我就多準備一些吧，畢竟要在這裡躲好幾天呢。」

熱巧克力有緩解精神的效果，營養價值也很高。

是非常適合現在的她的飲品。

「可以使用這個房子嗎？」

「這裡是最安全的，可以信賴的人會定期運送物資過來，所以應該不會感到不自由才是。」

她在聖地的工作還有剩余。

不管怎麼說，現在不論是帶著她從城裡出去，還是帶著她回大聖堂都不安全。考慮到今後的事宜，躲在安全屋裡是風險最低的選項。

她一邊吃飯一邊聽著我這樣向她說明，她也點了點頭。

「真是各種事情上都非常抱歉。啊……這個烤薄餅也很好吃啊！輕輕的、鬆鬆軟軟的，讓人不禁質疑起來至今為止吃過的麵包都是些什麼東西……」

阿拉姆·卡露菈或許是個不得了的人物。

在這種情況下還讓人覺得猶有余裕。

「有一點小竅門哦」

這個世界雖然沒有能讓麵包和蛋糕發酵的酵母，但是我還是在歐露娜研發出了這種新型酵母。

首先將酵母和酸奶酪揉入面團，隨後倒入少量的油。

酵母和酸奶酪反應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這樣做會比單用酵母做出來的面團更加蓬鬆。

至此，一塊充滿空氣的面團就完成了。

如果是蓬鬆的烤薄餅的話，即使是身體虛弱的人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事實上，烤薄餅和熱巧克力也一點沒剩的全進了她的肚子

「多謝款待。我完全沒想到能在逃亡路上吃到這樣美味的食物，盧各先生對於料理也很精通呢」

「因為做飯也算是我的興趣啊。嗯，臉色也變得很好了呢。……差不多，該談一些正事了吧？女神……不，女神大人使用你的身體和魔族談了些什麼呢？」

「實際上，雖然談話的內容我還記得，但我也不太清楚女神大人想表達的意思」

她好像是感到抱歉，把臉低了下去。

「記住了就行，能把談話的內容原封不動地告訴我嗎」

其實擅自加入奇怪的解釋對我這邊才有影響。

考慮到會有意識地使用一些奇怪的措辭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原文對我來說反而更方便些。

「好的，那麼，我把我聽到的告訴你。女神大人她是這麼說的。『我不會妨礙你，所以你也不要妨礙我』『我們彼此，翹首以盼的約定之日即將到來』『這次的勇者目前為止沒怎麼消耗，這是個問題』……就這些」

「魔族一方說了什麼？」

「說是接受女神大人的提案，其次是勇者的事也達成了協議……然後還說要保持中立」

「中立嗎。真是有趣的表現。對於魔族，女神大人看起來就是那樣啊。既不是敵人也不是夥伴的旁觀者嗎」

有很多在意的詞語。

女神說的妨礙是指什麼？

所謂的約定之日也是。如果只考慮魔族的立場的話，就應該指的是魔王的複活，但不清楚女神也在等待那一天的理由。

最後是勇者沒怎麼損耗這句話。這是因為我的活躍，導致艾波納沒怎麼和魔族戰鬥的緣故吧。但是，反過來說，能聽出來勇者這種存在就像是消耗品一樣。

而且，責備沒有消耗這件事也是一個要點。

擁有這等能力不可能沒有代價。我對這份能力的代價以及消耗之後會發生的事情感到好奇。

如果僅從殺死勇者這一點來考慮的話，她不像我一樣魔力回復力強，說到底勇者值得誇耀的也只有壓倒性的瞬間輸出力了，如果使用了的力量無法恢復的話，在選擇殺死她的時候就會成為突破口。

這之後也盡可能地收集詳細的情報吧。

「謝謝，很有參考價值」

「能幫上您真是太好了」

「還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為什麼你說感受到了生命危險？根據女神大人和魔族的對話，沒聽出來你會有危險」

是的，剛才聽到的對話中，沒有涉及到阿拉姆・卡露菈的話題。

「在知道教皇是魔族之前就被威脅過了。讓我把他的話說成是女神的話，然後再告訴百姓……說是如果違抗的話，就殺掉我，準備一個聽話的阿拉姆・卡露菈……我一直拒絕著。向女神大人祈求幫助了。但女神大人只是傳達她的聲音而沒有幫助我！」

女神恐怕對阿拉姆・卡露菈，不，對這個叫米露菈的少女並沒有興趣。認為代替品要多少有多少。那個的本質是維持世界的機器。沒有個人的想法。

這對於我這邊來說也是一樣的。如果有比我還好用的棋子，女神應該會輕易地拋棄我吧。

「和魔族對話的時候，關於我的事情什麼也沒說……我就明白了女神大人是不會救我的……昨天也是，我的隨從被教皇殺掉了，還被威脅著下一個就是我了，所以，還是屈服了。今天早上，把魔族的話說成是女神的話傳達出去了」

她留著眼淚這樣說道。

一步，僅僅就晚了一步。

「當時說了什麼？」



「在大家面前說了女神大人沒有向盧各大人傳達神諭。我害怕極了。怕死，不，除此之外還怕不再是阿拉姆•卡露菈……以及，害怕回到那種生活，變回那個一無是處的自己。對不起，對不起」

阿拉姆•卡露菈一邊哭一邊緊緊抱住自己。因為指甲實在是太用力了，沒有脫落的白色染料被剝離開來。

「真虧你能一直忍到現在啊」

「不生氣、嗎？我可是為了一己私欲陷害了盧各大人哦？」

這是事實。

在阿拉姆教傳喚我的時機揭露我沒有聽到女神的聲音無疑是為了陷害我。

我已經從英雄跌落成假借女神之名的罪人了。

我到達聖地的同時異端審問就會開始了吧？

「錯的不是你，是逼迫你的魔族」

「即使是這樣……我也」

「如果，你覺得對不起我的話，希望你能把力量借給我……我打算故意去中那家夥的陷阱。我會接受異端審問。」

然後，從正面攻破那些陷阱。

「那樣、簡直就是自殺行為。雖然叫做審問，僅僅是貼上標籤定罪而已。對面可是一丁點也沒有聽你說話的打算」

對，我知道。

宗教就是這樣的東西。

權力者們都以己方的面子為重。宗教家這方面的傾向更強。

己方的錯誤絕對不會承認，也不可能承認。在開始懷疑的時候就已經決定好有罪了。必須有罪。

不僅僅是教皇，這是和異端審問有關係的全員的共識。

正兒八經接受審問的話，是不存在勝算的。

「一般來說是這樣。所以要讓它變得不一般。你的力量，如果有真正的作為女神降靈的你的力量的話就能贏。我敢斷言，教皇早就預備好了你的後任了。你已經不是阿拉姆•卡露菴了。他們不但不會想找回你，甚至還會派來暗殺者」

比起使用不能稱心如意的神輿，不如索性將其摧毀並另尋他人接手。

因為對於他們而言，能不能聽見女神的聲音其實都無所謂。不管是什麼樣的人偶，教皇說能聽到女神的聲音，那就能聽到女神的聲音。

因為除了阿拉姆•卡露菴本人以外，誰也無法確認真偽。

「我、怎麼會」

她逃跑的時候大概沒有想到這裡吧。

沒有懷疑自己的價值。把能聽到女神的話這件事的意義評價的過高了。

如果，她知道了會變成這樣，當時可能就會揮開我的手了。

說出這樣咄咄逼人的話是我故意的。

在這樣說話的期間，我理解到阿拉姆•卡露菴是個相當難對付的女性。

說是非常對不起給我添了麻煩。但在那個瞬間之前，完全沒看出來對我的內疚之情。

如果真的是心地善良的女性的話，從看到我的第一眼開始就會感到有罪，並表現在態度上吧。

（但是，她是在向我道歉之後才表現出的罪惡感）

這是意識到以後才做出演技的證據。能看出來這是為了搏得同情想被原諒而打的算盤。

「在被殺的威脅面前還保護著我。有這份心情就足夠了」

我對她露出微笑。

在明白了所有要點之後，我裝作和她想象中的那樣回應她。

順便一提，她被魔族威脅也沒有偽造神諭也並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不貶低自己身為女神代言人的價值。

她本能地知道每次撒謊都有損阿拉姆•卡露菈的價值，而且害怕會招致女神的不快。

雖然說謊很簡單，但是那樣做的話，阿拉姆•卡露菈的職責就淪落為誰都可以擔任這點也不言而喻了。

為了阿拉姆•卡露菈是阿拉姆•卡露菈，就必須要繼續正確地傳達女神的話。

（簡而言之，她是個基於算計而行動的人）

和她打交道適合的不是動之以情，而是展示出她的有利點。

也就是說，我得答應她排除妨礙她繼續作為阿拉姆•卡露菈的教皇，並創造出一個和以前一樣可以作為阿拉姆•卡露菈存在的環境。

所以我才那樣做。

那樣做對付這種人更容易。

「如果你想做回阿拉姆•卡露菈的話，只能和我一起把出現在異端審問現場的冒牌教皇制服。我有能做到這些的劇本和準備」

阿拉姆•卡露菴引起的對我的彈劾已經讓事態棘手了起來。但那也不過是預想的劇本中的一個。

既有戰鬥的要素，又準備了反轉所必要的布局。

「我知道了。我會戰鬥的。為了贖罪，而且也是為了我自己……果然我還是想當阿拉姆•卡露菴。我已經不想回到那種日子了」

真是讓人吃驚，沒想到會在這裡說真心話。

我溫柔地朝她微笑，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看來你已經做好覺悟了。一起戰鬥吧」

「好！」

就算是我，沒有真正的阿拉姆•卡露菴這張牌就去挑戰異端審問也是魯莽的。

但是，這樣一來就得到她了。

她到手了的話，能用的手段就一下子增多了。

首先作為第一階段，讓阿拉姆•卡露菴被女神召見的流言強烈地傳播開來。而且要給人的印象是起源於她的隨從。

用口紅在牆上留下的那條信息將成為我們的救生索。

如果沒有那個的話，我就真的要背負殺害阿拉姆•卡露菴的罪名了吧。

我拜托妮曼的事情她有在做嗎？不過竟然能讓諜報人員潛入大聖堂裡，不愧是洛馬林家。

拐走阿拉姆•卡露菴，把她留下的信息在被銷毀之前擴散出去，這邊就由洛馬林家協助進行。

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戰鬥。準備好接受我全方位的挑戰吧。

## 第十五話 暗殺者歸來

把阿拉姆•卡露菈保護在安全屋裡並囑咐她不要出去後，我回到了學園。

在宿舍屋頂著陸的時候已經是月色照人了。

我在確信沒有被任何人看到後，從窗戶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然後，取出學習用品做準備。

在這之後是要參加定期的學習會。

本來是為了輔導成績低迷的艾波納而舉辦的，但現在S班幾乎全員都會參加。

只要參加了這個，就有不在場證明了。

畢竟是個連飛機什麼的概念都還沒有的世界。

用常識來考慮的話……不，就算是舍棄常識，有著勇者艾波納級別的身體素質，想在半天之內往返聖地和學園之間也是模仿不來的。

至少不會懷疑是我拐走了阿拉姆•卡露菈吧。

第二天，我在放學後被艾波納叫出來了。

她是女神預言中早晚會毀滅這個世界的勇者，我也是為了殺掉她而被叫到這個世界上的。

盡管如此，我至今為止一直在尋找不殺她就能解決問題的方法。

她還是一成不變地穿著男款制服，作為男性行動著。

雖然看起來只是個美少年，但因為各方面都不錯，也會讓人想看看作為女性時的她的舉止。

我冲她微笑道。

「怎麼啦？突然叫我出來」

原本接近勇者是有著獲取情報的意圖。然後，也有為了在關鍵時刻讓她大意，提高暗殺的成功概率的想法。

但是，現在覺得是我們兩個是真正的朋友了。

「既然是朋友，我不想瞞你。我就和你單刀直入地說了：今天早上，聽教會的人說你把自己的話裝作是女神的話來騙人，想讓世界陷入混亂。還說了你很多其他的壞話。我聽說明天把你叫到聖地去表彰你打倒魔族的事情其實是騙人的，真正的目的是要用異端審問來制裁你。我也接到了命令。為了不讓你逃掉而監視你，如果你要逃跑的話就用力量阻止你什麼的」

教會的動作還真是快啊。

據阿拉姆·卡露菈所說，好像是昨天早上她才親口宣稱女神沒有向我傳達神諭……

雖然也有可能是利用信鴿向在學園內待命的教會的人發出指示，但這麼想還是太早了。

這說明計劃本身就是從很久以前就開始了嗎。

這次的魔族頭腦靈活。如果是勇者艾波納的話就能直接把我給收拾了，但與此同時，以我為對手的話勇者艾波納也會有所消耗。

如果能像這樣既收拾了礙事的人，又減少勇者的力量的話，對他們來說自然是最好的吧。

「我就這樣誠實地回答了，所以我希望盧各也能誠實地回答。你有在騙人嗎？」

「說慌什麼的，我可沒有做這樣的事情。倒不如說說謊的是阿拉姆教。」

聽了我的話，艾波納的表情變得柔和起來，接著大大地吐了一口氣。

「這樣啊，那我就安心了。這樣我就能挺起胸膛來做你的夥伴了」

「雖然很感謝你願意相信我，但就這樣輕易的相信我可以嗎？」

面對我的問題，艾波納笑著點頭。

「是你救了我。如果沒有你的話我已經不能戰鬥了。再說了，你已經打倒了許多魔族，救了城市裡很多人了。比在大聖堂傲首挺胸的那些人值得信賴無數倍。如果這樣的你說這是真的，那就是真的」

這下只能苦笑了

艾波納既沒有受到周圍環境好的影響，但同時也沒受到壞的影響。

被稱為世界宗教的阿拉姆教的影響力是極大的，因此就算他們說了再怎麼錯的話也不會被追究。但是，如果有損他們心情的話，就算是貴族立場也會變得危險，因此無法反抗。

倒不如說正是有這樣算計著的家夥。

阿拉姆教的教誨是正確的。從小就被這樣灌輸，把其作為常識的家夥才是最糟糕的。並不是說不講理什麼的，但是通過正常語言無法溝通。

宗教最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不是用道理而是用唯心論煽動人民。

「謝謝你願意相信我，一想到艾波納會變成敵人什麼的就很頭大」

目前，想要在正面的戰鬥中贏得艾波納可以說是不可能的，就連能不能逃走都還是個疑問。

（話說回來，教會的力量還真是驚人啊）

就因為王都的豬獠們如此惜命，甚至在非要一直在王都附近部署著艾波納，所以我才會作為聖騎士陷入為了應對各地出現的魔族而奔走的窘境。

明明是這樣，這次卻把她派遣到聖地什麼的。

這是王都的豬獠們比起保護自己的安全，更重視教會的權威的證據。

敵人就是這麼強大的組織。

「真是的，別安心啊。那可是異端審問啊！怎麼辦？那個……要不幫你逃跑吧？」

「什麼也不用做。我打算接受異端審問，堂堂正正地當場消除懷疑」

最能受到注目的地方就是那裡。

如果從那逃跑的話，我被貼上的標籤就再也揭不下來了。

「做得到嗎，那種事情？」

好像就連不諳世事的艾波納也能理解異端審問是什麼程度的東西。

那裡既不是交談也不是確認真相的地方，僅僅只是一個斷罪和公開處刑的場所。

「能做到。但是……說的也是，我快要被殺掉的時候能救救我嗎？」

「那當然了」

「那就這麼拜托你了。但你理解這是在與世界為敵嗎？」

因為還是稍微有點不安，所以就這麼問了。



如果艾波納過低的評價阿拉姆教的力量的話，那就必須要好好地告訴她事實才行。

利用對情形產生錯誤判斷的艾波納不是朋友該做的事。

「我明白的。但是，必須要保護朋友才行……而且，盧各你還要遵守約定吧？你說過我如果不再是我的話就殺掉我的吧。能做到這個的就只有盧各你了。你如果被殺掉或是被抓起來的話我可就頭疼了」

因為和巨魔戰鬥的時候波及到了學生，一下子變得不想再戰鬥了。我和因為害怕自己變得不再是自己而哭泣的艾波納做了那樣的約定。

「也是啊」

「你要是忘了的話我可要生氣了」

「忘不掉的啦」

畢竟我就是為此才被叫到這個世界上的。

我作為朋友，為了不讓艾波納毀滅世界而盡最大的努力……如果連這都不行的時候，為了重要的人和艾波納自身，也為了已經不想再傷害任何人並因此流淚的她，我會痛下殺手。

「那，我走了」

艾波納離開了

我目送著她離開的同時也脫下了微笑的假面

「……雖然是個好孩子，但太掉以輕心了」

這樣感嘆著的同時，身後響起了撲通的沈重聲音。

然後，謹慎的腳步聲接近了。

「真是大吃一驚，就和盧各大人說的一樣。居然有監視著盧各大人們的家夥什麼的」

不一會兒，身穿制服的塔爾朵的身影出現了。

我拜托塔爾朵跟在我們後面，如果有人監視我們的人就把他們抓起來。

也就是所謂的雙重跟蹤。

經常會有因為執行監視任務而分走大量意識，從而使自身造成破綻的人存在……雖然這樣的家夥本來就是二流。

令人悲傷的是，監視我和艾波納的就是這樣的二流貨色，所以很輕易的就被塔爾朵抓到了。

看了看倒下的男人。

……不，這次的監視者好像不是二流。

「本事進步了呢」

「吼誒？」

「傷口只有後腦勺一處。這是從背後一擊便使其無力化的證據。而且是沒有察覺到你如此接近的情況下。他是專業的，能對專業的對手做到這種程度已經值得驕傲了。在塔爾朵這個年紀有著這種水平的人可沒有幾個」

並不是說監視者是二流，只不過是因為塔爾朵是超一流而已。

「沒、沒有啦，是因為盧各大人教了很多東西的緣故啦」

「如果只是那些東西的話，可是做不到這樣的。有好好努力呢」

在前世的時候，在被告知退休去當教官之前，也有教過幾個學生的經驗。

雖然天賦在她之上的學生也有好幾個，但是有著像她這樣的成長速度的人我只知道她一個。

……雖然已經說過很多次了，她是努力的天才。

這樣摸著塔爾朵的頭，使得她的臉變得紅彤彤的，身體也任由擺布了。明明想要做出端正的表情來，但即使如此表情也還是很緩和。這種有塔爾朵風格的地方很可愛。

把手從頭上拿開，塔爾朵依依不捨地走開了。

「好了，處理一下這家夥吧」

被綁住的男子一臉怨氣地瞪過來。

塔爾朵不是會殺死情報源的糊塗蟲，有好好地讓他活著。

我明白部署像他這樣負責監視的人的原因。

因為能阻止我的大概就只有艾波納了，所以不得不用她。但艾波納和我是朋友。

對面也在考慮艾波納背叛阿拉姆教的可能性。那樣的話，派人監視也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正是因為理所當然的才好讀懂。「以前上課的時候和塔爾朵說過吧，關於宗教的危險性和可用性」

「是的，信到骨子裡的信者會放棄思考，深信宗教都是對的。因為思考這種聯系沒了，所以話也聽不進去。雖然作為道具來說十分便利，但在敵對時不能把他們當人，而是要當作野獸來思考這樣」

「正是如此。被塔爾朵抓到的這個也是信到骨子裡的信者」

「唔、唔唔、唔唔」

男人亂鬧著。

他絕對不會承認自己是阿拉姆教的人。

諜報人員如果說出了自己的身份，會給組織帶來傷害。他也絕對不會容許那種事發生。

「為什麼知道這種事」

「是味道。阿拉姆教有特殊的香。沒有巨額的饋贈或是重大的貢獻是不會贈與的香的氣味，侵染在這個男人身上」

那個原本是為了給予信者優越感。不管哪裡的宗教，為了製造出熱誠的信者，使用的方法都是使用階級制度。而且是盡可能容易讓人明白的。

比起宗教本身，優越感更能令人熱衷。

在組織中，我比那家夥貢獻的多，比那家夥更能得到認可，這種感情會比任何東西都更能煽動人的忠誠心。

抓到的監視員不是因為獻金，而是因為貢獻才當上特別的信徒的吧。

只是，值得可惜的是染上了香的味。作為勳章來說很優秀，但作為諜報人員來說，就只是做出給自己標上記號這種蠢事。

「真不愧是盧各大人！但是，如果是信到骨子裡的人，就算讓他活著，也是不會吐出情報的吧……要殺了這個人嗎？盧各大人之前在學園做的工房的爐子的話，一瞬間就能讓他變成灰燼，處理起來也很輕鬆吧」

「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

聽到可愛動人的美少女塔爾朵這過於過分和危險的發言，男人又開始亂鬧。

「不會這麼做的。如果他行蹤不明的話，會被懷疑是發生了什麼事。你試著想想這種時候該怎麼辦？」

諜報員消失了，這本身就會成為一個重大的情報。

「好難啊。雖然讓他成為己方才是最好的辦法……但這個人也聽不進去話……就算拷問，他也會因為是在為了神明大人忍受苦難而覺得自己很厲害而在開心吧？那個……對不起，我認輸了」

「給你打60分。讓他成為己方是正確的。讓他說出對我們有利的情報」

「要怎麼做呢？明明拉攏和拷問都行不通」

「那就好好看並且記下來。像這樣上課真是久違了」

最近幾乎都是對付魔族的事，都快從圖哈德的裡工作中脫離出去了。這種骯髒的事情真是好久不見了。

雖說如此，我的本職還是暗殺貴族圖哈德。

這樣好的教材沒理由不用。

「加油好好記住哦！」

塔爾朵不是天才。

但是，既努力又坦率。

肯定還能成長得再上一個臺階吧。

好了，需要很多準備。

和塔爾朵剛才說的一樣，這種家夥既聽不進去話，對痛苦的忍耐也很強。正攻法機會渺茫。

所以，要利用人類的身體，特別是腦的構造。

感情和反應的區別，在於使用從生物層次上無論怎樣也用不到的部分，和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的部分。

前世的技術和這輩子的魔法融合，產生了更加有效的手法。

雖然覺得有點對不起他。

但是，對於非要陷害我、給我貼上與世界為敵的標籤，與此同時還想要一邊嘲笑一邊殺死我的家夥們說手下留情什麼的，我可不是那種溫柔的人。

## 第十六話 暗殺者出發

S班的全體成員和A班部分成績名列前茅的人所乘坐的馬車出發了。

表面上是因為打倒魔族的功績，讓我、塔兒朵、蒂亞三人去聖地接受表彰。

不僅是被稱為世界宗教的阿拉姆教，而且還是由阿拉姆•卡露菈親自進行……就是這樣了，學生們還在興奮著。

（不過說到底那也是表面上的事）

由於假扮成教主的魔族的陰謀，阿拉姆•卡露菈已經使「盧各並沒有聽到女神的聲音、是個假冒女神的神諭的無禮之徒」這樣的輿論流傳開來。

假冒女神的神諭是重罪。不僅僅是亞爾班王國，幾乎在這個大陸上的所有國家都會被當作罪犯處置。

（既然已經躲起來了，明明更自然地行動就好了）

我不禁露出了苦笑。

在把我和蒂亞、塔兒朵分開的基礎上，兩側是勇者艾波納和一行的諾伊修。另外，這輛馬車上還有著在教官們之中也算得上是頂級實力的人在。

總之，是在防止我逃跑而警戒著。

此外，把蒂亞和塔兒朵和我分開是為了在分割戰鬥力的同時封住我們的行動。

一個人逃跑的話，不知道剩下的兩個人會被做什麼。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都仿佛自己以外的人被當作了人質一樣。

「盧各，會是段相當長的旅途呢。我因為一直在王都，真是好久沒坐馬車了呀」

艾波納雖然裝作若無其事地閑聊著，但表情卻很僵硬。

從以前就在想了，艾波納的演技真的拙劣。

不如說，除了有著壓倒性的強大以外，她大部分的能力都一般或者在那之下。

這種不平衡性感覺反而和勇者相稱。

「我正好相反，因為在各地跑來跑去的緣故……馬車已經坐膩了」

「因為盧各代替我們好好努力了呢……對不起」

「抱歉，我不是這樣想才說那種話的」

看到艾波納點頭哈腰的樣子，我想起了塔兒朵。

看著這幅情形的諾伊修聳了聳肩。

「我對王都那群貪生怕死的豬獠們感到無語。空有勇者卻不加以利用。一想到如果沒有盧各君之類的事就毛骨悚然呢」

魔族們製作【生命之實】，為了使魔王復活而行動著。

【生命之實】是數量過千的人的靈魂制成的。

因此，越是大都市就越容易被盯上，但是豬獠們擔心勇者不在的時候魔族會盯上王都，來奪走自己的小命和財產，所以將艾波納固定在王都。

如果，艾波納能自由行動的話，也許我就沒有必要拼上性命和魔族戰鬥了。

（正是這樣才會引起某些異常的事發生）

據阿拉姆・卡露菈所言，女神之前對魔族說過『這次的勇者沒有損耗』。

本來的話，不管如何把勇者束縛在王都，最後也只有勇者能夠打倒外面的魔族。

但是，現在有我在。即使查遍所有史料，也從來沒有發現有勇者以外的人能打倒魔族。

「是啊，我也膩了。想把【聖騎士】什麼的職務丟開啊」

「呋，如果是盧各君以外的人說這些的話就會聽著像故意找茬，但你的話是真的對這些沒有興趣呢」

「我、會想辦法說服那些大人物的……不能總讓盧各勉強自己」

對於我來說，因為這正是想讓勇者加油的地方，所以沒有阻止。

我和魔族戰鬥的好處什麼的，也就是積累實戰經驗之類的。

最近也覺得實戰經驗已經足夠了。

然後，我們三個人就像普通的同學一樣熱火朝天地閑聊起來。

這副場面看起來，實在不像是勇者和罪人以及魔族從者的關係。

◇

到了晚上，我們要在野外露營。

馬在夜裡會看不清，雖說在途中落腳的城鎮換過馬了，但馬的體力也有極限。

這次用的馬車就是所謂的臥鋪馬車，所以空間很大，而且因為準備了折疊式的雙層床，所以可以在馬車裡過夜。

因為掛念塔兒朵和蒂亞的情況所以提出要見她們一面，卻沒得到許可。



我可沒在擔心。

本來能把被【追隨我的騎士們】所強化的她們怎麼樣的對手，也就只有我身邊的艾波納和諾伊修。

教官們聯手一起上的話，就算不能打贏，也還是能逃跑的。身為暗殺者助手的她們除了戰鬥之外，還習得了隱秘行動的能力。因為比起變強來說，活下去更為重要。

吃過飯以後，因為也沒有什麼要做的事，我正想回馬車上睡覺，手卻被諾伊修拉了一下。

「不去看看星星嗎？這附近離我的領地很近呢，我知道能清楚地看到星星的地方」

監視我的教官們露出大吃一驚的表情，加強著警戒心。

諾伊修用目光壓制住了他們。

「啊，好啊。從這裡看到的天空，和圖哈德不一樣呢」

說要看星星是給教官們聽的場面話。實際上應該是要說只有兩個人才能說的話吧。

◇

稍微走了段距離後抵達一個湖畔。在這裡確實能欣賞到美麗的星空。

倒映著星空的湖面很美。

諾伊修面帶微笑，食指抵在嘴唇上。

我領會之後，使用從表面上不會暴露的不動嘴唇的特殊發聲法發動了魔法。

那是個能包住我和諾伊修、遮擋空氣流動的膜。

聲音就是空氣的振動，只要抑制住那個就聽不到聲音了。

也就是說即使身處室外也如同在隔音室一樣。

我和諾伊修雖然在被教官監視著，但這樣就不會被偷聽談話了。

「現在說什麼都可以了」

「這個魔法真方便啊。也能教教我嗎？」

「諾伊修沒有風的適應性，沒辦法的」

「那還真是可惜」

風是個各方面都很稱手的屬性。我雖然選擇了四個屬性，但加入只能選擇一個這樣的條件的話，我會選風。

「所以，不惜背負風險也想說的是什麼呢？」

「啊，那個啊。這是陷阱哦。在到達聖地之前，會給你下藥讓你沈睡，再到絞首臺上進行魔女審判」

「我想也是，無論怎麼說我現在已經是假冒女神名義的無禮之徒了」

魔女審判在我以前所在的世界上也進行。

這是人們被「有魔物裝扮混入人類」之類的流言所操縱的結果。

就算是不一樣的世界，會發生相似的事，這恐怕是因為人類是疑神疑鬼、喪失理智的生物吧。

「……這些你都知道呀」

「嘛，順帶一提現在的教主是魔族這件事我也知道」

「看來不是艾波納透露給你的呢……果然，我的騎士團需要你」

諾伊修組建的騎士團，只聚集了有才能的年輕人，為了實現他的夢想的組織。

否定那個的事，導致了諾伊修被逼入絕境，屈服於蛇魔族米娜的誘惑。

「我的回答還是不變」

「我也沒打算邀請你哦。你現在已經走到相當遠的地步了。我這兒廟小裝不下你……不過只是現在哦」

「這樣啊，那麼談話結束了嗎」

「還沒有哦。給你個忠告。偽裝成教主的魔族，它的綽號是人偶使……米娜大人要我傳達給你的」

「真是份珍貴的情報……人偶使，這樣的家夥不管在什麼文獻上都沒有記載……」

「嘛，是這樣吧。畢竟是人偶使」

人偶使，從這個名字聯想出來的是操縱人偶的能力。

大概是本尊躲起來，讓人偶進行戰鬥吧。

我心裡大概有數了，八柱魔族中的七柱各個時代所描述的內容都具有有一致性。

但是，只有一柱根據時代不同完全不一樣。那正是，完全像是其他存在一樣。

如果是有著正如被稱呼的人偶使那樣的能力的話，就能說的通了。文獻上描述的不是人偶使，而是人偶。

「情報只有這些嗎？」

「嗯，僅此而已。期待落空了嗎？」

「不，足夠了。如果沒有情報的話會變成致命傷的」

被施以魔女審判是預料之中的事。

然後還制定了在魔女審判中殺掉教主，把魔族的再生能力展示出來以此證明對方是魔族這樣的計劃。

魔族的再生是強制且自動進行的。

在和巨魔戰鬥的時候做了各種各樣的驗證。在那之中，嘗試過了是否把腦袋吹飛也能再生。

沒有腦子的話就不能思考，即使那樣還能再生是思考沒有介入的證據。

把腦袋吹飛，引起再生的話，不管是誰怎麼看，都會察覺到是怪物。

但是，對方不是魔族，而是被魔族操控的人偶的話就要另說了。

我就只會變成個殺人犯，然後社會性死亡。

「米娜大人也很開心哦。說這之後也希望能好好來往呢」

「嗯，我也會完成我的義務的」

至少蛇魔族的米娜似乎還想利用我。

好了，因為那個教主是人偶，計劃中的一個已經不能用了。

但是，相反也有正是人偶才能做到的事。

想一個利用那種特性的計劃吧。

本來殺死教主讓其再生這一計劃的優先度就沒那麼高。新作成的計劃也絕不是第一候補。

這樣考慮單純是因為風險太高了。

正攻法能解決的話那當然是最好的。

盡管如此，那樣的計劃也要盡全力推敲。

在暗殺這種工作中，意料之外的事情總會經常發生。因此，備份計劃要仔細推敲。

在腦中反復推敲作戰計劃。

而且要根據其成功率和風險與已經有了的計劃作比較，排出優先順序。

（新計劃也得告訴蒂亞和塔兒朵啊）

畢竟我們作為一個團隊行動，只有我知道計劃也沒有意義。

「諾伊修，差不多回去吧，開始變冷了」

「啊，那就回去吧」

和蒂亞、塔兒朵隔離開了。

即使這樣，傳遞情報也沒那麼難。

有通訊器。那個在兩公裡以內的話，即使沒有大的設置型通訊器也能進行通信。

更重要的是，通訊器這種東西在這個世界上連概念都還沒有。比方說，在人面前炫耀著用也沒有問題。

確認完兩個人的狀況後，把新的計劃好好地傳達給她們吧。

## 第十七話 暗殺者再度前往聖地

馬車在次日的清晨出發了。

看起來塔爾朵和蒂亞分別乘上了不同的馬車，並且昨晚在距離我數百米的位置紮了營。

她們兩人雖然也有受到監視，但是並不像我這邊這樣嚴重。

雖然我們是團隊行動，但他們貌似認為只有我一個人擁有特殊的力量。

不過雖說如此，他們還是讓全是上級生的S班……倒不如說是以妮曼為中心所組成的頂尖團隊來負責監視她們兩人。

（原來如此，先前向妮曼求助的時候，她二話不說就答應的原因原來是這個啊）

與這次的魔族作戰，是需要妮曼的協助的。在已經陷入被動的情況下如果想要絕境翻盤，僅靠我們三個人人手是完全不夠的。

不管怎麼說，在不僅僅是我，連蒂亞與塔爾朵都在被監視的狀態下，有一個能夠自由行動的人物是必要的。

當然並不是誰都可以，必須得是明白且理解這次事件，並且還是友方的人物才行。

而符合這一條件的人，除了妮曼以外找不到更合適的了。

我一開始以為找妮曼幫忙並非易事。

因為成為騎士學院上級生的學生幾乎都和現役騎士一樣，會接各種各樣的任務，很少留在學院。就算是洛馬林家的大小姐也不例外。在學院，就連公爵家的權勢也不好使。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妮曼還能接受我的委托，是因為她正好要來聖地辦事……雖然她要辦的事就是監視蒂亞和塔爾朵。

（這個監視對我來說還真是方便。因為，我能夠非常自然地通過妮曼把計劃轉達給蒂亞和塔爾朵）

然後現在我趁著午飯的時間正在休息，但稍微有點頭疼。

（對圖哈德用這麼粗糙的方式下藥，還真是被看扁了呢）

在午飯的湯裡，混雜著安眠藥與肌肉鬆弛劑，還是有味道的類型。再說了，之所以湯在野營中受歡迎就是因為不花時間，而且一次性可以做很多。但特意將我的份分開，用別的小鍋製作，簡直是把「請懷疑我」寫在臉上一樣。

如果讓塔爾朵來下藥的話，她一定會選擇味道和氣味輕微的藥類。並且為了掩蓋藥的味道與氣味，會選擇香味與氣味更強烈的湯吧。

抑制住心中的無語，將湯含進了嘴裡。

一邊品嚐味道，一邊推測毒的類型。

本來就因為有在兒時起就開始攝入毒物來讓身體產生的抗體，同時又配合著【超回複】，短時間內就能輕鬆解毒。

所以攝取這點程度的毒完全不成問題。

但是，如果藥品沒有發揮藥效的話，為了將我無力化。我想他們一定會對我展開粗暴的行動吧。

在艾波納信任我是無辜的現在，我並不害怕訴諸武力。……不過不怕歸不怕，如果那樣做了就會影響到我們今後的生活。

所以我特意推測了如果是普通人的話會受到什麼程度的影響，並根據推測表演了下去。

大概十分鐘後藥效開始發作，身體漸漸變得沈重，視線變得模糊，手指連一根都難以動彈，隨後沈入睡眠。

我將推測出的反應表演給他們看。

看著模擬藥效發作產生反應的我，教官們毫不懷疑的將我拘束了起來。甚至連我是在假睡都沒有注意到。

（對持有魔力的犯罪者專用的拘束器【魔術師殺手】，而且僅僅這樣還不夠，他們還特意往我的嘴裡灌入了更加強力的肌肉鬆弛劑）

如果是持有魔力者的話，不論是空手還是持有武器都沒有任何區別。

只要在牢房裡使用魔法便可以輕鬆脫獄。

正因如此，對魔法師專用的拘束器便被開發了出來。

那是能將精煉後的魔力擴散出去的東西，即使是一流的魔力持有者，只要被這玩意拘束住，也沒辦法用出任何像樣的魔法。而這樣的東西我現在卻被拘束了整整三份。

……雖說如此，就算用上了這種東西，我現在仍然能用魔法就是了。雖然擴散魔力的效果非常強力，但是那些被分散出去的魔力依然會漂浮在四周。

我曾經憑借著【編制術式】的效果與蒂亞開發了許多魔法，其中就有應對對魔力持有者的天敵【魔術師殺手】的魔法。

也就是說，這個魔法可以收集並利用【魔法師殺手】擴散到空氣中魔力。用它，就可以破壞【魔術師殺手】。

（因為【魔術師殺手】隨時都能夠著手破壞所以暫且不談，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肌肉鬆弛劑）

與其說是我的抗毒性與【超回復】沒法應付藥物……倒不如說是裝作藥物有效這事非常有難度。

（這種強力的藥物，會導致膀胱與括約肌鬆弛，自控能力下降以導致大小便失禁……如果現在不那麼做的話，或許會有暴露肌肉鬆弛劑並沒有起作用的可能性也說不定）

如果是前世的話，我一定對這種行為不會有任何抗拒。



但這一世，我不想再做那種事情了。

我並不想在蒂亞和塔爾朵的面前露出糗態，作為暗殺者來說我有了這樣的弱點。

還真是，變得越來越像個普通人了呢。



結果在那之後，為了讓計劃進展的順利。我還是放棄尊嚴裝作藥物有效的樣子乖乖認命了。

果然，在吃下那種藥的情況下還沒有失禁怎麼想都很奇怪。

幸運的是在那之後很快便被更換了內衣和褲子，不過這又是另一件令人屈辱的事。

而且有意思的是，在我裝作失去意識的時候聽到了非常多的情報。

隊伍在到達街上後就會將我交給教會，然後直接開始魔女審判的樣子。之後是看情況決定是否處刑……不過考慮教會所擁有的權勢的話，處刑我的這件事已經也已經是板上釘釘了。

教官們也不是誰都盲信著教會，好像也有覺得應該要保護我的人的樣子。

只不過，他們也都抱著身為軍人的自己不能違抗國家下達的命令這種想法就是了。

（說真的，完全將教會的指令信以為真，把我交出去這件事……王都的那群肥豬貴族們真的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明明如果沒有了我的話，那麼作為他們安全保障的艾波納就不能在留守王都了）

看來他們非常害怕這個世界宗教。

我明明賭上性命去與魔族戰鬥並立下功勞，卻還是被這樣被輕易的割舍了，稍微有點不爽。

突然想起了過去父親曾說過的話。『圖哈德是為王國將病竈切除的刀刃。我們要將這份榮譽視做自身的正義貫徹……不過，對於王國來說我們也不過只是消耗品，如果有必要的話就會將我們舍棄』。

暗殺者就是這樣的東西，從一開始我就知道了。

沒有比這還不合算的工作了。

但是為了保護圖哈德領，我還是會揮出我的刀刃。為了保護這個屬於父母、蒂亞、塔爾朵、瑪荷以及我的家。

即使受到這種對待，我也不會改變我的這份信念。

所以，哪怕會被這個國家所拋棄，我也要基於自己的信念，做自己該做的事。

那麼首先……。

（啊啊，那麼去把它切掉吧，這個國家的病竈……為了我，以及為了守護我最愛的人，去把害蟲全部驅除乾淨吧）

將這份想法化作利刃藏於心中……我就這樣被交與了教會。

在到達教會後，我又被注入了興奮劑、酩酊劑與大量的酒精。

如果是常人的話，就會變得連對話都無法正常進行。頭腦發熱，失去理智，……變得像是被惡魔憑依了一樣。

如果在這樣的狀態下接受魔女審判，結果將顯而易見。

恐怕這就是教會的做事方法。

不管什麼樣的聖人都將露出糗態，通過使其變成實績使其信賴掃地的方式，進一步宣傳教會的正當性。

非常有效的做法。

不過很可惜的是，這些藥物對我無效。所以就讓我以完全的準備來迎接魔女審判吧。

## 第十八話 暗殺者挑戰魔女審判

在聖地的中央廣場上設置著斷頭臺，那裡正是魔女審判的會場。

而斷頭臺的後方則呈扇形擺放著格外排面的椅子，在那裡並排坐著五位盛裝打扮的教會的大人物。

他們即是這次魔女審判的檢察官，同時也是法官，更是陪審員。

檢察官、法官和陪審員是同一群人什麼的，作為審判的缺陷來說可真是夠了。

而且，觀看審判的觀眾，即居住於聖地的居民們也都是阿拉姆教的熱心信奉者。

也就是說，他們會將教會的大人物視作是神的代行者。

過分到這種程度的審判我哪怕是前世都未曾見識過。

衣服被換成了囚犯的衣裝，手上佩戴了三層的【魔法師殺手】，頭被固定在斷頭臺上——我正處於這樣的狀態。

「現在，開始對假冒女神話語的重罪犯，盧各•圖哈德的異端審問！」

哦，不說是魔女裁判而改稱異端審判麼。

不過哪個都一樣。

對方大意了，以為算計到我了。

雖然對方隱約察覺到將阿拉姆•卡露菈帶走的人是我，但他們斷定只要把我、蒂亞、塔兒朵的行動給封死，我就無法使用那張王牌。

趁著這個機會……將他殺掉。

這才是暗殺者的做法。

制裁！制裁！狂熱的聲音的從觀眾席傳來。

我觀察起了周圍的狀況。

即使有人監視著，蒂亞和塔兒朵仍然站到了預定的位置上。

然後，妮曼和戴著兜帽的女性在一起。信號送了過來……一切順利。

教皇看上去已經年過六十，是身具與其立場相當的威嚴的纖瘦男性。

只是，細看的話會發現眼中並沒有感情。

更令人驚訝的是，用能夠目視魔力的圖哈德之眼看的話，會看到魔力的絲線宛如操縱人偶一般連接在他的心臟上。

然後還有另一個發現。教皇的魔力全部都是從絲上流過來的。

雖然都認為持有魔力者之外的人都沒有魔力，但那是錯誤的。

即便並非持有魔力者，只要有生命的事物，都會有極其微小的魔力在流動。除去人類之外的生物也都是這樣。但是，教皇身上卻沒有任何一點魔力產生。

（教皇已經死了……）

被叫做人偶使原來是這麼回事啊。

並非操縱生物的力量，而是操縱人偶的力量。

明明能夠讓其活著的話還是活著比較好，但卻操控著屍體，或許應該考慮人偶使的能力就是有著這樣的制約。

可以認為蛇魔族米娜的情報是正確的。

「現在宣讀罪狀！盧各・圖哈德竟敢妄言自己是被女神所選中的存在，做出此等傲慢的舉動，罪無可赦！」

制裁的口號越來越激烈。

單看口號沒有變成殺了他這一點，可以說不愧是世界宗教的大本營，管教的真好。不過因為是在斷頭臺上進行審判的所以沒有太大的區別。

「其證據是，我們的巫女，阿拉姆・卡露菈從女神處獲賜神諭：對虛假的【聖騎士】予以制裁！罪人盧各・圖哈德哟，如果有什麼不對的就說來聽聽吧」

魔族專門做這種拐彎抹角的事情的理由有好幾個。

首先是排除對魔族來說逐漸成為勇者之上的威脅的我。

其次，是消耗艾波納。

一旦到了要被處刑的狀況，對於我會進行抵抗一事，偽裝成教皇的魔族，用蛇魔族米娜的話來說就是人偶使想必已經預想到了。

到了那時，與我戰鬥就會變成勇者的工作。

既能排除魔族之敵，又能消耗由於我持續打倒魔族而未曾損耗的艾波納的一石二鳥之計。

正因如此，我需要做的便是摧毀其前提。

幸運的是，艾波納作為我的友人，比起教皇的話更相信我所說的。

（像人類一樣活著，正是由於這個選擇，我摸索著殺掉艾波納之外的道路，成為了她的朋友……這將我從困境之中救了出來）

如果我只想著殺掉勇者，從而疏遠了艾波納，那她便会按教皇所說將劍刃指向我吧。

然後是，摧毀另一個前提。

為了做到這一點，必須終止這場胡鬧的魔女審判。

我被大量下藥之後無法做出正常的反駁。是的，對方就是這麼想的吧。

為了利用這個臆想，我特地做出了被藥物所影響的假象。

潛入死角之中抓住破綻正是暗殺者的基本功。

但死角與破綻並非需要等待之物，而是要自己創造出來的。

那麼，該披露準備的成果了。

「【神威】」

三層【魔法師殺手】被彈飛。這是利用了【魔法師殺手】散布到空氣中的魔力而發動的魔法【神威】的效果。

魔力充斥在體內的話，枷鎖什麼的便不具備意義，掙開鎖鏈，將被斷頭臺固定的脖子用蠻力解開，活動肩膀。

「衛兵們，制住罪人！！」

六名衛兵一起撲了過來……雖然只是普通人，但互相之間有進行連攜，各自的本領也不算差。

但是，他們不是現在的我的對手。

躲開攻擊，溫和地將關節卸掉令其無力化。

數秒過後，站著的人就只剩下我了。

在場的人都被我那過於精湛的本領迷住了。

我在那種狀況下高舉雙手。

「請不要誤會，我無意從魔女審判……不，異端審問之中逃走。只是為了方便說話而把礙事的東西解開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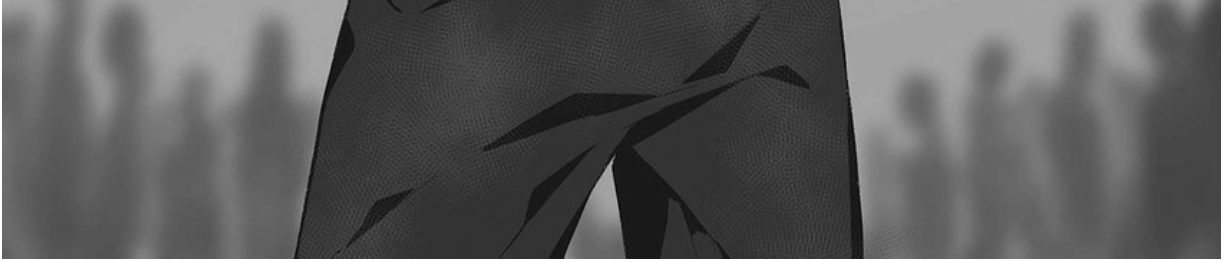
「你這家夥，是怎麼把【魔法師殺手】解開的」

我露出了目中無人的笑容。

並同時使用了風的魔法。

那是極其單純的將聲音放大的魔法。





但是，在這裡這麼做是有意義的。聲音的宏大程度，在向民眾訴說之時將會成為巨大的優勢。

再將音質稍微改變。變得更加響亮，變得能給與臺下的觀眾更加誠實的印象。

許多人誤解了演講這一事物，演講並不是單單說話就可以的。

演講，即是表演並講述。肢體語言、表情、聲音、音量、語調、神態，將上述這些全部利用來進行表演並魅惑人心。

「這是女神大人的奇跡。是女神大人幫助我的。被你們所下的藥，也被清除乾淨了」

觀眾開始騷動了起來。

不止教皇，坐在扇形席位上的高位神官們也嚷嚷了起來。

但可悲的是他們的叫喊聲最多只能夠傳到我這邊，而無法傳到觀眾那裡。這麼多的觀眾，而且各自都在小聲地交談著，僅憑嗓子發出的聲音不可能傳達得到。

在這場魔女審判之中，只要負責判決的是他們，從審判之中勝出便是不可能的。

正因如此，從一開始我腦中所描繪的勝利就只有一種。

那便是抓住觀眾的心。

無視叫嚷著的神官們，我繼續說著。



既然我的勝利條件是抓住觀眾們的心，那將聲音擴大，蓋過神官們的聲音便是最簡單直接的手段。

「我與女神初次見面時，被授予了打倒魔族的方法，遵循她的旨意，已經打倒了三柱魔族！僅僅是人類怎麼可能做到這種事情！？正是因為有了女神的祝福才能做到」

觀眾們的騷動愈演愈烈。

聽到了各種各樣的聲音，可以感受到觀眾的內心開始動搖。

無論對我施加多少冤罪，唯有實績是無法抹除的。而且，也沒有人能夠說明勇者之外的人為何能夠殺死魔族這件事。

雖然話是這麼說，但阿拉姆教的教皇這一招牌的威望似乎依舊管用，相信我的話的人並不多。

周圍的氣氛，從斷定我是罪人，向著困惑轉變。

正因如此，現在該執行下一步計劃了。

我送出了信號。

觀眾中的數人有了反應。

那麼，好戲才正要開始呢。

## 第十九話 暗殺者破局

我在思考的同時觀察著四周的情況。

事先已經準備好了數個計劃，現在的問題是該使用哪一個。

要決定這個，最重要的還是看觀眾的氣氛。

畢竟，這正是決定我社會性死亡與否的緊要關頭。失誤是不可容許的。

舍棄盧各・圖哈德之名，作為不同的人活下去並沒有多麼困難。為此也有所準備。正因為是暗殺者這種不知何時被舍棄都不足為奇的職業才會上好保險。

……但是，並不想選擇這條路。我喜愛著作為盧各・圖哈德時走過的人生、一起生活過的人們、以及圖哈德領。

正因如此，我必須在此勝利，必須贏得盧各・圖哈德的無罪釋放不可。

「罪人哟，真是令人發笑。竟然說摘下枷鎖的是女神之力！？哼，倒不如說這正是惡魔的證明！」

不知為何，教主的聲音有著與使用過擴音魔法的我相同的音量。如果使用了魔法的話，圖哈德之眼應該能看破魔力的流動才對。

謹慎地觀察後，終於注意到了。

那僅僅，只是發出很大的聲音罷了。

但是，那需要解除大腦的限制器並給喉嚨帶來損傷。或許正因是人偶才能無視保護身體的限制。

雖然沒法單方面的讓觀眾只聽這邊的話了，但這也沒有問題。

「那麼，我問你。為何，那個惡魔打倒了魔族！為何，那個惡魔拯救了人們？」

「惡魔的蠢話根本不想去聽！勇者艾波納哟，砍倒這個使用惡魔之力的家夥！」

教主的視線，看向了佇立在處刑臺旁邊的艾波納。

將艾波納安排於此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準備吧。

因為，如果我通過某種手段從拘束中脫身的話，能夠制服我的就只有她了。

只要艾波納認真起來，我就會被輕易地抓住。

但是……

「沒有感覺到惡魔的力量呢……我想聽聽盧各的解釋。這並不是處刑，而是審判吧？」

艾波納相信著我。教主，不，在他身後的人偶使的誤算，那便是不知道我與艾波納之間的友情。

「我是知道的！作為阿拉姆教教主的我，能夠看見依附在這個罪人身上的惡魔！所以必須處刑他不可！」

「在這之前，能否先回答我之前的問題？為何，惡魔的我，要打倒魔族，解救我的敵人呢？人是會撒謊的。但是，其行為無法作假」

「不要再用惡魔的花言巧語迷惑大家了！」

根本沒法構成辯論。我的問題對方一個都答不上來。

正常情況下，觀眾們是會厭惡這種遮掩的行為的，但……

（不愧是阿拉姆教的大本營……虔誠什麼的說著好聽，其實是被洗腦後放棄思考，將我無條件地視為敵人呢）

比起大體合乎情理的我，更相信給我貼標籤的對方。

其理由僅僅只是因為這是阿拉姆教的教主所說的，這種理由。

雖然預想過會變成這樣，但沒想到會這麼過分。

以現在的狀況，再說什麼都無濟於事。

（所以，首先要將前提改變，為了讓阿拉姆教的信徒們聽進我的話，必須要用超越教主的權威來與之對抗）

將事先決定好的信號向觀眾席送出。

信號送向的人既不是蒂亞也不是塔兒朵。她們是我的夥伴一事早已暴露，還被監視著，並不能輕易行動。

以她們的能力能夠輕易地甩掉監視者，但是甩掉的話反而會引起他們多余的警戒

所以，我向妮曼請求了幫助。

妮曼收到了我的信號。

在她身旁，有一位用兜帽遮住臉部的女性。

妮曼拉起她的手，猛然向著處刑臺沖去。

當然，處刑臺周圍有著眾多的衛兵，但作為人類最高傑作的妮曼是不可能被攔下來的。

盡管抱著一個人，她卻仍然能夠將衛兵如同小孩一般擺布。

那就像是美麗的舞蹈一樣的動作。被妮曼碰到的衛兵們，就像是沒有體重一樣被輕易地吹飛出去，然後撞在地面上，引起腦震蕩暈了過去。

真是精湛的動作。在這麼多不利條件疊加的情況下，還能將衛兵們在不受傷的情況下無力化。

最重要的是……

（公爵的女兒，竟然願意為我負擔這麼大的風險）

我所拜托的，只是將她帶到我這裡而已。

妮曼的話，大可不用這麼顯眼的方式，她應該能夠更加精明地完成才對。

但是她卻沒有那麼做，那是因為對我的信賴。而且，這樣的做法也是能夠配合接下來的計劃給觀眾加深印象的演出。

坐在半圓形的席位上的高位神官們開始的時候還在發楞，一回過神來便漲紅了臉，開始對著妮曼破口大罵。

「你瘋了嗎！」

「就算是亞爾班王國四大公爵的女兒，我們也不會手下留情！」

「反抗為女神大人的想法代言的阿拉姆教，就意味著與女神大人公開為敵！」

高位的神官是神的代言人，所有人從小就被這麼教導著。

被這樣的他們所聲討的話，在這個大陸上居住的無論是誰都會低頭跪拜，請求原諒吧。

但是，妮曼沒有這麼做。

優雅的撩起頭髮，露出微笑。

「真是說了奇怪的話呢。我同女神大人為敵？這可真是過分的誤解呢。我可是為了女神大人而來到這裡的」

「這有哪裡是為了女神大人！立刻退下，處罰就之後再……不，等等，抓住那個罪人的話，這件事就一筆勾銷。以女神的慈悲！」

嗯，雖然做出一副了不起的樣子，但似乎其實是在懼怕解除了拘束的我。

也是，這是沒辦法的事。既然勇者艾波納不肯行動，在場的人沒有一個能夠阻止我。

妮曼的實力……不，洛馬林的作品有多麼優秀在國內外都是廣為人知的。

她的話，有可能阻止得了我，會這麼想也不奇怪。

「從剛剛開始就一直在意了。為什麼像你這種人竟敢高高在上地裝成女神代言人的樣子說話？這是不敬哦」

「我們作為阿拉姆教的高位神官，自然能夠深入理解女神大人的思想並傳達她的旨意」

觀眾們贊同著這句話，為他送上聲援。

「那不過是想象罷了。我不可能順從那種東西。因為，我正是因為真正的女神大人的命令而來到這裡的……對吧，阿拉姆•卡露菈大人？」

妮曼身旁的女性將戴得很深的兜帽摘下。

純白如雪的頭髮，如同人造物一樣的白色肌膚，模仿著女神的身姿顯露了出來。

「我是，阿拉姆•卡露菈。我……」

我拜托妮曼送來的東西，那便是阿拉姆•卡露菈本人。

藏在安全屋裡的她被妮曼帶了出來。

我的話語傳達不到觀眾那裡。

要說為什麼，是因為教主的話語是女神的代言，而我的話則是惡魔的低語。

只要有這個前提存在，我無論說什麼都沒有用。

所以，要將這個前提摧毀。比起僅僅只是擁有教主這一官職的圓滾滾的肥豬的話語，象征著女神的阿拉姆・卡露菈的話要更加沈重。

依靠阿拉姆・卡露菈的存在改寫我被貼上的標籤，待我和教主變得對等之後，用邏輯來取勝。

這才是我的計劃。

妮曼將阿拉姆・卡露菈帶上舞臺之時，勝負就基本確定了。

但是，第六感的警鐘響了起來。

有什麼，看不見的東西進入了我的身體。

進來的什麼東西在我體內紮根，身體的感覺消失了。

「【精制】【加工】」

回過神來已經使用了土魔法。

生成金屬，將其變成小刀的形狀，是我擅長的魔法。

身體與我思想無關地行動著。

人偶使……這個詞語在我的腦中浮現出來。

奇怪，不可能。

圖哈德之眼看見了教主身上連接的絲線。

然後，在明白了是用絲線進行操控之後，對於自身被操控、抑或是作為最強戰力的艾波納被操控已經進行了最大限度的警戒。

但卻還是在沒有注意到的情況下被絲線連上了。

被算計了……人偶使原本就能夠產生看不到的線，但還是炫耀一般地讓連接著教主的線變得能夠被看見，是為了讓我誤認為這是看得見的東西。

原來如此，怪不得蛇魔族米娜會如此警戒。剩下的魔族一個比一個強這件事似乎是真的。

腳步停不下來。

無法抵抗。

我將自己的魔法產生的刀子舉起，牢記的暗殺者的招式將為了收割阿拉姆•卡露菴的首級而使用。

（啊，原來如此。即使察覺到阿拉姆•卡露菴被帶走，也沒有展現出相應的對策是為了這個啊）

人偶使猜到了我會把阿拉姆•卡露菴帶到這裡。

更進一步說，說不定連我和艾波納的友情也被注意到了。

蛇魔族米娜如果像將人偶使的情報泄露給我一樣，已經把我的情報泄露給人偶使的話，我和艾波納的友情被發現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畢竟我們關係親密的事情就連諾伊修也是知道的。

因此才故意讓阿拉姆•卡露菴自由行動，然後在這個眾人圍觀的狀況下，操縱我，將阿拉姆•卡露菴殺死。

這樣一來，就能殺掉不聽話的女神代言人，輕而易舉地將方便的提線人偶安插進去。

這樣更能將我確實地毀滅掉。順便還能使得勇者艾波納變得不得不將我殺掉，借由讓我與艾波納戰鬥，既能讓我死去，也能消耗勇者艾波納。

一石，三鳥。再有幾秒，我的小手就將切斷阿拉姆•卡露菴的脖子。

我咬緊了牙關，然後……



## 第二十話 暗殺者擊破

我露出了笑容。

在聽到人偶使這一名稱的那個時候，這種展開就已經預想到了大半。

然後，看到被我帶走了的阿拉姆•卡露菈的出現，教會方卻連像樣的行動都做不出來，這個情況則更是加強了我的懷疑。

再說了，既然是和名為人偶使的魔族戰鬥，被出其不意地操控住自己的身體之類的情況，是早已預想過的。

正因為如此，我才有對策。

撕破衣服，被連接在肩膀上的第三只手顯露而出。

那個是神器。從過去想要陷害我的貴族那裡奪來的，神之手。神之手從頭頂掃過。

隨後身體便恢復了自由。

收起了小刀，總算是停了下來。

（神之手，總算是能夠有效活用了）

神之手，其特征是能夠觸碰到原本無法被觸碰之物。不論是魔力抑或是靈魂，甚至是瘴氣或者靈體，神之手都能抓得住。

我對神之手預先進行了設置。只要我沒有按照一定的間隔向其發送停止代碼，就會將束縛我的一切東西破壞掉。

將被操縱作為最大的風險進行考慮的情況下，最為懼怕的是即使有用一般方法進行對抗的手段，到頭來卻連那方法也無法使用的情況。

所以，我設置成了如果什麼都不做就會發動的形式。

（怎麼說呢，雖然要把這東西帶進來也是相當辛苦的）

雖說是能夠藏在寬鬆的衣服裡的尺寸，但那可是金屬的手臂。在被帶上處刑臺之前就會被沒收。

所以，在身體檢查之後，我才將它從藏在胃袋之中的【鶴皮之囊】之中取出，避人耳目地接上了。

暗器的帶入對於暗殺者來說，是基礎之一。

人體這東西可以藏東西的地方意外的很多。胃袋之類的是最普遍的場所之一。

（真是外行的家夥，像是肚子中或肛門裡，檢查這種地方可是常識啊）

如果是我來進行身體檢查的話這種程度還是會做的。

就在我思考這種事情的期間，阿拉姆•卡露菈在深呼吸過後，面向了觀眾的方向。

「請聽我說，教皇被魔族操縱了。我險些被教皇所殺，是被女神的指引帶來的盧各•圖哈德所救，才得以藏身。我，阿拉姆•卡露菈宣告，他，盧各•圖哈德正是被女神所選中的英雄」

氣氛轉變了。

看向我的眼光，如同撒謊一般從厭惡轉變成了羨慕。

能夠聽到諸如原來如此、是這樣啊的聲音從各處傳來。

這幅場面是帶走阿拉姆•卡露菈那天，她用口紅留下的信息成為傳言流傳開來所造成的。

那個情報操作在這裡擁有了意義。那是預見到這樣的展開而進行的準備。

「然後，我在此宣布。被女神選中的勇者艾波納和受到指引的盧各，將於此時此刻，將盤踞在教會的魔族討伐！」

……我所認識的阿拉姆•卡露菈，可不是能在這種場合輕鬆說出這種臺詞的類型。

而且，和我事先準備的劇本也有所不同。

大概，是妮曼從旁指點的吧。

不愧是洛馬林的最高傑作。比起我事先準備的臺本，感受到現場的氣氛之後，改編成了更加適合現狀的樣子。

真是優秀到令人厭惡的程度。

高位神官們，幾乎異口同聲地發出怒罵，任由感情驅使，毫無脈絡，更全無威嚴，就如同動物的叫聲一般。

觀眾們用冷冰冰的眼神看著他們。

通過阿拉姆•卡露菈的話語，他們被剝奪了權威，就只能如實的被看到、感受到。這樣一來，就只能看到藏在權利的保護傘之下的骯髒醜陋的中年大叔們在叫嚷罷了。

在他們之中，唯有教皇靜而又靜地佇立著。

表情完全脫落，就像是脫力的人偶一樣。

就這樣在什麼表情都沒有的狀態下，僅僅活動著嘴巴。仿佛在說已經不需要演技了一般的無機質表情。

「啊啊啊啊，真是失敗，真是失敗。碰巧擁有那種神明的玩具，是女神的命運改寫嗎？還是偶然呢？真是可惜，真是可惜。」

從不知何處傳來，給人像是孩子氣的大人一樣印象的語氣。

「不，即使沒有神之手，也有沒有神之手的情況下能夠使用的對策。」

並不是在打腫臉充胖子，正是因為有神之手，才能施行即使被出其不意地用絲線連上身體也沒有問題的計劃。

如果，沒有神之腕的話，只需要使用哪怕有個萬一也不會被絲線連上的走位就行了。

「理解。你正因為弱小所以很聰明呢。和怪物不同，作為區區人類，卻為了踏入這邊的領域而依賴陰謀詭計，真是可悲的生物。理解了，也有這種強大呢。會作為參考。」

剛一說完，教皇便以嘎吱嘎吱如同機械一般的動作，但卻達到異常程度的速度襲擊了過來。

能夠聽到肌肉斷裂一般的聲音，由於魔力的過度負荷魔力回路也短路了，即便如此教皇也將自己榨取到極限撲了過來。

將嘴張大到下顎幾乎要脫落一般的程度的啃咬攻擊。

就算對方再怎麼快，我也沒有蠢到會被這種攻擊給命中。

將他的身體翻轉之後，臉部向著地面落下，就這麼整張臉紮進地面之中，這是什麼蠻力啊。

驚嘆的同時，我使用了土魔法。

那是將土變成鐵的魔法。

對手是人偶，就算死了也會動。正因如此，需要活埋，而且是活埋在鐵之中。

但是，這樣也不能放心。

畢竟，對面是人偶使。

然後，這裡有著山一樣多的人偶材料。

「切，開始了麼」

不知從哪裡釋放出了無數的絲線。

連這邊也有好幾根伸了過來，我抱著妮曼躲開了。

雖然擁有著能看到魔力的圖哈德之眼的我能躲避，但除了我之外的人就辦不到了。

魔力這東西是無法被看到的。

正因如此，用魔力編織的絲線無法被我之外的人看到。

「……大概五十七人麼」

多達五十七名觀眾被人偶使的絲線連上了。

那五十七人全員用如同人偶一樣的無機質表情凝視著我。

然後，在下一個瞬間，撞飛前面的人形全力向這邊疾跑過來。

……那麼該怎麼辦呢。

只是要殺掉的話，做得到。但是，觀眾是一般人，要殺了他們，我的良心會痛。

而且，就算殺掉也沒有意義。

只是馬上會把線連到替代的材料上罷了。

如果不能切斷根源的話就沒有意義，人偶使正潛藏在某處。考慮到那家夥的戰鬥方法，現出身形並沒有意義。

「唯獨不想用這個計劃啊」

撓了撓頭。

現在的狀況是在最差的局面中排第四的。

順便一提第一差的是，勇者艾波納被操縱。

沒有這麼做是因為對勇者艾波納不起作用。艾波納是技能的寶庫，其中的某一個技能將他的絲線無效化了。

正常都會這麼想。

如果艾波納能被操縱的話，並不需要這麼拐彎抹角，一開始就用教皇權限將勇者叫過來操縱就好了。

……不過，從這邊來看是真的幫大忙了。和艾波納戰鬥我是真的敬謝不敏。

「艾波納，請壓制住被操縱的人們，雖然我做不到，但艾波納的話就能辦到」

將即便損壞也無法讓其停下動作的人偶在不殺死的情況下無力化這種事情，沒有壓倒性的力量的話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兩個人的話我也能辦得到，但是要同時對五十七人這麼做對我來說終歸是不可能的。

「盧各要怎麼辦呢？」

「我去打倒魔族。我的話，能夠追溯這些人偶的絲線，適才適用。」

「嗯，很好。那麼，這邊就交給我了」

有艾波納在真是太好了。

如果，沒有艾波納的話，我大概就不得不把在場的人全部殺掉了吧。

……但反過來也就意味著，為了救這裡的人們，作為最強的棋子的勇者就沒法對魔族使用了。

如果是知道我的性格，知道我的天真，從而讓一般人暴走的話，那可真是大意不得的對手啊。

「來吧，棋入終盤了。人偶使，就讓我像個暗殺者一樣，悄悄靠近並取走你的首級吧」





送出宣戰布告，我邁開了步伐。

## 第二十一話 暗殺者單槍匹馬

悲鳴和怒號交織在一起。

不管怎麼說，普通人突然受人操控變為暴徒，一邊上躡下跳還一邊對著人群橫沖直撞，這必定會造成恐慌。

（真想學習一下在這種狀況下拔腿就跑的這份果決）

魔女審判這樣誇張的東西一開始進行，上位神官者們就迅速四散而逃。

真是善於自保。

不過對於我來說比起那群家夥賴在這裡不走的情況，現在這樣要好得多。

「蒂亞，塔兒朵！模式C-7」

我用被恐慌的觀眾所包圍的她們也能聽到的聲音吼出。

所謂模式C-7，就是我一個人獨自去挑戰魔族，蒂亞、塔兒朵兩人專注於救助觀眾的計劃。

在視線盡頭，確認到兩人已經開始行動，我跳到空中然後借助風魔法使自己滯空。

「在這裡看的就很清楚了」

人偶使唯一的弱點。

沒有線他就無法操縱人偶。

人偶使的恐怖之處在於將本體隱藏起來，再接連不斷的製造出無數可替換的人偶。



然而，線的另一端一定會與人偶使相連。順著這點追溯下去，就能找到人偶使本人。

將魔力集中到圖哈德之瞳，強化視力與看見魔法的能力。

……要是沒有看到的線，趁我不注意突然襲擊就麻煩了。

（必須得快點了）

肩膀如燃燒般炙熱。

以神之手的接續處為中心，疼痛正侵蝕我的全身。

雖說是神器，在身體上安裝異物，會發生這種事也不奇怪。

但是，即便如此也沒有理由摘下來。

看不見的線是防不勝防的。

如果沒有神之手，再中一次那招的話就結束了。

「找到你了」

我用風作推進器進行加速，線的盡頭是一間平平無奇、沒有四鄰的獨棟房屋。正因如此才難以被懷疑，這就是如此絕妙的藏身之處。

隔著窗戶就感覺到了視線，我再次加速，在踢破窗戶的一瞬間無數難以避開的線擴散開來。

回避已經不可能了。所以，沖過去，理所當然地，線將我的身體貫穿、奪去自由……因為沒有收到停止命令，神之手把線切斷。

取回自由的我拔出新型的大型刀，順著撞破窗戶之勢闖進屋子裡，在與枯瘦的灰皮膚男人擦肩而過之時，將其砍傷。

緊接著，魔族獨有的再生現象開始了，不過再生比較緩慢，現在還在持續的流血。

「真麻煩啊，你，貌似不只有神的玩具那一張王牌呢。」

那個聲音充滿理性，不知從哪裡給人一種科學家一樣的感覺。

再加上人形容貌，不知情的人恐怕都不會把他當魔族吧。

「算是吧，我也準備了不少其他的手段。」

盡管三番五次與魔族交手，每次都有令人不愉快的點存在。

那就是如果不用【誅討魔族】使【紅之心臟】顯現，將其破壞的話，不管收到多少傷害都會立刻開始再生的性質。

實在是過於不利的戰鬥，戰術也自然而然的受到了限制。

既然魔族之間會共享情報，那這樣的戰術總有一天會行不通。  
【誅討魔族】術式上還存在很多缺陷，所以極難操作。

「嗯，是用我等同胞的牙制成的劍啊。真是殘忍。」

「既然魔族會同類相殺，那麼以魔族之身是不是可以傷害到魔族……看來我的假說是猜對了。」

新型刀的真面目是由獅魔族的獠牙製作而成的。

就連厚厚的秘銀鎧甲也可以輕易撕碎的硬度與鋒利度，抗沖擊的能力也很強，是在獅魔族的屍體上回收的超常識素材。

不僅純粹作為武器而言就十分強力，而且對魔族的身體也有效果。

過去的文獻中，曾有幾篇魔族之間互相殘殺的記載。不過也只是  
一方性命隕落這種程度的表述。

也就是說，魔族能夠殺死魔族。

說到底也只不過是假想，不過似乎是猜對了。

人偶使把線射過來。我在以毫厘之差避開的同時放低體態，突然加速，悄無聲息的消失在目標視野，向前邁出一步來到他的斜後方。

這樣一來，在對方視角來看對手就像憑空消失一樣。從近距離趁其不備發動偷襲的暗殺術。

用魔族的牙制成的刀刺進人偶使的脖子，轉動手腕使傷口擴大，紫色的血便像噴泉一樣噴湧出來。

傷口再生的速度很緩慢。

「啊啊，你還真是麻煩啊。」

一邊捂著傷口，人偶使向後跳，撞破了背後的牆壁，他的人偶闖了進來。看來護衛是藏在別的房间。

不同於驅動教皇那樣的屍體，這次是仍活著的人類。

在已經下定決心不做無謂的殺戮之後，對方的出招還真是相當棘手。

即使讓已經成為人偶的人失去意識，也沒有意義。但不破壞人體而使他喪失行動能力異常辛苦。

忍耐劇痛的同時，我關閉了自動術式，手動操作神之手切斷人偶使的線，繼續前進。

正好，再讓我試試另一樣東西。

從皮質槍套中掏出槍。

槍的本體還是老樣子，不過子彈稍微有些特殊。

瞄準，六連射。

瞬間打空彈夾。射出的彈丸在空中閃著紅色的光，全部命中目標，嵌入到肉體中。

（那麼，這下效果如何呢？）

實驗成功的話，與魔族戰鬥就能變得更容易了。

「呃……啊，啊，不會吧，這是」

立竿見影。

比新型刀更為有效的戰果。

因為，受傷處完全沒有再生。算上前世，我已經見過了數以萬計被槍擊中的人，都是這樣的反應。

「對，這就是用魔族的心臟制成的子彈」

既然魔族之間能夠互相廝殺，作為魔族最大的象征，聚集了魔族力量的東西對魔族來說不正是最大的毒藥嗎？我這樣想到。

換言之，也就是紅之心臟。

目前為止我們破壞的紅之心臟全都保存了下來以用作研究。從各種角度分析他們。

於是，這次用它製作出了彈藥。

還有刻意降低了穿透力的HP彈（Hollow-point）也完成了。

特征為彈頭前端中空（Hollow）。命中目標時，彈頭從中空部分開始炸裂膨脹，在體內造成巨大的傷害。

穿透力雖然顯著下降，殺傷力與停止作用卻極高，用於體內下毒的話性能遠遠優於前者。（注：停止作用，stopping power，簡單地講，就是彈頭使敵對者喪失反抗能力的作用。）

「人類這種東西就是這樣才可怕啊，明明很弱小，不，正是因為弱小所以遠比魔族更惡毒」

人偶使失血過多已經是瀕死狀態。體內爆炸的HP彈破壞了重要的器官，一動也不能動。

就算放著不管也難逃一死。

但是既然是魔族，會發生什麼也不奇怪。

徹徹底底地殺掉吧。

「我們交涉一下，跟我聯手，你就能成為人類的王……什麼的，放心吧，魔族絕不會背叛，比人類更有信用」

對於他的話語我充耳不聞。我沒有回應。

人偶使的能力實在過於危險。

回過神來，身邊的人全變成他的人偶也是有可能的。

人格、能否信任暫且不論，光是存在本身風險就很高。

「你很聰明，也很殘忍。甚於我遇到過的任何怪物」

在左輪手槍中填入新的子彈，然後，沒有任何猶豫，全彈發射。

一陣抽搐過後人偶使變得一動也不動。

「這下連【誅討魔族】都沒用就徹底的殺死了魔族麼……為了確認是不是真的不會再生了，至少都必須監視24小時才行啊。還有就是，聖地似乎還有魔族雕像存在，去那邊看看吧」

使用紅之心臟制成的子彈的效果，是妨礙再生還是使再生無效化也必須調查清楚。

我坐在椅子上，取出通信器，向同伴匯報魔族已經被打倒的事，同時確認魔族雕像有沒有被破壞。

於是，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什麼的恐怕並沒有吧。教會的人還有麻煩的會議還在後面等著。

雖然我自認為已經消除了自身的嫌疑，但那群人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會說出什麼話來，光是想想心情就變得煩悶了起來。

## 第二十二話 暗殺者成為英雄

從那以後，和預計的一樣，不，甚至比預想之中還要郁悶和麻煩的會議在等著我。

高階神官們一字排開。

「對啊，就說，我們也是被那個叫人偶使的魔族操控著的。」

「這可真是一個好想法，但是，若只是這樣的話，也顯得太沒出息了。」

「那麼，這麼說怎麼樣？就結果而言，我們確實被操縱了。但•是•呢，正因為我們拼死的抵抗，魔族才用盡了力量，所以才能夠成功討伐魔族呀！」

「那樣的話，就很有面子了，不愧是斯托裡奧卿。」

這類話題簡直沒完沒了。

……該怎麼說呢？到了這裡反而神清氣爽。

明明我就在他們的面前，這些人之前還想要使我蒙冤再殺掉我，現在卻充斥著明哲保身與出人頭地的對話

毫不遮羞地開始了討論，就像在統一口徑似的。

當看到同席的蒂亞把手伸向大腿上的槍套時，我笑了。

因為我也有著同樣的心情。

最終，他們採用了高階神官也是受到人偶使操縱、成為受害者的說辭。

將魔族削弱了等等說法，被學院長駁回了。雖然神官們一臉不滿，但還是勉為其難地聽從了這樣的忠告：說太多慌話是會露出破綻的。



第二天，當我走在街上時，數不清的人們向我投來感謝的話語和歡呼的尖叫聲。

蒂亞一臉痛苦的開口說。

「真會看風向，當盧各出現在處刑臺上的時候，大家明明都在喊去死、惡魔什麼的，現在都把你當英雄了呢。」

「是的，有點令人難以置信。那個，如果是我的話，會對那件事感到愧疚的。」

塔兒朵似乎也對這裡的居民沒什麼好感。

「嘛，這樣不是挺好的嗎？好歹他們還能轉換態度。」

人類這種生物討厭承認錯誤。一旦朝對方丟了一次石頭，之後無論如何都要都要把他當成壞人，就是這樣。

在這點上，能輕易就變臉的這座城市的人們實屬上等品種了。

「是這樣嗎……魔女審判的兩天後就『歌頌著英雄大人吧！』什麼的，真的是莫名其妙」

「這反倒很容易理解。人們想要趕快忘掉這個冤案。舉辦一個大喜事什麼的。這是常有的事情。在戰爭中失敗的國家，會通過用紀念活躍的個人的功績，以驅散沈悶的氣氛。」

無論是在前世還是現在，人類的行為都是相似的。

人是會忘記的生物，討厭的事情用新鮮的事情覆蓋就好。

「不過，這真是太好了，盧各大人的嫌疑解除了。」

「嗯嗯，我本來就是打算無論去哪裡都跟著盧各的，但果然，我還是希望盧各能一直保持著盧各原來的樣子。」

「不過小瑪荷說，要是盧各能變回伊路葛哥哥，一直在自己身邊的話，那也有那樣的好處就是了。」

瑪荷那家夥，還說過那樣的話嗎？

也就是說，不能在一起就是如此的寂寞吧。

我們已經訂過婚了，今後還是要多陪在她身邊點。

「說起來，這次是盧各一個人打倒了魔族呢。總覺得心情很複雜。明明應該是我們三個人合力才能擊敗魔族，雖然很辛苦但還是很開心這樣才對嘛。」

塔兒朵在一旁不停地點頭。

到目前為止，基本戰術都是塔兒朵負責拖住魔族，蒂亞放出【誅討魔族】，我來施予致命一擊。但是，從今以後戰術模式將會增加。

「不，這次是個例外。人偶使是特殊能力強化型，他本人的戰鬥力不強我才能獲勝的。這樣的魔族並不多。」

雖說巨魔族也有作為軍團長的特化型能力，但其他魔族個體的戰鬥力都非常的高。這種魔族還是偏多的。

即使有在此次討伐中大放異彩的，使用獅魔族的獠牙製作的大刀與紅之心臟製作的子彈，我也絕不認為我一個人就可以戰勝兜蟲族、獅魔族和地龍族。

「太好了！盧各大人無論什麼都能一個人做的非常完美，所以我偶爾會感到不安。自己是不是不被需要了之類的。」

「是啊，應該還有些缺點才對啊！」

雖然蒂亞與塔兒朵意氣相投，但這發言也太過分了點。

但是，這是誤解。

「我一個人什麼都做不了。正因為有你們在，我才能想辦法去做。」



「那是你的真心話嗎？」

「當然。」

「這樣啊，呵呵，真拿你沒辦法呀，盧各沒有我在是不行的呢。」

不知為何，蒂亞一邊得意的哼著小曲一邊挽著我的胳膊。

塔兒朵見狀，也有些躊躇地抱起了我另一個胳膊。

「那個，我也很高興能被盧各大人需要。而且我如果沒有盧各大人，就活不下去了。」

「對啊。雖然只有短短幾天，但和盧各分開之後，我總是會感到寂寞、後悔、悲傷，整個人都要變得奇怪了。」

「不能一直在一起真的無法忍受。……我，其實還認真的思考過，想趁馬車上監視人員睡著的時候去找盧各大人……」

「塔兒朵的話，那完全不是在開玩笑吧。」

多麼令人開心的話。原來我被她們這樣思戀著，讓人怪不好意思的。

這幾天，我也像蒂亞和塔兒朵說的那樣，有種無可救藥的感覺。

獨自一人，明明在前世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但對於現在的我來說，卻是難以忍受的痛苦。

那是軟弱。

而且，對於暗殺者來說，有重要的人存在將會成為明確的弱點。

如果按照刺客的邏輯，現在我大部分的行動應該會被判定為是愚蠢而不合理的吧。

即便如此，我仍能夠斷言，我現在的生活，作為盧各•圖哈德的生活沒有錯。

「殘存下來的魔族還剩三柱，蛇魔族米娜沒有毀滅人類的打算。再打倒兩柱的話，就和平了」

「感覺終於可以看到盡頭了。」

「我會加油的！只要是我們就可以做到的。」

「啊，是啊，讓我們做到最後吧。」

打倒全部魔族，阻止魔王復活，這樣一來只要不讓勇者艾波納向人類舉起反旗的事件發生，這個世界就不會滅亡。

我現在的生活便不會被剝奪。

一開始覺得毫無頭緒遙不可及的終點，現在也漸漸清晰了起來。

而且，這也是不用殺死勇者，不用殺死朋友的最好結局。

不過為什麼呢？第六感，作為暗殺者所鍛煉出來的危機察覺能力，讓我感覺到自己好像看漏了什麼極為重要的事情，令人坐立不安。

## 後記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月夜淚

挿畫： れい亜

圖源：純色繪花

翻譯：緋色夜櫻、時空Traveller、桜が、小黑、星野幻夜、常  
怠、give it back

校對：緋色夜櫻、時空Traveller、麻月

潤色：派派、小鳥、星野幻夜

修圖：常怠

特別鳴謝：Citrus櫻香、暗の空

招翻譯！招校對！招潤色！招修圖！

只要你有一技之長，熱烈歡迎你加入到我們的漢化大家庭！

有興趣的小夥伴，喜歡本作品的小夥伴，一定加入我們的漢化群：1018542579

輕之國度 <https://www.lightnovel.us>

天使動漫: <https://www.tsdm39.net>

輕書架: <https://www.acgdmzy.com>

僅供個人學習交流使用，禁作商業用途

下載後請在24小時內刪除，LK不負擔任何責任，如果您喜歡本作品，請支持購買正版。

請尊重圖源、翻譯、校對、潤色、修圖的辛勤勞動，未經允許嚴禁轉載！

≡≡≡≡≡≡≡≡≡≡≡≡≡≡≡≡≡≡≡≡

非常感謝您閱讀《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族》第六卷。

我是作者「月夜淚」。

在第六卷裡，久違的出現了學園的成員呢。

除此之外，作者我也很忐忑，盧各和女主角們關係的進展究竟能不能讓您眼前一亮呢！

然後，下一卷終於要接觸作品的主題，暗殺勇者。敬請期待！

最後，本作已宣布動畫化。請等待後續報道！

宣傳

同樣在角川sneaker文庫出版的《回複術士的重來人生》動畫正在一月新番上映中。還沒有看過的讀者，可以在Docomo anime store等放送網站上看到，請一定要看哦！因為是很色很殘酷的故事，比較挑選觀眾，不過喜歡的人會非常喜歡！

謝詞

れい亜老師，感謝您一直以來的精美插畫！

角川sneaker文庫編輯部以及各位相關人士，負責設計的阿閉高尚大人，還有讀到這裡的各位讀者，萬分感謝你們！謝謝大家。

